

传统相声集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歪教书

传统相声集

叶 利 中 口述
张继楼 叶利中 整理





四 川 人 民 出 版 社
一九八〇年六月·成都

歪教书 传统相声集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　　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
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9.625 插页2 字数190千
1980年10月第一版　　1980年10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1—14,000 册

书号：10118·363　　定价：0.73元

前　言

相声这种曲艺形式，于清末咸丰年间兴起，至今已有一百五十多年历史。最初流传在京、津一带。由于以讽刺幽默见长，为广大劳动群众喜闻乐见。抗战期间，随着相声艺人的流动，已传到全国一些较大的城市，逐渐成为全国性的民间艺术。解放以后，在党的“百花齐放”、“推陈出新”文艺方针的指引下，不仅一些传统段子得到加工整理，而且创作了不少新段子；在表现艺术上也有了发展，过去以讽刺幽默为主，现在更有了歌颂的段子。

相声的表现形式可分为“单口”、“对口”、“三人”三种。在表现手法上它们有各自的特点，下面作一点简单的介绍。

甲、单口相声，又叫“单活”。这类相声段子，是由一个演员表演，一般说，内容主要是民间笑话或民间故事。如象这本集子中的《贾行家》、《飞笔点太原》等。凡是单口相声段子，除了垫话外，都有一个较完整的故事。表演这类段子时，演员有时以表演者叙述，有时又以剧中人物出现，有些象“评话”，不同的是，单口相声必须具有相声的结构。最后结尾，必须要有“包袱”底。

乙、对口相声。是由两人表演。从观众向台上看，左边的叫逗眼(甲)，右边的叫捧哏(乙)。甲是中心人物，乙是辅

助角色。逗哏是事件叙述者或是剧中人。捧哏起“垫砖”、“搭桥”、“接腿”、“平肩膀”、“腻缝”、“翻包袱”，替观众代言的作用。有时甚至也进入角色，成了剧中人，决不是可有可无。根据甲、乙两人在对口相声段子中所负的责任，又可分为“一头沉”、“子母哏”、“贯口”三种不同类型。

一头沉。这类段子是从单口相声发展来的，故事性比较强。它的表演特点是：逗哏的分量重，捧哏的分量轻。如本集中的《庸医》。

子母哏。这类段子的表演特点是：逗哏和捧哏两人的对话分量差不多。有时捧哏的话甚至超过逗哏的话。如本集中的《大相面》。

贯口。这类段子的表演特点是：主要表演者是逗哏，他要在一段相声中一口气说上几分钟。“贯”的意思就是一气贯通。如本集中的《南征梦》。

丙、三人相声，又叫“群活”。是由三个人表演。三人中甲是逗哏，乙是捧哏，丙叫腻缝。这类段子因为由几个演员演出，有些象讽刺喜剧。如本集中的《训徒》。

过去相声艺人有句行话，叫“‘活’是银，垫话是金”。可见垫话在一段相声里的位置。所谓垫话，就是垫在“正活”(相声主体)前面的对话。也可以说是相声的一个组成部分。有的垫话，本身就是一段短小的相声，结构严密，主题明确。如本集中的《下驴》。

一般来说，垫话有两种：一种是灵活运用的，可以加在这段相声之前，也可以加在那段之前；只要内容和正活有一

丝半缕联系就可。如本集中的《伍子胥卖宝剑》，既可加在正活《空城计》之前，又可加在《王宝钏》之前。因为两个段子都是讲的戏经。另一种垫话只能固定用在某一段正活之前。如本集中的垫话《对对子》就只能用在《八扇屏》这个段子之前，因为其它段子的内容，没有一段和它有关联。

我们这本《传统相声集》中的大部分段子是根据叶利中同志的老师、天津著名相声演员张寿臣老先生传授的传统段子整理的。解放前，张有一个艺衔，号称"相声大王"，对相声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。他不仅整理过许多传统段子，把"臭活"变成"净活"，创作了大量垫话，丰富了传统相声的内容；而且还创作过讽刺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新段子，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。叶利中同志是张寿臣先生晚年收的门徒，有一定的文化，因此记得的传统段子比较多，加之能吸取、融合其他相声演员的长处，使有的段子更趋完整。

我们整理这本集子的目的：一来是为了给业余相声表演者提供演唱材料；二来为了给相声写作者、研究者提供一些参考、研究资料，使大家了解传统相声不同类型的表现手法。

我们整理的方针是："取其精华，去其糟粕"。在内容上只要没有明显的毒素，均尽量保留。对表现上有特色，但内容不太健康的，就把角度加以改变，如本集中的《上饭馆》，原名《女招待》，不仅内容黄色，而且诬辱妇女。我们改成讽刺批判旧社会只重衣冠不重人的资本主义经营作风，和鞭挞地痞流氓仗势欺人的恶霸行为。又如本集中的三人相声《训

徒》，原来很多对话都是在“爸爸”、“儿子”的称呼上相互讨便宜，我们把它净化了。

最后，希望广大读者、相声演员和研究曲艺的专家们多提意见——特别是有关整理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。

张继楼

1980年3月于重庆

目　次

对　口

三　人

单　口

秦琼战关公

乙　我们给您表演一段相声。

甲　呕！您也是说相声的？

乙　对啦！

甲　不容易呀！

乙　怎么说相声还不容易呀？

甲　得有三个基本条件。

乙　嗳！

甲　第一得口齿伶俐，第二得脑子聪明，第三得念过几天书。

乙　也就是个记问之学。

甲　您别小看这行。

乙　我没小看这行呀！

甲　好汉子不干，赖汉子干不了。

乙　什么叫好汉子不干呀？

甲　大学毕业，外国留洋，他愿意说相声嘛？

乙　没听说过。留洋回国说相声呀！

甲　可赖汉子又干不了。傻子、神经病，叫他们说相声？

乙　嗳……是干不了。

甲　也就是象我们这些人，外表一个一个都跟精灵鬼似的，其实都没念过什么书，才学这行哪！

乙　这倒是实话。

甲　要不怎么说相声人材难找呢！您看全国说相声的比那行人都少。

乙　嗯！是不够用的。

甲　再说，解放前但分家里有碗饭吃，也不让自己孩子学这行。

乙　对！

甲　头一样是不知道是不是材料。再说赚不了多少钱是小，最主要的是受气呀！

乙　嗳！

甲　您看旧社会，那些官僚、地主、军阀、政客给我们起的这个名儿就受不了。

乙　管我们叫什么呀？

甲　有的管我们叫骂大会的，有的管我们叫扯坝子的，有的管我们叫臭说相声的。最有一种人说话气人！

乙　怎么气人？

甲　他管我们叫玩艺。我们挺大的人楞叫玩艺儿，一百多斤的玩意儿，他们怎么玩呀？

乙　没法玩。

甲　他们家要有个喜庆寿事，叫个堂会，“去，给我叫班玩意来！”

乙　不象话。

甲　我们这些玩意就都得去！到那儿得小心的说。忌字呀，老爷的官讳呀，都得留点神。万一不注意，甭说说错了

一句话，就算说错了一个字，挨顿臭骂，不给钱是小，说不定就得关您仨月。

乙 什么罪呀？

甲 什么罪呀！他们听着不舒坦，这就是罪。

乙 真是蛮不讲理。

甲 他们要是讲理，就不贼他们叫军阀官僚啦！就拿山东督办，狗肉将军张宗昌来说吧，他一辈子坏事就作尽作绝啦！

乙 呕！

甲 张宗昌老粗出身，连他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。一身地痞流氓的习气。他愣能在几年的功夫，从勤务兵爬到山东督办。

乙 是啊！旧社会做人越是无恶不作越有办法。

甲 他当兵的时候，一个月领一块钱的饷；可是他比谁穿的都好，吃的都舒坦。吃、喝、嫖、赌、抽，全来。

乙 钱来得容易嘛！

甲 有一回，张宗昌在赌钱，把钱都输光啦！还想捞梢呀，可没钱啦！当时借也没处去借“他娘的！”一打脑袋，“嗳！”他想出个主意来啦！

乙 什么主意呀？

甲 当当。

乙 呕！当条裤子，当件汗褂？

甲 当宝贝。

乙 嘿！宝贝？指不定又是哪讹来抢来的。

甲 这您可别冤枉好人。一不是讹的，二不是抢的。倒的确

是他们屋里头的。

乙　嘿！他们家里还有宝贝。

甲　这宝贝您家也有，不过您犯不着卖它，当它。

乙　是呀？

甲　他用个小木盒子装着，外边把锁一锁，抱着进当铺啦！“当这个。”站柜的过来啦！一看：四四方方的一个小木头盒子，外边上着锁，看这样子准是值钱的东西。

乙　对！宝贝嘛！

甲　自己不敢看，怕看走了眼，赶紧把头柜请过来啦！

乙　头柜眼力好，识货。

甲　头柜过来啦！戴上花镜，看了看小木头盒上着锁，当时就说啦：“您拿钥匙把锁打开我们看看，再跟您说价。”“这是我的传家之宝。传了几辈人啦，钥匙早丢啦！就别看啦！”

乙　啊？别看。不看怎么说价呀？

甲　“这不行，您哪！不看！我们怎么说价呀？”“我就当两百块，少当少赎，少花利钱。论值可就多啦！”“我们怎么喊当票呀？”“你喊宝贝就是啦！”“宝贝？宝贝也不一样呀！是猫眼，是璧玺，是金刚钻？”“那些玩意算什么！我这是金的，活宝。”“金的？金的我们也得过个戥子呀！有多重呀？”“过戥子，那到中。要是跑啦你得赔。”

乙　吆！当的东西还会跑呀！

甲　头柜一想：“哪儿会有会跑的宝贝呀！”“好您哪！跑了我负责赔您，您打开我看看。”

乙　他是真想作这笔买卖。

甲　什么话呢！越多当钱，他越高兴呀！多收利钱呀！

乙　(微笑)嗯！

甲　“你打吧！把锁砸了就是啦！”头柜也真听话，找了把错子一拧，“格！”锁开啦。把盖一揭，只见“刷”的一道金光，真有二寸多长，浑身金晃晃的，往外就跑。头柜吓了一跳：“要跑！”

乙　啊？跑！

甲　头柜赶紧用手就抓，没抓住，“吱儿”一声，给头柜来了一口，找个洞就钻进去啦！

乙　嘿！真是活宝，还咬人哪！

甲　头柜手也破啦，眼也直啦，活宝也不见啦，可麻烦啦！张宗昌这下得了理啦：“他娘的，我早就说啦，活宝嘛！跑了吧？你可说了你负责，赔吧！”

乙　吆！这个乱子闯的可不小。

甲　头柜一看事闹大啦，赶紧请老掌柜的吧！

乙　嗯！

甲　把老掌柜的请来啦！俩人一商量，没办法，赔吧！人家先说清楚啦，活宝！金的。头柜也看见是金晃晃的呀！没错。“老总，我们疏忽，我们认赔两百块。”“两百块？那是当，有钱我还赎哪！要是卖，那两百块连条尾巴都买不到。”

乙　要多少？

甲　“一千五。”

乙 啊？

甲 连老掌柜的带头柜，好说歹说的，给了六百块才算了事。

乙 这回张宗昌可赔了本啦！

甲 赔本啦？满是赚的。

乙 不是卖要卖一千五吗？

甲 两毛也没人要。

乙 活宝，金的？

甲 什么活宝呀？耗子！要不怎说您家里也有哪！

乙 啊！耗子？那怎么金晃晃的呀？

甲 那还不容易呀！找个耗子，花两毛钱，买一钱卖大力丸滚衣子用的那种浮金。弄点胶水，把浮金一搅，往耗子身上一刷，金活宝嘛！

乙 呕！耗子就讹六百块呀！

甲 他这还算有良心的哪！

乙 要没良心呢？

甲 要是他给换个猫呀……

乙 呃……那当铺就归他啦！

甲 张宗昌爬上了山东督办以后，那就更不讲理啦！

乙 当然啦！

甲 想什么，霸什么；要什么，占什么。这下他嫌讹诈都麻烦啦！

乙 是呀！

甲 不但他不讲理，他一家子都跟着作威作福。

乙 呕！

甲　有回给他爸爸做寿，七十岁。

乙　整寿。

甲　把北京、上海戏曲界的名角都给叫去啦！

乙　听听，给叫去啦！

甲　旦角行的有梅兰芳、程砚秋、尚小云、荀慧生、徐碧云、筱翠花。老生行的有余叔岩、马连良、高庆奎、谭富英、时慧宝。武生行的有杨小楼、孙毓坤、李吉瑞、尚和玉、小达子。花脸行的有金少山、郝寿臣、侯喜瑞。小花脸有肖长华、马富禄、慈瑞泉。连上海的盖五爷、周信芳全去啦！

乙　嘿！全是名角。

甲　唱三天堂会戏，不卖票，凭请帖入场。

乙　呕！

甲　可巧那年我正在济南说相声呐。我听到这个信，这么好的戏，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不能不听呀！

乙　那是呀！

甲　我把当天的买卖都搁下啦！

乙　为听戏连相声都不说啦！

甲　我到了张宗昌公馆门口呀！往里就走。

乙　楞闯。

甲　四个马弁把我拦住啦！

乙　没法不拦住。

甲　“干啥的？”我说：“哈哈！说相声的。”“你想干啥？”“我想听戏。”“请帖呢？”我一摸口袋：“请帖没有，我有张当

票。”

乙 当票管什么用！

甲 “走！”

乙 得！进不去啦吧！

甲 前台进不去走后台。

乙 对啦！后台好混。

甲 那天后台也紧，也有两马弁把门。

乙 后台也进不去！

甲 里边都打闹台啦！“崩都噌，吭采，吭采……”……吆！急的我直出汗。

乙 至于吗？

甲 我正在没咒念哪！这么个时候来辆小汽车。从汽车上下来仨人，头一个下来的提着个靴包；第二个下来的抱着个画脸盒子，扛着把子；第三个下来的足有七尺多高，穿着纺绸大褂，我一看认识。

乙 谁呀？

甲 金少山，金三爷。

乙 呕！您认识金少山？

甲 我认识他，他可不认识我。

乙 那有什么用呀！

甲 我一叫三大爷！金少山不认识我他也得认识。

乙 怎么？

甲 我尊称他一辈呀！

乙 好嘛！

甲　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！恕我眼花，您贵姓？”“您把我忘啦！咱们爷俩不是在北京见过面吗？”

乙　您跟金少山在北京哪儿见过面呀？

甲　不就在西单牌楼长安大戏院嘛！

乙　呕！在后台见过面？

甲　不！他在台上，我在台下。

乙　啊？看戏见面呀！

甲　我冲着第一个下来的人说，“来来来，大哥，您一人拿两样多累的慌！来，我帮您拿一样。”

乙　哎哎哎，您管这个干什么呀？

甲　您不懂不是！我扛着把子，跟金少山到门口，两马弁一看我，我一指把子：“嗯！”

乙　瞧这份德行！

甲　我进去啦！

乙　呕！混进去啦！

甲　到了后台，我把把子交给金少山跟包的，赶紧往下场门就跑！扒着台帘一看呀：嘿！就这头出戏就没地看去。

乙　什么戏呀？

甲　千里走单骑，过五关斩六将，古城会斩蔡阳。

乙　好戏。

甲　小达子唱的关羽，钱金福唱的蔡阳，侯喜瑞唱的张飞喷呐腔，足够一字调，连唱带打，真叫好！

乙　本来嘛！

甲　台底下这个叫好啊！

乙 瞧瞧！

甲 全都叫好，就一个人直瞪眼。

乙 谁呀？

甲 第一排当中间，沙发上坐着个小老头！长里够三尺五，横着到有二尺八。

乙 呕！柿饼子形呀！

甲 脑袋长的跟青果差不了多少。的溜圆的耗子眼睛，蒜头的鼻子，扇风的耳朵，薄片子嘴，碎芝麻牙。七根朝上，八根朝下，十五根狗蝇胡子。要多不是人样，有多不是人样。

乙 这是谁呀？

甲 张宗昌的爸爸。

乙 呕！老寿星。

甲 看了半天他也没看懂。他急啦！"马弁。""伺候老太爷。""到后台把他们管事人叫一个来。""喳！"——马弁赶紧到后台。

乙 嗯！

甲 "谁是管事人？"管事的过来啦！"什么事？您哪！""我们老太爷叫你。""是！您哪！"——管事的跟着马弁到前台来啦！

乙 呕！

甲 "老太爷！您有什么吩咐呀？""什么吩咐！我问问你，刚才唱的那是什么戏呀？"

乙 合着连什么戏都不知道。

甲 “老太爷！那出是千里走单骑，关公过五关斩六将，古城会斩蔡阳。”

乙 对！

甲 “什么？关公过五关斩六将，关公杀了几个人呀？”“杀了六个。”“这关公是哪儿的人呀？”“关公是山西蒲州人。”“混蛋！”

乙 骂上啦！

甲 “关公是山西人，他奉了谁的命令跑俺山东杀人来啦？”

乙 啊？

甲 “这……哈哈，这不用奉命令呀！”“不奉命令就杀人，他要造反呀！”

乙 谁要造反呀？

甲 “我也没听说过有个关公，我就知道俺山东有个秦琼。到底是秦琼本事大还是关公本事大？”

乙 这是哪跟哪儿呀？

甲 “这……他们没试过。”“叫他们俩试试。”

乙 那怎么试呀？

甲 “叫他们再唱一出！”“唱什么呀？”“叫他唱一出秦琼大战关公。”“他……卜，这……这没法唱呀！”“叫秦琼把关公打败了咱们就算完啦！要不然我不但不给钱，还要枪毙几个。”

乙 咳！

甲 军阀不讲理嘛！他说不给钱就不给钱。他枪毙个人跟抹个臭虫似的！

乙　是那么个社会嘛！

甲　管事的没办法呀！赶紧跑到后台啦！小达子刚要卸，管事的说："李老板，您先别卸，刚才那出走单骑，老太爷挑了眼啦！"小达子一听："挑了眼啦？我一句都没唱错呀！怎么挑了眼了呢？"

乙　是呀！

甲　"他说关公到山东要造反呀！""啊？""他不知道有个关公，他就知道山东有个秦琼，您再唱一出吧！""唱什么呀？""唱出秦琼大战关公。""这……这我没法唱呀！"

乙　本来没法唱嘛！

甲　"没有这出戏我怎么唱呀！""您不唱不行呀！他不但不给钱，还要枪毙人。""吆！""您辛苦辛苦吧！咱们都是北京来的！别说枪毙人，他不给钱咱们就受不了呀！怎么回家呀！"

乙　对啦！没盘费呀！

甲　"没有这出戏我怎么唱呀？""现编吧！反正他也不懂戏，上去报个名，跟秦琼打俩回合，给秦琼打败了就算完啦！"

乙　这叫什么玩艺呀？

甲　没法呀！就这么办吧！找了个唱老生的时慧宝，管事的死说活说的将就扮了个秦琼。管事知会场面打四击头上关公。打鼓的问什么戏，"什么戏呀？""秦琼大战关公。""啊？秦琼战关公，没听说过。"

乙　是新鲜。

甲　“怎么打呀?”“我叫您怎么打，您就怎么打。打四击头上关公。关公半拉圆场上秦琼，起急急风开打。”

乙　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呀!

甲　“就那么办吧!”打鼓的起四击头：“仓仓采，答八，仓采仓。”一亮相关公出来啦！马上台底下来个满堂好儿!

乙　本来好嘛!

甲　大家交头接耳：“张厅长！怎么样？我说接着唱不是!古城会带训弟。”

乙　错想啦!

甲　关公半拉圆场，秦琼出来啦！台底下一看：“啊？张飞喝醉啦！怎么没画脸就出来啦!”

乙　那是张飞吗？那是秦琼呀!

甲　“别嚷嚷！你怎么知道是训弟呀？战长沙收黄忠。这……这也不对呀！黄忠戴白胡子呀？这位怎么戴黑胡子呀？黄忠使刀，这位怎么使锏呀?”

乙　得！把秦琼又当黄忠啦!

甲　“别忙，听听他们报名吧!”“俺关羽。”“俺秦琼。”“吆！这是哪跟哪儿呀?”

乙　是有点乱!

甲　“对面来的敢是关公?”“对面来的敢是秦琼?”着打。起急急风。“吭采吭采吭采……”过来过去，鼻子① 隔头② 把关公打败啦！台底下这气呀!

①② 京戏武把子里的行话。

〔注〕 文中学张宗昌、马弁、老太爷讲话，都用山东口音。

乙　没法不气！

甲　张宗昌他爸爸可高兴啦："好啊，好啊！还是俺山东秦琼本事大呀！"

乙　嗨！

甲　二场又上来啦！"你往哪里走？""吭采吭采吭采……"又把关公打败啦！唱了两场哑巴戏，小达子跟时慧宝到后台一合计："大哥！""呃，兄弟！""咱们这不叫一出戏呀！""怎么？""一句没唱，哑巴戏呀！""没这出戏咱们唱什么呀？"

乙　是呀！

甲　"台上现找词，凑合下来就完啦！别受罪啦！"

乙　好嘛！

甲　第三场上来啦！秦琼刚要打关公，小达子用刀一架锏："秦琼哪！"

乙　起摇板。

甲　（唱）"你在唐朝我在汉，你苦苦的追我为哪般？"

乙　嘿！

甲　他一唱不要紧呀，把时慧宝鼻子都给气歪啦！心里的话："我要追你，是张宗昌他爸爸叫我追你呀！"

乙　啊？

甲　时慧宝一生气也来了两句："你且听了！""吭啷采来得，吭啷采来，吭啷采来得吭。"

乙　钮丝。

甲　（唱）"叫你战来你就战，你若不战——他用手向老头一指——他找麻烦。"

财　迷

甲　这个节目是相声。

乙　对啦！

甲　今儿这段相声叫《财迷》。

乙　呕！

甲　就是守财奴呀！

乙　什么叫守财奴呀？

甲　比如过去乡下的土财主，有钱舍不得花，身上要是带俩钱，就受了罪啦！

乙　怎么？

甲　身上甭说多带，带十块钱，他能迈不开步。

乙　怎么迈不开步呀？

甲　他嘀咕呀！生怕丢啦！一边走一边摸，他那不是摸钱哪，是给小偷送信哪！

乙　（微笑）呕！

甲　（作衔烟袋状）嘴里衔根旱烟袋，走三步摸一下，（摸口袋）我还带着十块钱哪！在不在呀？可别丢喽，摸摸吧！从口袋里摸出来啦（作摸出钱状），一边笑，一边数！（作数钱状）"得得得得得……嘿！万幸，还是十块。"

乙　那多新鲜呀！

甲　又走了三步，(摸口袋)“嗯！再摸摸吧，我可真有点不放心。”

乙　折腾呀！

甲　(作摸出钱状)“嘿！还在这儿哪！”(作放进里边口袋状)走了两步又摸，(摸外边口袋)这回没摸到。

乙　怎么没摸到呀？

甲　放在里边口袋里去啦！他还摸外边口袋。

乙　那是摸不到。

甲　他这一摸没摸到呀，差点把疟子勾回来。

乙　至于吗！

甲　脸也白啦！眼儿也直啦！汗也下来啦！“唷……唷，这是怎么话说的，我就知道吗，非丢不可呀！”(又摸里边口袋)“呕！在这儿哪！”

乙　嗨！

甲　摸了三回，叫扒手给盯上啦！“嘿！有财。”过来不费吹灰之力，就给掏去啦！等到他再一摸，(摸口袋)没摸到。

乙　掏走啦还哪儿摸去呀！

甲　这回他倒想开啦！

乙　怎么想开啦？

甲　“我早知道得丢嘛！丢就丢了吧！要不然走两步摸一次，到我到家也就天亮啦！”

乙　好嘛！

甲　这种人越有钱，越小气。

乙　嗯！

甲　您别看他穿的漂亮，其实呀，肚子里还没有没钱的人舒坦哪！

乙　怎么？

甲　他舍不得吃呀！一天吃两顿，窝窝头稀饭。有了钱就知道存，往往在外边有事，回家赶不上饭口啦，都舍不得下个饭馆。

乙　那就饿着吗？

甲　也不能饿着呀！买两烧饼吃。

乙　凑合一顿。

甲　还不能在大街上吃。

乙　为什么不能在大街上吃呀？

甲　那年头跟现在不同，怕朋友看见。在大街上吃烧饼，那多难为情呀！

乙　虚伪。那上哪儿去吃呀？

甲　上茶馆。

乙　呕！来壶茶！

甲　来壶白开水，自己带包茶叶——满天星。

乙　茶叶末。

甲　您想他要舍得来壶茶，还能买两烧饼当一顿吗？

乙　这可倒是。

甲　到了茶馆，"伙计。""喳，您哪！您来壶香片？来壶龙井？""我来壶白开水，把叶子拿去。"伙计一看，茶叶末。找了个大壶给沏了一壶。

乙　干嘛找大壶呀？

甲　茶叶末不能续开水。一续开水就成了龙井①啦！

乙　对啦！只喝一开。

甲　他从身上摸出烧饼来啦！未曾吃先向四面看看。

乙　干嘛先看呀？

甲　怕给朋友看见。

乙　吃烧饼都找罪受呀！

甲　才吃了一个半，巧劲，来了个熟人。

乙　嘿！

甲　他一看，"不好。"一口就把那半拉烧饼搁嘴里去啦！

乙　也不怕噎着。

甲　赶紧喝了口茶。

乙　送送。

甲　朋友一眼就看到他啦！"大哥，您在这儿喝茶哪！"(含糊地)"嗯嗯！"

乙　怎么不说话呀？

甲　烧饼还没下去哪！

乙　瞧瞧。

甲　好容易才换过这口气来，"喷，兄弟，您才来？您坐。"这位朋友也没理会，就坐下啦！"谢谢您哪！"这朋友一坐下，他这气大啦！

乙　人家喝人家的茶，又不要他给钱，他生的那门气呀？

甲　他看到桌上还掉了十几颗芝麻哪！

乙　那也不至于生朋友的气呀？

① 这儿的"龙井"是指茶叶泡的没有颜色了。

甲　在朋友面前，不就不好意思捡了嘛！

乙　呕！十几颗芝麻都舍不得呀！

甲　他一闭眼，想出一个主意来。

乙　什么主意？

甲　“呃，兄弟！天地的地字怎么写呀？”“天地的地字，不是一个土堆，一个也字嘛！”“呕！对啦！”（用手沾唾沫在桌上写）“呕，对！土堆，一个也字。”一边沾唾沫一边写，芝麻都跑嘴里去啦！

乙　嘿！

甲　他沾完了芝麻才想喝口水，一看桌上，又瞪了眼啦！

乙　怎么又瞪了眼啦？

甲　他看见桌子缝里还有一颗芝麻，怎么也沾不起来。

乙　啊？一颗芝麻还算计哪！

甲　什么话呢！

乙　那怎么办呀？

甲　他有办法。他好象猛然想起来似的，用手一拍桌子，（拍桌子又沾唾沫写）“呕！地字就这么写呀！”

乙　呕！这颗芝麻也到嘴里去啦！

甲　这种人可真有。

乙　是呀！

甲　解放前，我们隔壁就住着这么一位，家大业大，家里有几顷地，屋里还埋得有黄的白的——大财主。

乙　姓什么呀？

甲　姓缺。

乙　姓缺？这个姓可奇怪。

甲　外姓。

乙　叫什么名？

甲　叫缺德。

乙　嘿！好名字。

甲　这个缺德呀，真可以说是一钱如命！只准进就不准出。把每个老钱都穿在肋条①上。由老钱凑，凑够了一块钱呀，就换成洋钱。洋钱多了啊，就换成金子。金子多了啊！就打镯子。镯子多了啊，就铸成金娃娃。铸成金娃娃就往地下埋。埋得越深越好。他总觉得埋在地下最保险。不但不怕火烧贼偷，外带还不怕儿子偷着花。谁能一次花一个金娃娃呀！再说儿子也不知道埋在哪儿哪！

乙　合着这心眼儿都用在这儿啦！

甲　对待家里长年刻薄就甭提啦！对自己三个儿子都是如此。

乙　怎么？

甲　一年到头难得给儿子们一个子儿花，天天还得陪着他吃窝窝头白菜汤。弄一大锅、煮一锅白菜帮子②。

乙　那白菜叶儿哪？

甲　留着卖呀！白菜汤里抓把盐，搁点涮油。

乙　什么叫涮油呀？

甲　拿个瓶子打四两花生油。找根筷子，前边拴块棉花，沾

---

① "肋条"。肋骨。把老钱串在肋条上，是讽刺语，意思是只进不出。
② "白菜帮子"。白菜梗。

点油，往锅里一涮，筷子又插回去啦！四两花生油吃了半个月，嘿！变成半斤啦！

乙 怎么倒多啦？

甲 带回六两水去。

乙 好嘛！

甲 逢年过节，吃顿好的。

乙 吃点鸡鸭鱼肉！

甲 吃点豆腐渣。

乙 啊！

甲 他还跟儿子们说："唉！白米白面不是咱们吃的，那玩意吃了发痞子。"

乙 没听说过，吃白米白面发痞子呀！

甲 天不亮就催儿子们跟着长年们上地，可是他也不闲着。

乙 他干嘛呀？

甲 他出去拾粪呀！背个粪箕子，拿个粪杈子。出门先找马车，看见马一撅尾巴，随后就追。

乙 追马车干么呀？

甲 拾这泡马粪呀。

乙 好嘛！

甲 有时候马撅尾巴，不见准拉屎呀！他能为这泡马粪跑出三十里地去！如果这泡马粪不捡回来，是死也不甘心。

乙 瞧瞧。

甲 他只要这么一出去，家里儿子们得吃得喝啦！

乙 怎么？

甲　当着他天天啃窝窝头！逢年过节吃回豆腐渣受得了吗！

乙　是呀！

甲　他这一出去呀，儿子们就偷着吃！反正家里白米白面是现成的。只要有一人出主意，跟着就都赞成。

乙　是呀！都饿怕了嘛！

甲　"吃什么呀？"异口同声"吃包饺子。"老大就说："吃饺子呀！那可得留点神，上回偷着吃了回烙饼，叫老头碰上啦，闹了仨月。这回吃饺子，那还不得闹半年呀！"老二说："怎么着，你不愿意？""我不是不愿意呀！我不也是天天啃窝窝头嘛！咱们吃是吃，但是得防着点儿。"老三说啦："那好办！门口留个人就是啦！"

乙　干么呀？

甲　望风呀！看着老头回来送个信，千万别让他碰见！"对，对！门口留个人。""二哥，您就出去放个哨。"老二就出去啦！跟着哥儿俩马上动手：一个和面，一个剁肉。饺子包好啦。刚要下锅，门口放哨的老二进来啦！"别煮啦！快收收，老不死的进胡同口啦！"

乙　咗！这份巧劲。

甲　"快收了吧，别煮啦！别叫他看见啦找麻烦。"刚才出主意的老三说啦！"收！好容易才作好，一年多没吃白面啦。不吃啦？""吃！你忘啦，上回吃回烙饼，骂了仨月。这回是饺子，那还活的了啊！""别着急，我有法治他。去，（叫老二）抓把米，抓把绿豆，往门洞一撒，你就甭管啦！进来吃饺子。"

乙 行吗？

甲 当然行啦！老二抓了把绿豆，抓了把小米往门洞一撒，“唰，”撒了一地。他进去啦！

乙 呕！

甲 缺德进门啦！刚一进门，脚底下一滑。低头一看，“吆！这是怎么话说的，粮食撒一地呀！你们简直是要我的命呀！唉！这些不肖之子噢，吃我不心疼呀！”——他心倒不疼，他肝疼。

乙 是嘛！

甲 “你们别糟蹋呀！唉！我活一天你们还过的去呀，要是我死了啊，我看你们怎么过呀！”说着说着就蹲下去啦！“唉！怎么得了噢！”（作捡米状）一颗一颗的捡。

乙 啊？

甲 您想呀！一把绿豆一把小米，够他一捡呀！

乙 那可不是嘛！

甲 从响午捡到天黑才捡完。

乙 好嘛！

甲 腰也酸啦，腿也麻啦，头也昏啦！一跛一拐的进来啦！儿子们不但饺子吃完啦，午觉都睡醒啦！“爸爸您回来啦！”“啊！你们吃了饭啦吗？”“吃啦！”“吃的什么呀？”“我们吃什么呀！还不就吃窝窝头咸菜。”“唉！咱们家也就吃这个。”——谁净吃这个呀！你看着他们才净吃这个哪！

乙 嘿嘿！

甲 他就这么窝里窝囊的活啦一辈子。到了六十岁那年呀，

病啦！

乙　咳！找个大夫看看吧！

甲　找大夫看？那哪儿能呀！吃饭他都认为多余，还舍得花钱吃药呀！拖！这么一拖呀，没救啦！他自己也知不行啦！把仨儿子叫过来问问后事，留个遗嘱。

乙　呕！

甲　（叫仨儿子）"你们仨都过来。""爸爸，你有什么话快点说，趁着您还有口气，您金娃娃都埋在哪啦？谁还该咱们家的、红契都放在什么地方啦？我们哥儿仨这家怎么分，您快点说呀？"

乙　敢情他们家的产业，他仨儿子都不知道。

甲　"你们先别问这个，我先把别人差咱们的告诉你们。"仨儿子一听，赶紧拿笔拿纸就记。"爸爸您说吧！""张老三家差咱们三百块。借了一年啦！每月五分利。"

乙　呕！一块钱五分钱利钱？

甲　"不！借五毛还一块。"

乙　啊？对半利呀！

甲　"利滚利，该还多少，你们算去吧！李老四家还差咱们两百块。"

乙　也是五分利？

甲　"不！驴打滚。"

乙　呕！更凶呀！

甲　"该还多少，你们算去吧！王记面铺还存咱们五十袋面。赵家绸缎庄还存着咱们十匹布。"人家差他的，他都说啦！

仨儿子一边听一边写。写着写着老大想起来啦："爸爸，上月咱们叫东街煤铺半吨煤，还没给人家钱哪！""嗳！你提这个干什么呀！"

乙　呕！差人家的就不提啦！

甲　算盘子光往里扒啦！缺德把话说完啦，老大问啦："爸爸！话可没有这么说的，万一您老人家天年之后，我们哥儿仨分家，是三一三十一呀，还是有多有少呀？""当然有多有少呀！谁要对我孝顺，我就多给点谁。你们先说说，我死了这棚丧事该怎么办呀？"仨儿子一听，好机会来啦！丧事怎么办？这会随便说，说大点，他死了办不办，不还由着我们嘛！

乙　听听，这都叫什么儿子？

甲　老大说啦："爸爸！这您就甭操心啦！钱是您赚来的，当然要跟着您走，有多少钱给您办多少钱的事。甭说别的，就拿那口棺材，给您买金丝楠，阴沉挂里儿，上七道漆，在家里停七七四十九天，天天一棚经，僧道番尼换着来。七天一个焰口。出殡的时候，六十四杠大换班，抬杠的剃头穿靴子。八大座，职衔牌，全堂纸活，童子小男。雪柳十二对。笙管笛箫，细音乐一堂。外带一撮毛给您撒纸钱。你看怎么样？"

乙　缺德听着准得高兴。

甲　高兴？差点咽啦气。

乙　怎么？

甲　急的呀！"什么？我睡金丝楠的棺材，我有那么大的造化

吗！你这不是折死我吗！让我到棺材里头翻跟斗去呀！六十四杠大换班，我是皇上呀！（咬牙）大，大，你要气死我呀！”他说着说着眼往东屋里一看，“啊！”真着急啦！手往东屋一指，白眼珠往上一翻，气上不来啦！

乙　咗！真气死过去啦！

甲　仨儿子可急啦！老二老三直抱怨老大：“你试着点说呀！这会要是把他急死，哪儿挖金娃娃去呀！唉！你可真是！”三人异口同声的说：“爸爸，您等会再咽气，金娃娃埋在哪儿啦？红契在哪儿藏着哪？”“哦哦哦……”

乙　怎么啦？

甲　倒气哪！

乙　好嘛！

甲　“你快说呀？”“哦哦哦……”“嗳唷唉，老王八旦，可真急死人，你快说呀！”

乙　嘿！骂上啦！

甲　“唉……”“您东屋里埋的什么呀？”“唉……东屋里倒什么也没埋。”“那您干么往东屋里指啊？”“东屋里没人，干么还点着灯呀！”

乙　咗！他这个时候还顾的过来这个哪！

甲　“快点去吹喽，要不然我死了口眼都不闭。”

乙　至于吗！

甲　“老二，你哥哥不会办事，你说说，我死喽该怎么办？”

乙　对！问问老二。

甲　“爸爸！我就知道我哥哥不是办事人嘛！咱们家有多少

钱呀，那么办，受的了吗！金丝楠木的棺材，那得多少钱呀！您来个杉木十三圆就行啦！也甭停七七四十九天，咱们停三七二十一天。七天一棚经，焰口都免啦！出殡的时候，三十二杠——太平杠。六对雪柳。什么八大座、全堂纸活全不要，来副军乐队，行啦！您看怎么样？”“大，大，还大。”

乙 啊？还大哪！

甲 “老三，你说说？”

乙 对！老三聪明，主意多。

甲 老三一想：我说什么也不行啦！也遂不了他的心啦！就算弄床凉席给他卷出去，他也高兴不了啊！凉席不还得花钱哪吗？他眼珠一转，想起个主意来！“爸爸！您死喽咱们不花钱，倒从您身上赚俩钱，您看怎么样？”

乙 啊？

甲 “嗯嗯，好！你说说，怎么从我身上赚俩钱？”“您看，虽然您病了俩多月，可是还没掉膘。上秤一约，保险够一百八十斤。去了骨头也有一百二。咱们弄个大锅把您一煮，放点八角花椒，来点酱油，放点盐。煮好啦我们哥仨推出去一卖。当黄牛肉那是骗人，要是当水牛肉卖，准保有人信。一斤两毛，十斤两块，一百斤二十块。二二得四，二十四块钱。除去酌料钱，怎么着不赚他十块二十块的呀！”

乙 这象话吗！

甲 象话吗？缺德高兴啦！

乙　还高兴啦哪！

甲　“嗳！对对，我死啦就照你这主意办。”

乙　啊？

甲　“把我一煮，就放点盐就行啦！别放八角花椒啦，那本钱太大呀！”

乙　还嫌本钱大哪！

甲　“卖可是卖，你上东庄去卖，可别上西庄。”

乙　怎么不上西庄呀？

甲　“西庄熟人太多，他吃肉不给现钱呀！”

乙　他还算计哪！

甲　没俩天缺德死啦！

乙　那还不死。

甲　他到阎王那儿去啦！阎王一看，气大啦！

乙　呕！阎王爷都恨他呀！

甲　“嘟！大胆缺德，你在阳世三间，为非作歹，剥削穷人，一钱如命，到了阴曹地府，要不给你点罪受，你也不知阎王爷的利害。来人呀！”“喳！”“把缺德截下油锅！”

乙　嚯！

甲　大鬼小鬼、牛头马面，这通忙呀！搬锅的搬锅，抱柴火的抱柴火，抬油的抬油。大锅往炉子上一架，柴火底下一烧，两百斤小磨香油往锅里一倒！卜卜卜，一会儿油就开啦！

乙　是呀！

甲　缺德一闻：“嗯！怎么这么香呀？”

乙　废话，小磨香油嘛，不香？

甲　“小磨香油呀？这一锅少说也有两百斤，炸我干嘛还用小磨香油呀！用点花生油就行啦！这得多少钱呀！”

乙　啊？

甲　缺德越想越心疼。

乙　（微笑）呕！

甲　他跟阎王爷说了话啦！

乙　说什么呀？

甲　“阎王爷，我求求您。”“呸！还有什么要求的，随便你说什么，今天我也得炸了你。”

乙　本来嘛！

甲　我也知道，今儿我非下油锅不可，我不求你别的，只求你把这油钱折给我，甭用油啦，您给我来个‘干锅爆’吧！”

乙　呕！还算计哪！

新 鲜 买 卖

甲　您是说相声的吧？

乙　对啦！

甲　那咱们哥俩是同行。

乙　您也是说相声的？

甲　现在是说相声的，解放前不干这个。

乙　怎么？

甲　没劲！一天累的个要死赚不了多少钱。

乙　嗨！这可倒是。您过去干什么呀？

甲　经商。

乙　作买卖？

甲　对啦！

乙　您那贵宝号在什么地方？

甲　就在西单牌楼把角那个西黔阳饭馆……

乙　那是您的！

甲　不、隔壁长安大戏院……

乙　那是您的！

甲　不，牌楼北边西鹤年堂……

乙　那是您的！

甲　哎！西鹤年堂对面那……

乙　行啦！您别逛马路啦。您那生意到底在那儿呀？

甲　哈哈！我还没找好地方哪！

乙　你活动活动吧！这份气人哪！带着我溜马路来啦！

甲　哈哈！我找好地方啦！就在西单牌楼南边。

乙　这还象话。

甲　西单商场附近，七楼七底，钢骨水泥的建筑，冬天装得有暖气，夏天装的有冷气，真是冬暖夏凉。里边有电灯、电话、电梯的设备。

乙　呕！

甲　上边安的日光灯，下边打蜡的地板。

乙　是呀？

甲　门口五间门面，玻璃砖的橱窗，霓虹灯作的字。

乙　瞧瞧！

甲　连招待员带先生、小徒弟，足够六十多号人。那个生意就是我的。

乙　呕！百货商店！

甲　百货商店能有七楼七底！

乙　嗯！银楼？

甲　钢骨水泥的建筑？

乙　绸缎庄？

甲　连伙计带先生，六十多号人，绸缎庄养的住吗？

乙　呕！参茸号。

甲　里边有电灯、电话，可还有电梯。

乙　这么大的派头。您那到底是什么生意呀？

甲　就我那儿，七楼七底，钢骨水泥的建筑，里边有电灯、电话、电梯……

乙　什么买卖？

甲　毛房。

乙　走！开毛房呀！没听说过。

甲　怎么啦！不准呀？

乙　谁不准啦！我都头回听说，开毛房，您下这么大的本，谁去照顾您呀？

甲　现在当然不行啦！公共厕所修的多干净呀！过去那公共厕所你不是没经到过！没进去臭味就来啦！里边的苍蝇少说也有半斤一个。

乙　嚯！

甲　遇到晴天还好，要是遇到阴天下雨，上边一漏，连雨带屎都混合一块儿啦！站都没地站，还能在那儿拉吗？

乙　这到是实话！

甲　所以我开这个毛房，在那会说是应时当令。再说过去有钱的主儿拉泡屎花俩钱他也不在乎，只要拉的舒坦。

乙　嗯！在您那儿解个手要多少钱呀？

甲　分甲种房间，乙种房间，丙种房间。

乙　毛房还分甲乙丙三种？

甲　什么话呢！

乙　甲种房间拉泡屎多少钱呀？

甲　二十块！

乙　（咬牙）什么？二十块。

甲　你咬牙干什么呀？

乙　（笑）好嘛！拉泡屎二十块。

甲　你当然拉不起啦！你想嘛，你吃进去才花一毛四，你舍得花二十块把他拉出来吗？

乙　嘿！嘴这分损呀！乙种呢？

甲　十块。

乙　丙种呢？

甲　两块。

乙　这么贵！有什么好处呀？

甲　当然有好处啦！一句话说了，花二十块钱，就是叫你拉着舒坦！就拿甲种来说，两间房间。

乙　干嘛要两间房间呀？

甲　一间是休息室，一间是拉屎室。

乙　哦！

甲　在休息室里，一张钢丝床，三大件沙发。

乙　毛房要沙发干吗呀？

甲　拉累了坐那歇会。

乙　嘿！

甲　穿衣镜，五屉柜一样一个……在里间屋是拉屎室。

乙　哎！

甲　白瓷砖砌的墙，水门汀的地！左边一个蹲桶，右边一个坐桶。

乙　干吗一样一个呀？

甲　蹲着拉，坐着拉，随您的便。

乙　嘿！想的真周到。

甲　中间放的有报架子，有当天的报纸，各种软性的杂志。拉的闷的慌了可以看看报。前边放个小茶几，上边摆个电话。

乙　电话干什么用呀？

甲　哎！拉屎拉饿啦！打个电话，要盘炒饼。上边吃、下边拉，两下不耽误。

乙　没听说过。

甲　拉完了给您来把香水帕子，您这么一擦，舒舒坦坦的出去啦！叫您说二十块钱贵不贵？

乙　嗯！那乙种房间呢？

甲　乙种房间设备可就差点啦！有沙发可没床。有报纸可没杂志。只有一个坐桶，没有蹲桶。拉完了仍然有香水帕子。

乙　呕！丙种房间呢？

甲　丙种不是房间，一格一格的，跟公共厕所那个形式一样。可是每一格都有一扇"司匹灵"锁的小门，对面单设一间公共休息室，里摆着藤靠椅。

乙　呕！

甲　蹲桶都是白瓷砖砌的，外带抽水。

乙　干净！你贵宝号叫什么？

甲　一舒坦卫生公司。

乙　什么叫一舒坦呀？

甲　您屎憋急了，到我这儿来一拉，那还不一舒坦哪！

乙　嗯？是一舒坦。您这生意一定错不了！

甲　仨月没开张。

乙　啊？怎么不开张呀？

甲　人不知道是什么买卖哪！都不敢进来呀！什么叫卫生公司呀？

乙　本来嘛！

甲　这也难怪别人，我橱窗里又什么都没摆。好在橱窗大，摆点货样子吧！

乙　摆什么呀？

甲　蹲桶，坐桶，抽水箱，外加上等消毒手纸。

乙　这下有主顾啦！

甲　嗯！进来的人倒不少。

乙　都是拉屎的。

甲　都是买手纸的。

乙　呕！拿你这儿当了杂货铺啦！您那生意干脆别干啦！

甲　什么？不干！我请了北京最有名的书法家，写个四言八句，每个字都跟斗一样大，叫牌匾铺刻成招牌，金底红字，往门口墙上一挂。金晃晃的，离半条街就看见啦。

乙　嚯！这下一定来了不少主顾？

甲　主顾倒来了不少，可是一问价，都直摇头。

乙　是贵了点儿。

甲　贵了点儿？不贵哪儿去赚钱哪！

乙　不进人还不是白搭。

甲　不进人？那天早晨来了俩。

乙　嘿！真开张啦！

甲　这二位可真算我的……

乙　财神爷。

甲　冤家对头。

乙　开张的主顾怎么是冤家对头呀？

甲　就因为他们俩，叫我的生意关了门啦！

乙　怎么回事？

甲　这两人刚要完钱，一位赢啦，一位输啦。赢钱的要回家睡觉，输钱的找他泡："大哥，您今天赢的可真不少！""什么不少呀！不才赢四百多块嘛！前儿我输四五百块，你怎么不说呀？"

乙　噢！俩人天天一块儿要。

甲　"提这个干嘛呀！今儿可得是您的请。""好吧！我请你吃老豆腐。""吃老豆腐干嘛！咱们哥俩找个地方息一会儿。"

乙　唔！要了一夜啦，是得找个地方歇一会。

甲　"好！咱们哥俩裕华园①""裕华园？那多远哪！"正走到我门口。"这儿多好。"那位一看"兄弟！这儿不是澡堂子呀！这儿是卖卫生设备的呀！""不！您没看见招牌嘛，一舒坦卫生公司。""什么叫一舒坦卫生公司呀？""毛房！""啊？毛房怎么歇会呀？"

乙　是嘛！

甲　"大哥！您不知道，这儿毛房与众不同，您看人家写的多

---

① "裕华园"——北京一家澡堂名。

清楚：招待周到，设备齐全。有蹲有坐，各听方便。书报杂志，供您消遣。解个大便，赛过神仙。”

乙　嚯！有这么大的好处！

甲　也搭着这一位正想拉屎，憋了半天啦！“先这儿歇一会儿吧！咱们哥俩今天开个眼。”这二位就进来啦！

乙　呕！

甲　“二位，您解大便哪？”

乙　我听着都不象话。

甲　“呃！怎么个拉法？”“分甲乙丙三种。”“甲种多少钱哪？”“甲种二十块。”“俩人拉泡屎要四十块，拉不起。”

乙　嘿！舍不得。

甲　“乙种多少钱哪？”“十块，您哪！”“嚯！还是贵呀！有便宜点的没有？”“丙种就便宜，两块钱。”“行！我们哥俩就丙种吧！”掏出四块钱，我叫先生给他们撕了两张票，一号二号。

乙　您那儿还卖票？

甲　什么话呢！凭票入号嘛！我把他俩带到电梯那儿，送上二楼。

乙　呕！丙种在二楼。

甲　这二位一上去，伙计赶紧过来啦！“二位拉屎啊？”“嗳！”（作递票状）“呕！一号二号。您二位就在这儿。”“开门啊！”“是！您哪！（作摸物状）唷！钥匙那儿去啦？”

乙　钥匙丢啦？

甲　仨月没开张，他也不知道搁那儿去啦！“您等会儿，我找

找去。""我憋不住啦！干脆，我就这儿拉吧！"（指走道）"这儿拉？这儿不能拉呀。""不能拉？花四块钱受罪呀！你把钱退给我吧！""退钱您下楼去退。"这二位捂着肚子往楼下就跑。

乙 怎么不等电梯呀？

甲 憋不住啦！

乙 呕！来不及啦！

甲 这二位一到楼下，腰都直不起来啦！"您退钱吧！"我一听：怎么着，退钱！仨月没开张，好容易来俩主顾，退钱！能退钱嘛！"怎么啦？您哪！""开不开门，我没地方拉呀？""您等一会，我上去看看。""我等不了啦！干脆，我就这儿拉吧！""这儿不能拉呀！"这位刚要褪裤子，来不及啦！"普……"

乙 怎么啦？

甲 拉了一裤兜子。

乙 嚯！

甲 "我花四块钱往裤子拉呀！""啪！"给我来了个嘴巴。"嗨！你怎么打人哪！""打人？打你是好的，还要你赔裤子哪！"仨人叮当五四，纠在一块啦！甩的满屋子都是屎。

乙 嚯！这份脏呀！

甲 警察来啦！"打架，带走。"把我们带到警察局，往那儿一蹲，三天没问。我好说歹说的花了二十块钱，才把我放出来。我出来一想：这生意可不是事儿啊！

乙 本来嘛！

甲　改行。

乙　改那一行？

甲　反正什么赚钱卖什么，什么利钱大倒腾什么。

乙　呕！投机倒把呀！

甲　什么叫投机倒把呀！谁作生意不想赚钱呀！

乙　这钱可得看怎么赚法。

甲　我看那年卖棺材最赚钱。

乙　怎么单单那年卖棺材的赚钱呢？

甲　闹虎烈拉，传染快的很。对面见着朋友不敢说话，都用手绢捂着嘴："大哥！少出来吧，这两天流行性虎烈拉闹的凶，传上就活不……咗咗咗……

乙　怎么啦？

甲　死了一个。

乙　嚯！

甲　再加上伪政府又不管这事，那人可就死多啦！马路上到处是死人，收尸都来不及。家家棺材店作出来都不够卖的。上午九点钟就上了板啦！

乙　好嘛！

甲　我二大爷也受了传染啦！我去买棺材，正十二点，上着板，我拍拍一打门："开开！掌柜的。""什么事呀？""买口棺材。""没有啦！早就卖完啦！"我不信，我扒着门缝往里一看呀，嘿！这分气人呀！

乙　怎么啦？

甲　里边还停着六口空棺材哪！他愣说卖完啦！

乙　这可不对，既然有就该卖。

甲　是呀！“掌柜的，这就不对啦！里边明明停着六口，您怎么说没有啦！”“六口呀！我们连先生带小徒弟有七个人哪！还差一口，您给抬来吧！”

乙　啊？

甲　合着全等着死。

乙　您看那年头够多乱。

甲　我一想这个生意可以作呀！

乙　动了心啦！

甲　对。改行，卖棺材！我回去把毛房的设备：沙发、床、蹲桶、坐桶，大拍卖，卖了八千块钱。叫我们两位管帐先生，带着钱一位奔四川，一位奔广西，办各种上色木料。我又雇了十几个手艺人，等木料来了立时开工，作了大中小三等尺寸各式的棺材。招牌一换，一舒坦卫生公司改为福禄寿棺材店。门口弄帮洋鼓洋号，“达达的，的达达，达达的的答，”足这么一吹。作了两幅广告！“开张纪念”，“不顾血本大牺牲”。

乙　不象话。这回生意不错吧？

甲　什么不错呀！敢情卖棺材比开毛房还倒楣。

乙　怎么又倒楣啦？

甲　流行性虎烈拉是那一阵，等我棺材作好啦，流行性虎烈拉过去啦！没那么多的人死啦！

乙　这您倒别着急，留着慢慢的卖，有货不愁卖不到钱。

甲　慢慢的卖？连先生带手艺人二三十口子，甭说要工钱，

就算不要工钱，吃什么呀！

乙　谁让你投机取巧啦！

甲　没关系，动动脑筋。

乙　还动脑筋哪！

甲　宣传宣传。作兴卖个十口八口的，先把本给赚回来。

乙　棺材店宣传？怎么宣传呀？

甲　登报！

乙　登吧！

甲　最初报馆不给登。

乙　怎么不给登呀？

甲　他们说词不好。

乙　广告上什么词呀？

甲　我自己拟的。

乙　呕！

甲　大标题用头号字排："各位先生们，各位女士们，您要买棺材吗？"

乙　啊？

甲　"我给您介绍一家，就是本市福禄寿棺材店。福禄寿棺材店，自川、滇、桂、黔，办来上等木料，阴沉金丝楠，杉木十三圆。特聘欧美技师，制成流线型棺材。为开张纪念，买一送一，九折优待。如蒙惠顾，无任欢迎。本主人×××启"。您说这词多文明呀，起先报馆楞不给登。

乙　是不给登。后来呢？

甲　还不是想多要俩钱。

乙　呕！敲竹杠呀！

甲　登报还不算，又请电台广播三天。自己又印了些传单。反正手艺人也都闲着，没事叫他们撒传单去。

乙　嚯！好办法。

甲　我印了十万多张传单。叫过六个手艺人来，每人先拿五千张，告诉他们："你们六个人，反正闲着也没事，出去撒撒传单，可别站在马路上撒。"

乙　怎么别站在马路上撒呀？

甲　马路上撒传单，接单子的连看都不看，一团就给扔啦！小气的主儿他不扔，留着，等会上毛房省张手纸。

乙　嘿！难为你怎么想的。

甲　"你们上药铺门口，或者上医院门口。他们进去你们别理他，等他们出来再给他一张传单，一边给传单一边说。"

乙　说什么呀？

甲　"先生您撮药来啦吧！甭说您府上一定有病人喽，要是病人吃了这付药，好啦，那当然是两全其美喽！万一吃了这付药要是死了啊！您也别着急！"

乙　啊？

甲　"常言说的好，人死不能复生，办后事要紧。您要买棺材，请您到我们小号，传单印的清楚，开张纪念，买一送一，机会难得……"我把这套话都教会他们六个人啦！

乙　好嘛！

甲　早晨出去六个，到了下午……

乙　全回来啦！

甲　给逮走了五个。

乙　那还不给抓去。

甲　那是他们不聪明，其中有一个就没被抓走。

乙　他聪明？

甲　腿叫别人给揍瘸啦！

乙　更要命呀！

甲　我一看这个办法不行。

乙　是不行。

甲　还得动动脑筋。

乙　又动脑筋啦！

甲　不动脑筋那儿赚钱去呀！

乙　还想赚钱哪！

甲　我一看有些作小买卖的赶庙会，这个办法到不错。我这棺材也赶赶庙会吧！

乙　怎么什么事到您这儿都新鲜呢？

甲　赶护国寺。两人抬一口，抬了十几口。到了护国寺人家不让我进去。

乙　是不让你进去。

甲　不让我进去没关系，门口卖。把棺材摆成一排，嘿！真灵验。我才把棺材摆好，里三层外三层，围了足有两三百口子。

乙　人不少！

甲　人倒是不少，净是看的，连一个买的也没有。

乙　谁没事买这玩意呀！

甲　不但没人买，连一个问价的也没有。

乙　是呀！谁起这份哄呀！

甲　不买就散了吧！也不走，还交头接耳："大哥！这是怎么回事呀？""不知道，大概是棺材展览会。"

乙　没听说过！

甲　"别走！瞧瞧热闹。"合着大家还不知道我这棺材是卖的哪！

乙　谁卖棺材象你这么卖呀！

甲　我一想，这不行呀！摆到天黑也开不了张。

乙　你摆三年也开不了张呀！

甲　您说怎么办？

乙　我知道怎么办呀！

甲　没关系，动动脑筋！

乙　您就别动您那脑筋啦！

甲　吆喝，吆喝。好让大家知道我这棺材是卖的，不是样品展览。

乙　没听说过。

甲　怎么吆喝呀？卖棺材的没有吆喝的呀！

乙　本来没有吆喝的嘛！

甲　我一想！卖估衣的那个味不错，干脆用卖估衣的味吆喝吧！

乙　卖估衣怎么吆喝呀？

甲　俩人，一个吆喝，一个接下腔："不错！"您帮帮忙接个下腔行吗？

乙　凑合！

甲　把皮袄一提，吆喝上啦："这一件那个皮袄哪，我把他就卖了吧！"

乙　"不错！"

甲　"它是狐腿的筒儿呀，大缎子吊的面儿呀！"

乙　"不错！"

甲　"卖您多少钱？大洋就给二十块吧！"

乙　"不错！"

甲　"要是对了你的身材呀，您就穿上试试吧！"

乙　"不错！"呃！是这味。

甲　我那棺材也这么吆喝。

乙　是呀！

甲　这一口那个棺材呀，我把它卖了吧！

乙　不错！

甲　这本是杉木十三圆呀，是原来当儿的呀！

乙　不错！

甲　帮够多么宽呀，底儿够多么厚呀！

乙　不错！

甲　没有个口子呀，还没有个裂子呀！

乙　不错！

甲　要是合了你的身材呀！（拉乙）你就躺里头试试吧！

乙　（摇头）啷……我不试！

甲　您不试，您比一比尺寸也行。

乙　我比这玩艺干吗？

甲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买一口大棺材送一口小棺材。

乙 我们家又没死人，买棺材呀？

甲 呃！先生！不见得非死了人才买棺材呀！你可以施舍呀！作点好事，不修今生修来世。

乙 呕！

甲 大棺材留着施舍，小棺材还有别的用处呀！

乙 棺材还有什么其它的用处呀？

甲 您家有小孩没有？

乙 有哪！

甲 那太好啦！您把小棺材买回去当摇床用，那再好也没有啦！四面有帮儿挡着，保险摔不着！

乙 那不行呀！摇床有轮子呀，棺材没有轮子呀！怎么摇呀？

甲 您安四个轮子就是了嘛！花不了多少钱。

乙 这……棺材里搁得慌呀！

甲 您真死心眼；铺条褥子不就不搁的慌了嘛！

乙 嘿！你真能将就呀！

甲 您来一口吧？

乙 这……不行！夏天没处挂帐子呀？

甲 干吗还要帐子呀！

乙 没帐子蚊子咬呀！

甲 您把棺材盖盖上，蚊子不就进不去了嘛！

乙 啊？盖盖儿，那不把孩子闷死了嘛！

甲　闷死啦？

乙　啊！

甲　那更好啦！

乙　怎么更好啦？

甲　您顺手把棺材推出去就埋啦！省得再雇人抬啦！

乙　啊？

南　征　梦

甲　贵姓呀，您哪？

乙　不敢担您这贵字，我姓×。

甲　×先生。

乙　我们这儿不叫先生，叫同志。

甲　噢！您哪行发财？

乙　什么发财？我是文艺工作者，说相声。

甲　(不屑地)嘿！说玩艺儿的。您瞧瞧我象干什么的？

乙　这……(端详甲)哈哈！看您这穿着打扮，言谈举止，大不了，嘿嘿！是个相面的。

甲　什么？看相的！我作过官，带过兵。

乙　啊？

甲　您啊什么呀！瞧着不象呀？

乙　(仔细端详甲)哈哈！是差点。

甲　您别看我这长相不怎么样，我是外拙内秀。

乙　是呀！您都有什么本事？

甲　什么本事？说出来能吓你一跳。

乙　我也不至于这么胆小呀！

甲　论文我有定国安邦之志，论武我有统兵作战之才。

乙　喔！还是文武全才。论文您都念过什么书呀？

甲 倒没念过多少，反正这肚子里边，除去心肝脾肺肾五脏之外，没别的，全是书。

乙 嚯！

甲 （摸肚子）喂！这是百家姓。

乙 书还摸的出来？

甲 什么话呢！（一点一点往上摸）三字经、千字文、大学、中庸、论语、孟子、诗经、书经、易经、礼记、公羊、谷梁、春秋、左传、古文……（抓嗓子）

乙 这是干什么呀？

甲 书念的太多啦！都顶到嗓子眼啦！要不抓着点儿，"嘣"，就得嘣出一本来。

乙 这……没听说过，你肚子是书箱呀！论武都练过什么呀？

甲 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。

乙 哪十八般？

甲 刀枪剑戟，斧钺钩叉，鞭锏锤抓，镗棍槊棒，拐子流星。带钩的，带链的，带环的，带刺的，带刃儿的，带须儿的，没有咱们拿不起来的。

乙 是呀？哈哈！象您这样一位大人物，文武全才，过去我怎么没听说过呀？

甲 你怎么会没听见人说过呀？刚才不是还有人告诉你哪嘛！

乙 谁告诉我啦？

甲 我告诉你啦！

乙　呕！自己捧自己呀！

甲　干么自己捧自己呀！咱们真露过脸。

乙　你多咱露过脸呀？

甲　同治年间。

乙　啊？同治年间，那会儿有你吗？

甲　怎么会没我呀！您看着我年轻，我是不显老，保养的好，今年我九十六啦！

乙　（旁白）瞧瞧，连自己的岁数还吹哪！也不知哪儿领养老金去？

甲　那会谁不知道呀！“嘿！瞧瞧人家×××（甲名），真得说有本事，拳打南山猛虎，脚踢北海蛟龙。”

乙　对！随便说，反正说大话吹牛不上营业税。

甲　什么叫说大话呀？谁不知道北京有个×大将军呀！不信你问去呀！

乙　我哪儿给您找这么大岁数的人去呀？哪儿问去呀？

甲　你问我呀！

乙　嗬！也就只有问您啦！

甲　有一次我在家练罢了功夫，闲着也没事儿，到北海溜达溜达，我……

乙　您等会儿！北海？您进的去吗？

甲　怎么进不去呀！我买了门票啦！

乙　什么买了门票啦？那会北海是禁地，怎么能让你随便溜达溜达？

甲　这……

乙　什么叫这呀？

甲　啊！那年八月十五，西太后请满朝文武到北海赏月，把我也请去啦！不信你问去呀！

乙　行啦！我别问啦！您随便说吧！

甲　我到了北海，先游了游濠濮涧。后到南边琼岛山上逛了逛小白塔。肚子饿啦，到漪澜堂吃点什么吧！

乙　啊？那会有漪澜堂吗？

甲　啊！老漪澜堂……

甲
乙　（同讲）不信您问去呀！

乙　我就知道有这一筹。

甲　来了碟八宝小窝窝头。我刚要吃，就这么个时候，来了阵狂风，吹得花枝簌簌直摇。狂风过去，卜的一声，从假山背后跳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虫，朝着我扑将过来。嚯！大胆孽畜，想吃我×大将军。可把我气坏啦！我将身躲过，回转身来，伸左手，抓住老虎的顶门皮，举右手朝老虎顶门之上，轻轻一拳，没费事，这老虎就呜呼哀哉啦！

乙　啊！北海里头有老虎呀！

甲　当然有啦！没有我怎么打的呀！

乙　我问问您，您打死的那只大虫什么样呀？

甲　老虎嘛！一身黄毛带条纹，四个爪子能抓人，小耳朵，蓝眼睛，一根尾巴象条棍。

乙　样子倒象只老虎。有好大呀？

甲　从头到尾，两尺多长。

乙　两尺多长？噢！才生下来的小老虎。

甲　叫起来"妙乎、妙乎"的。

乙　呕！猫呀！

甲　然也！

乙　别然也啦！打死一只猫，那算什么呀！

甲　算什么？那猫比老虎还厉害哪！

乙　怎么猫比老虎还厉害呀？

甲　猫是老虎的师傅呀！您想：哪有师傅不比徒弟厉害的呀！

乙　好嘛！您又在哪儿踢过蛟龙呀？

甲　我打死了老虎……

乙　行啦！您就别老虎啦！

甲　又转到北岸来啦！那时候月亮才上来，我一看前边儿，在月光底下，恍恍惚惚的有九条蛟龙，在那儿张牙舞爪，背上鳞甲一闪一闪的。我一想：不好，蛟龙出，一定要发大水，要不斩除，北京城就保不住啦！想回去拿宝剑，来不及啦！我赤手空拳，一人敌九龙，矮左腿，起右腿，通的一脚，踢死两条。又飞起左脚，踢死三条。没费劲儿，就把九条蛟龙都踢死啦！

乙　甭说，大概是踢死条长虫，要不就是碾死条蛐蟮！

甲　长虫、蛐蟮，干什么哪？蛟龙嘛！

乙　蛟龙？北海哪有蛟龙呀？

甲　怎么会没有呀？明明九条蛟龙都给我踢死啦！

乙　踢死在哪儿啦？

甲　踢死在九龙壁上啦！

乙　啊？这就是脚踢北海蛟龙啊？

甲　是呀！那不是脚踢北海雕（蛟）龙嘛！

乙　呕！雕龙呀！那三岁小孩都能踢。

甲　从这以后，我名声可大啦！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不知道我×大将军，人材出众，武艺超群。

乙　嚯！

甲　那年正是同治二年，河南白狼①作乱，也合着该我升官发财啦！

乙　什么白狼？那是白莲教，农民军哪！

甲　你们看是农民军，到我们眼里看就是白狼。时有河南巡抚张剥皮，修了一道告急本章，与皇帝告急。那时同治年幼，东西两宫，垂帘听政，西太后打开本章一看，手指河南，破口大骂："胆大白狼，竟敢叛反国家，岂不知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皇家何处亏待尔等。若不派大兵剿灭，焉知我大清之神威。"骂罢之后，对满朝文武言道："但不知我朝之中，哪家爱卿，愿带一哨人马，前往河南剿匪？得胜回朝，定官加三级，金赐万两。"西太后说罢之后……

乙　去了几个？

甲　一个都没去。

乙　怎么都不去呀？

① 白狼——清朝统治者对白莲教的蔑称。

甲 听说白狼把我们恨苦啦！不抓住便罢，要是抓住呀，问都不问，就砍脑袋。您说在家里有姨太太陪着，没事儿抽两口大烟，比什么不舒坦呀！干什么拿命开玩笑呀！

乙 合着个个都怕死呀！

甲 西太后一看，说了半天，好嘛，合着白说啦！

乙 嘿嘿！

甲 当时太后大怒，开口就骂满朝文武。

乙 怎么骂呀？

甲 混账，混账王八羔子，不是东西！

乙 啊？这是西太后骂的。

甲 不！这是我骂的。

乙 这不是起哄吗？

甲 西太后骂道："尔等只知养尊处优，堂上一呼，阶下百诺。尔俸尔禄，俱是皇家所赐，上不与君分忧，下不与民解愁，岂不知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时。至此时，乃国家存亡之秋，竟无一人敢挺身而出，带兵至河南剿匪，真乃酒囊饭袋，贪生怕死之辈，尚有何面目立于朝堂之上，岂不羞哉！"

乙 嚯！这回可把你们骂惨啦！

甲 骂的好，骂出个人来啦！

乙 还真有个懂得害臊的，把谁骂出来啦？

甲 兵部尚书，外号青果头。

乙 怎么叫青果头呀？

甲 因为钻营，脑袋磨成青果形啦！

乙　好嘛！

甲　青果头尚书当时奏道："太后暂息雷霆之怒，臣愿保举一人。""卿愿保举何人？""此人大名鼎鼎，有经天纬地之才，安邦定国之志。上马能统兵作战，下马能著书立说，精通十八般武艺。若将此人召进宫来，封为南征大元帅，命他带领一哨人马，去往河南剿匪，定能旗开得胜，马到功成。"

乙　这个人是谁呀？

甲　您说还有谁？当然是我×大将军啦！

乙　啊？你别不害臊啦！

甲　西太后说："此人是否就是拳打南山猛虎，脚踢北海蛟龙之勇士乎？""正是！"太后闻听，心中大悦，立刻下了一道懿旨，命人速召我进宫。

乙　懿旨怎么写的？

甲　"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兹因河南白狼作乱，朕心中十分焦急，朝中无人能担此重任。幸得兵部尚书青果头保奏，始知卿有经天纬地之才，安邦定国之志；上马能统兵作战，下马能著书立说……"论文算过八字，论武卖过大力丸……

乙　懿旨上还有这词啊？

甲　这是我的拿手，所以我加了两句。

乙　好嘛！

甲　"卿乃国家栋梁之材，见旨后立即进宫，共商军机大事，钦此。"这封懿旨当天晚上就送到我家里。

乙　呕！

甲　那天我正吃完了晚饭，看了看兵书，览了览战策，舞了舞剑，跟我儿子下了盘棋，抽空打俩喷嚏，打俩饱嗝，练练气功。

乙　新鲜！打喷嚏，打饱嗝都算练气功。

甲　我躺在炕上息一会儿。人乏了，一挨枕头，我三睡没睡。

乙　哎！似（四）睡没睡。

甲　呕！我漏了税（睡）啦！

乙　漏税罚你。

甲　我似睡没睡，这么个时间，外头拍拍打门，还直喊“圣旨下。”我赶紧接旨吧！设好香案，三跪九叩，山呼万岁。圣旨读罢，叩谢龙恩。

乙　您这套词儿，哪儿学来的呀？

甲　戏台上谁没听见过。第二天天不亮就去兵部挂号，礼部演礼；第三天午门候旨。少刻之间，金钟三响，净鞭三道。万岁和西太后登殿。内侍言道：“有本早奏，无本卷帘退班。”黄门官起奏：“今有×大将军在午门候旨。”

乙　给您通报啦！

甲　西太后立时降旨，命我随旨进殿。

乙　噢！

甲　黄门官喊道：“圣上有旨，命×大将军随旨上殿。”当时我三步一拜，五步一跪，拜上金阶。

乙　瞧你这一副奴才相。

甲　品阶台跪下，口称："奴才×××见驾。愿我主万岁，圣寿无疆。"

乙　合着还真是奴才！

甲　西太后见我进殿，立即站起身形，(右手举齐眉)手搭凉篷，往下观瞧。

乙　西太后这是什么毛病呀？

甲　这两天害眼。

乙　好嘛！

甲　"嘿！你们看，×××真乃一表人材。"赶紧言道："下面跪的敢是爱卿？""不敢，正是奴才。""今有河南白狼作乱，皇上有意，派卿带领一哨人马，去往河南，剿灭白狼，卿可有此胆量？"

乙　有胆子。

甲　当着皇帝、太后，说有胆子，大言不惭，有欺君之罪。

乙　那就说没胆子好啦！

甲　吃着皇家的粮，拿着皇家的饷，说没胆子，有慢君之罪。

乙　还活得了啊！那怎么办呢？

甲　一样半拉，倒有倒无的。

乙　好嘛！合着两头都占着。

甲　"卿可愿往？""愿效犬马之劳。仗我主洪福，河南白狼乃乌合之众，天兵一到，自然瓦解冰消。"

乙　还天兵哪！我看你们简直就是贼兵。

甲　太后闻言大悦。问我要多少人马，我说有五千人足矣！

乙　啊？五千人？

甲　太后言道："想河南白狼，有如遮天盖日，五千人马还不够垫马蹄子的哪！"

乙　嗯！

甲　"启奏我主万岁，兵书有云：兵在精而不在多，将在谋而不在勇。兵乃军中之威，将乃兵中之胆。仗我主洪福，必定旗开得胜，马到功成！"

乙　瞧这分吹。

甲　太后说："五千太少，给你五万！"太后给我五万，我高兴啦！

乙　你怎么高兴啦？

甲　呕！我手里有张四万，有张六万，给我五万，嵌当独一听，满贯，我胡啦！

乙　呕！又赌上啦！

甲　太后立即下旨，命我明日较场点兵。

乙　嗯！

甲　当日下午，兵部尚书青果头陪我至较场点兵。我登上点将台，千中挑百，百中挑十，十中挑一，挑了五万名全都是……

乙　身强力壮的。

甲　都是带两杆枪的。

乙　不错呀！都是双枪将。

甲　是不错。一枝长枪，一枝烟枪。

乙　呕！大烟鬼呀！

甲　这就是最好的啦！

乙　这还是最好的哪！

甲　第二天我上殿复旨，太后问我何时动身。我说："河南正在水深火热之中，救急如救火，立即出兵。"太后大喜，立刻命黄门官赐酒三杯，我当时一一饮而尽。"巴巴……嗯！不错！有酒无菜，喂！来块豆腐干。"

乙　啊？你又喝上啦！

甲　赐酒已毕，赏我上方宝剑一口，可以先斩后奏。并赐九头烈火狮子印一颗，能调直鲁豫三省人马。恩赐双眼花翎，赏穿黄马褂，忠勇巴图鲁①。

乙　纯粹是走狗！

甲　我谢恩已毕，辞别圣上、太后，带领人马出德胜门。

乙　干么出德胜门呀？

甲　取其得胜之意。打完仗回来进安定门，取其安定之意。不过出德胜门，也时常叫人家给揍个鼻青脸肿的回来。

乙　好嘛！没用啊！

甲　人马出德胜门，前面二十四杆飞龙旗，二十四杆飞虎旗，二十四杆飞豹旗，二十四杆飞熊旗。五色旌旗，东方甲乙木，西方庚辛金，北方壬癸水，南方丙丁火，中央戊己土。前排一百名长枪手，一百名短刀手，一百名弓箭手，一百名大刀手，三百步兵，五百马兵，一百六十名亲兵小队子。副、参、游、都、守、千、把、外委，两排并进。一座四方亭，上供上方宝剑。我马前边有五杆大旗，前朱雀，后玄武，左青龙，右白虎，中间一杆大

① 巴图鲁——满语。勇士的意思，清代凡有功的，都赐此称号。

纛旗，红缎子做的面儿，蓝缎子镶的边儿，葫芦金顶，倒垂灯笼缨，红飘带，红火焰，当中斗大白月亮光，上绣五个大字！

乙 哪五个大字？

甲 “南征大元帅”。

乙 嚯！

甲 大队人马随后，浩浩荡荡，直奔河南。一路之上真可说是……

乙 秋毫无犯。

甲 见什么抢什么。

乙 好嘛！比土匪还凶。

甲 人马行了五天，才到河南地界。前面尘烟起处，探马来报。

乙 噢！

甲 “报！在前面五十里处，发现白狼一股。”“赏你银牌一块，再探再报。”我立刻命令人马，靠山近水，安营扎寨。

乙 嗯！

甲 扎下鹿角，埋下铁蒺藜，放好步哨，命火头军埋锅造饭。弟兄们啃窝窝头，我一个人来桌燕菜席。

乙 冲你这行为就打不了胜仗。

甲 我吱喽一口酒，巴达一口菜。我吃的正高兴哪，就听对面山坡上有人奉承。

乙 怎么奉承你？

甲 “×××小子，你出来吧。”

乙　啊？这是奉承你哪吗？这是骂你哪！

甲　我怎么听不出来呀？

乙　都骂疲啦！

甲　“别坐在里头吃啦！有本事出来比划比划。”

乙　好嘛！

甲　我一听这是白狼叫阵呀！真是气的我三尸神暴跳，五灵豪气腾空！与我击鼓升帐。

乙　你还有气哪！

甲　“卜龙冬，……”三通鼓罢！各将聚集中军宝帐。中军高声点名：×××，×××，×××（都是相声艺人名）。

乙　你的将官怎么都是说相声的呀？

甲　您想我要当了元帅，我不提拔你们谁提拔谁呀！

乙　没人跟你送死去！

甲　点名已毕，立刻传令：“张副将带兵五百为右哨，李参将带兵五百为左哨，王都司带兵五百压阵脚，赵守备带兵一千守大营，其余众将随我出战。”

乙　嘿！还真有两下子！

甲　当时我顶盔贯甲，罩袍束带，身穿红缎子跨马服，扎花箭袖。扎的是三兰牡丹花，外套黄马褂。头戴胡帽，上安珊瑚顶，双眼花翎。腰里勒着忠孝带，上边挂着眼镜盒，班指套，钱褡裢儿，槟榔荷包，扇子口袋。

乙　我说你打仗带这么些零碎干么呀？

甲　拉我那匹宝马蹲旦青①。

---

①　蹲旦青——俏皮话，是单往高里跳，不往前面走的劣马。

乙　听这名儿。

甲　手提银枪，三声号炮，冲出营门，人马雁翅儿排开。但见对面白狼，少说着也有五六百，为首的身高马大，一身青，手拿门扇大刀，真是雄赳赳，气昂昂。冲他这相，我就干不过他。

乙　啊？胆怯啦！

甲　贼人催马来到疆场，点名叫×××出阵。

乙　叫你哪！

甲　我一想：我乃堂堂元帅，一军之主，焉有怯阵之理。一催蹲旦青，来到疆场。贼人一见我这气可大啦！破口就骂。

乙　骂什么呀？

甲　“×××，好小辈。”我说：“您说话干么客气呀？”

乙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羞没臊啦！

甲　“自从汉奸吴三桂，为了小妾陈圆圆，不顾黎民百姓，将清兵接进关来，有如引狼入室，大好山河变色，黎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。尔亦为大汉皇帝子孙，竟恬不知耻，扶保清朝，与自己手足作对，还有何面目在阵前耀武扬威，真乃衣冠禽兽，势利小人。”

乙　哈哈，骂的好！

甲　您说我跟他有什么仇呀？连面都没见过，他干么这么骂我呀？

乙　叫我也得骂你。

甲　“白狼小辈，你别认为你×大将军是无能之人，没个三

撮毛，四门斗，敢带兵来吗！少说废话，过来吧！你呀！”贼人也气极啦，催马就过来啦！照我顶门，“喳”的就是一刀。我一看：“吆！我的妈呀！”

乙　怎么叫了妈啦？

甲　吓的！那刀如闪电一般，要是碰到我脖子上，那脑袋立刻就得搬家。脑袋一搬家，据科学家说，吃什么可就不香啦！

乙　这不是废话吗！

甲　幸亏我那蹲旦青救了我啦！

乙　马怎么救了你啦？

甲　我那马跑得慢，蹦的可快，它看刀下来，也吓坏啦！

乙　什么人骑什么马！

甲　往前一蹦，这一刀没砍着。我这匹马连窜带蹦往白狼队伍里就跑。

乙　啊？吓昏啦！

甲　我想勒马也勒不住啦！我赶紧喊：“救命呀！救命呀！观世音菩萨救命呀！”

乙　观世音菩萨不管你这闲事。

甲　满营众将一看不好。

乙　赶紧救你？

甲　赶紧开跑！

乙　啊？

甲　白狼领兵就追，趁这乱劲，我先跑啦！

乙　元帅带着头跑。

甲　白狼随后就追。打到天黑，幸亏好，白狼没有再追啦！我赶紧收拾残兵败将，一点名还好，(伸四指)还剩这么个大数。

乙　还剩四万人？

甲　还剩四十人。

乙　全军复灭啦！

甲　全投降啦！没关系，有圣旨能调三省人马，再调五万来。

乙　再来也得送礼。

甲　赶紧修下告捷本章，连夜送到北京。

乙　咗！打了败仗你还告捷哪！

甲　你不懂！那会作官就得这么作。你要是告捷呀，甭管打胜仗打败仗必定有赏；要是报败呀，兴许诛灭九族。

乙　这都叫什么军法呀！

甲　西太后一看心中大悦，立刻派来钦差，犒赏三军。

乙　好嘛！

甲　给我送来汉白玉扳指一个，翡翠鼻烟壶一双，八旗正标①一幅，并有一副对联。

乙　对联是怎么写的呀？

甲　上联是："龙韬虎略振家邦，才震华外"，

乙　下联？

甲　"文修武备展鸿图，勇冠三军"。

乙　你还勇冠三军哪！八旗正标怎么写的呀？

---

① 八旗正标——前清皇帝赠给八旗军的褒奖匾。

甲　“大将南征胆气豪，腰横秋水雁翎刀，风吹鼙鼓山河动，电闪旌旗日月高。天上麒麟原有种，穴中蝼蚁岂能逃，太平待诏归来日，朕与将军解战袍。”

乙　嗯！

甲　我命人将八旗正标悬挂中堂，天子有恩我有赏。我赏弟兄们一坛美酒，一只羔羊，这叫羊羔美酒犒三军。

乙　瞧瞧！

甲　我吃了个酒醉饭饱，叫跟班给我铺床睡觉。

乙　是得歇会啦！

甲　我脱了个光眼子钻被窝。

乙　嘿嘿嘿！两军交锋，十分紧急，你怎么不穿衣服睡觉呀？

甲　累了好几天啦！脱了衣服睡觉解乏。

乙　万一要是偷营劫寨呢？

甲　穿衣服打仗。

乙　那还来得及呀？

甲　来得及，你放心吧！

乙　有我什么事呀！我有什么不放心的呀！

甲　我脑袋一挨枕头，呼呼呼就睡着啦！

乙　这倒好，吃的饱，睡的着啦！

甲　我刚要睡着，也不过就是二更天，只听外边梆梆梆梆，当当当当。

乙　打四更啦！

甲　我一听，不好！兵书有云：“更鼓乱敲，军中必乱。”

乙 对！

甲 果然不出我所料。就听营门外边，喊杀之声如山崩地裂一般，我那跟班的跑进来啦："大……大人！不不不好，快……跑吧！白狼偷营来啦！"

乙 怎么样！

甲 跑？跑也得穿衣裳呀！

乙 谁让你脱光啦！赶紧穿吧！

甲 穿呀？衣裳找不着啦！

乙 衣裳哪去啦！

甲 张副将早就穿跑啦！

乙 那你就穿张副将的吧！

甲 张副将的叫李参将穿跑啦！

乙 那你穿李参将的吧！

甲 李参将的叫我跟班的发了外财啦！

乙 嘿！全乱了营啦！

甲 幸亏好！在帐篷角那儿还放着一包，我赶紧穿。

乙 穿吧！

甲 穿上汗褂，裤子，箭袖，跨马服，外褂子，戴上大帽，安上顶子，插上翎子，往外就走。大家冲我一笑，我低头一看："吆！我忘了一样东西。"撤腿往回就跑。

乙 呕！你还没安补子哪？

甲 我还没穿鞋哪！

乙 光着脚就出去啦！

甲 我回去赶紧穿上鞋，出得营门，命令带马。扳鞍认镫，

上了坐骑。一看："唷!这马没脑袋。"

乙　马怎么没脑袋呀?

甲　我骑倒啦!

乙　全吓昏啦!

甲　二次上马，白狼人马就到啦！跟我对面的正是那个黑大个。冤家见面，分外眼红，我提枪就刺。贼人用手一抓把枪杆抓住啦!

乙　得!

甲　"给我!""拿去!"

乙　您怎么把兵刃给他啦!

甲　我没他劲大呀!

乙　好嘛!

甲　贼人就用我的枪，照我后心就刺。这叫"以子之矛,破子之盾。"

乙　这时你还顾得转文哪!

甲　这一枪要是扎上，就非得来个透心凉不可!

乙　嘿嘿!

甲　我赶紧往马鞍上一趴，这一下可坏啦!

乙　怎么啦?

甲　劲大啦！把我老婆也撞醒啦！枕头也掉地下啦！孩子也蹬哭啦！灯也砸啦！我一看挂表，才十一点半。

乙　嚷嚷…!你不在那打仗?

甲　哪儿呀！我在家里做梦哪!

卖 春 联

甲 您念过书吗？

乙 说相声的也就靠记问之学。

甲 那您不如我，我可是博古通今，一肚子除去心肝脾胃肾五脏之外，全都是……

乙 书？

甲 史。

乙 屎？

甲 不！全是历史。

乙 这还差不多。您也是从“小三本”念起呀？

甲 小三本念过：三字文、千家姓、百字经……

乙 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。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

甲 差不了多少。

乙 差多啦！念过《大学》吗？

甲 念过。大雪、小雪、大寒、小寒，又是一年。

乙 呕！念皇历呀！您念过《诗经》吗？

甲 “湿经”没念过。我念过干(肝)经。

乙 还肺经哪！

甲 有肺经。

乙 呕？

甲　肺有两耳八扇。

乙　嗯！

甲　四扇朝前，四扇朝后。肺有六十四管，肺管不动不能咳嗽。咳是咳，嗽是嗽。有声无痰谓之咳，有痰无声谓之嗽。痰痰痰，病相连，黄痰病在肺，青痰伤在肝，白痰心中火，黑痰肾中寒。不怕痰吐一大片，就怕痰中带血线。真格的，您咳嗽几天啦？

乙　呃……这，你给我看病来啦！我问你念过《左传》没有？

甲　念过。左转、右转、向后转，稍息、立正、起步走。

乙　呕！军事训练呀！您走吧！起哄呀！

甲　干么起哄呀！我就靠着这学问吃饭哪！

乙　甭拿别的说，就拿我写的字说，气死颜、柳、欧、赵，不让米、蔡、黄、苏。王羲之的字好，能卖钱，他的字能当钱吗？

乙　啊？当字。没听说过。

甲　嘿嘿！我的字就能当钱。

乙　你？

甲　解放前我家钱花光喽，就当字。

乙　是呀？

甲　有年三十晚上，家里没钱过年啦！

乙　怎么办呀？

甲　当字吧！

乙　呕！

甲　当时我找了张白纸，刷刷刷写了个大字，卷上拿到当铺

往柜台上一放："当这个。"头柜拿过来一看："当多少？"
"当十块。"连价都没还，就给我写十块。

乙 就这张字呀?!

甲 还包着个二钱重的金箍子。

乙 啊！那不是您的字当钱，是金箍子当的钱。

甲 废话！去了金箍子……

乙 还当十块？

甲 一个子都不要。

乙 是不要。这不是捣乱吗！

甲 我的字儿不值钱，可是我的文值钱，靠着卖文吃饭。

乙 呕？

甲 夏天卖个扇面，冬天卖个对联，一年对付个三千两千的，凑合着花。

乙 三千两千？您卖什么呀？

甲 没跟您说卖对联嘛！

乙 卖对联呀！那有什么意思呀！一毛钱一副，还得搭个抬头见喜。遇见老太太们买东西不吃亏，还得饶个小福字，除去纸钱、墨钱，一副对联也就赚个三分五分的，得哪辈子凑够三千两千的呀？

甲 啊？您说那个对联呀！屋门对、街门对、灶王对，就是那两句死词："天增岁月人增寿，春满乾坤福满门。""上天言好事，回宫降吉祥。"这玩艺儿可不就卖一毛钱搭抬头见喜吗？白送给我，我都不要。

乙 照这么说，您那对联卖的贵？

甲　我那对联也不算很贵，一副这么个数。(用手比二)

乙　两毛？

甲　二十块。

乙　啊？二十块。

甲　怎么？嫌贵啦！嫌贵您就别买。

乙　我压根儿就没想买。一副对联卖二十块我还没听说过，不也就是“上天言好事，回宫降吉祥”吗？

甲　那些词还能卖二十块吗！我那对联是随机应变，见什么写什么，要什么写什么。

乙　那也值不到二十块呀！

甲　有好处呀！

乙　有什么好处？

甲　比方说，您买卖开张，没来得及作牌匾儿，没关系，把我这对联往门框上一贴，人家就知道您作什么买卖，卖的是什么东西。再说您要有个为难着窄，心里不痛快，您把我写的对联一挂，能替您分忧解愁。

乙　呕！有这么大的好处。

甲　解放前，那年过年我都在天桥摆了个摊子，卖儿副对联贴补贴补家用。

乙　呕！

甲　有天来了个街坊：“先生，请您帮帮忙，给我写副对联。我最近心里可不舒坦，您要二十块钱我可没有，我到处替您介绍介绍就是啦！”

乙　给您宣传宣传也不错呀！

甲　是呀！我说："您有什么为难的事呀？"

乙　他怎么说呀？

甲　"我差了帐主俩钱，还不了。您看就要过年啦！帐主又快要帐来啦！"

乙　差多少钱呀？

甲　钱倒不多，三十多块。他说这钱还不是他欠的，是他爸爸欠的。

乙　那他爸爸为什么不还呀！

甲　他爸爸死啦！

乙　呕！他爸爸死啦！帐主找他要帐，他还不了，找您写副对联搪搪帐？

甲　对啦！我说："您放心，把我的对联拿回去往门框上一贴，帐主一看，保险就不要钱啦！"

乙　呕！您怎么写的呀？

甲　上联是："父债子还皆因窄"。

乙　这话怎么讲？

甲　父亲欠的债，作儿子的应当还。那为什么现在不还呢？皆因窄，不是因为手底下不宽余吗！

乙　嗯！下联？

甲　"你要我钱实在难"。

乙　嘿！有意思。横批？

甲　"过年再说"。

乙　呕！推过去啦！

甲　可是那位还没往回走两步，又回来啦！

乙　干么呀？

甲　“先生，不行您哪！我们那位帐主不听这套，非要钱不可。”

乙　呵？不听这套，那怎么办呀？

甲　我又给他写了一副。

乙　又给他写了一副！上联怎么写的？

甲　“别家过年二上八下”，

乙　这怎么讲呀？

甲　别人家过年吃包饺子，(用手作包饺子状)二上八下。

乙　对！初一的饺子初二面，初三合子初四饼。下联？

甲　“我除旧岁九外一中”。

乙　什么叫九外一中呀？

甲　我们家过年吃窝窝头。(用手作捏窝窝头状)过年还吃窝窝头，够惨的啦，哪儿还有钱还帐呀！

乙　嗯！是够惨的啦！横批？

甲　“穷死为止”。

乙　啊？穷死为止呀！那帐可真没法还啦！

甲　那位拿着这副对联往回走两三步，可又回来啦！

乙　怎么又回来啦？

甲　“先生，不行您哪！我们那位帐主的心呀，比狼还狠，甭说你过年吃窝窝头，你喝凉水他都管不着，非要钱不可！”

乙　呵！这么狠哪！

甲　我说：“好！这路人得跟他凶点。”

乙 怎么凶呀？

甲 听上联。

乙 嗯！

甲 "催马拧枪赛霸王之勇来要帐"，

乙 呕！帐主跟霸王那么厉害，那街坊怎么对付呀？

甲 "咬定牙关用孔明之计不还钱"。

乙 嘿！还是不给。横批？

甲 "溜之大吉"。

乙 呕！跑啦！

甲 不跑，不跑得给钱。怎么样？

乙 嗯！有意思。照这么看您还真有点学问。

甲 怎么？您还不佩服！

乙 佩服啊！您真能见什么写什么呀？

甲 只要您能出题，我就能写。

乙 您真有这学问？

甲 当然哪！不信您出个题试试。

乙 您看我们园子门口有个电话，您给它写副对联行不行？

甲 那有什么用呀！

乙 人一看就知道是公用电话，人家好打呀！

甲 呕！那可以。听着。

乙 好！

甲 "彼此交谈对而难会面"，

乙 嗯！下联？

甲 "往来通话知人不见人"。

乙 对！是看不见人。横批？

甲 “喂您哪儿”？

乙 “我百货商店。”打上电话啦！

甲 有意思吧？

乙 嗯！有意思。那您干脆就给百货商店来一副吧！

甲 行呀！

乙 上联？

甲 “三花粉百花粉痱子粉丝袜毛毯”，

乙 呵！什么都有。下联？

甲 “桂花油生发油指甲油毛巾被单”。

乙 对！横批？

甲 “不卖猪肉”。

乙 呃，这……还不卖羊肉哪！卖猪肉呀，那您上菜市吧！嘿！刚才您说到生发油，那是理发店用的。那您再给理发店来一副怎么样？

甲 理发店？可以！听上联。

乙 您说。

甲 “进门去乌衣秀士”，

乙 怎么讲呀？

甲 您看，凡是到理发店去的主，都是头发也长啦，胡子也满啦！跟乌衣秀士差不了多少。

乙 对！下联？

甲 “出户来白面书生”。

乙 漂亮啦！横批？

甲　“眉毛别刮”。

乙　啊？那是不能刮。您还真有两下子。您瞧，我们园子对面那家不是卖四川的毛肚火锅吗？您给他来一副吧！

甲　呕！毛肚火锅跟咱们北京的涮锅子差不多，咱们那涮锅子主要吃羊肉，人家那个主要吃毛肚、脑花。

乙　对！您说上联？

甲　“一锅汤大家齐涮筷子”，

乙　不错！几双筷子一齐涮。您不捞就煮得太老啦！下联？

甲　“几片肚没味多加海椒”。

乙　四川味儿讲究吃麻辣嘛！海椒在我们北京就叫辣椒。横批？

甲　“加点麻辣”。

乙　还加哪？老写生意买卖没意思。您既然什么都能写，门口那位同志放了辆自行车，您给来一副行不行？

甲　给自行车写，贴哪儿哪？

乙　您甭管，我贴车把上。

甲　哪有什么用啊？

乙　人家一看，好知道是自行车呀！

甲　呕！人家连自行车都不认识啦？

乙　您不是说有学问，见什么能写什么嘛！

甲　您要这么说，我倒要给它写一副。“两脚上下分快慢”，

乙　是啊！蹬的快走的快，蹬的慢走的慢嘛！下联？

甲　“双轮前后走高低”。

乙　嗯！一前一后，忽高忽低。横批？

甲　“不能上楼”。

乙　这……还不能上房哪！行！（旁白）嘿！难不倒他呀！（看台下）那位同志带个手电棒。呃，您给电棒写一副行不行？

甲　新鲜，给电棒也贴对啦！

乙　您不是能写吗？

甲　当然能写呀！您听上联：“出门不怕黑暗”，

乙　嗯！下联？

甲　“随身自带光明”。

乙　有道理。横批？

甲　“白天不用”。

乙　呃……这，废话，白天打电棒呀！既然您全能写，您给京戏写一副怎么样？

甲　京戏？那好办。“学君臣学父子学夫妇学朋友会千古忠孝节义细细看来漫道逢场作戏”，

乙　嘿！这么长的盲子啊！怎么讲呀？

甲　唱戏嘛，一会儿学君臣、父子，一会学夫妇、朋友，什么都要扮。历史上的忠孝节义故事都有，应该仔细欣赏，不要以为它是逢场作戏，有很深的教育意义哪！

乙　嘿！有道理。下联？

甲　“或富贵或贫贱或喜怒或哀乐将一时悲欢离合重重演出管叫拍案惊奇”。

乙　这又怎么讲呀？

甲　戏的内容嘛，富贵贫贱，喜怒哀乐都有。演员将悲欢离

合的故事，演得很生动，把您看入了迷。

乙 嗯！横批？

甲 “出来进去”。

乙 怎么出来进去呀？

甲 是呀！净出来不进去，后台没人啦！

乙 好嘛！您给我们说相声的来一副行不行？

甲 给你们来一副？

乙 啊！不过这回有个限制。

甲 什么限制？

乙 要用相声俩字冠顶。

甲 要用相声俩字开头？行！听上联。

乙 您说。

甲 “相貌品格学古今酒色财气”，

乙 旧相声是离不开酒色财气。下联？

甲 “声音宏亮论高低真假虚实”。

乙 是啊！似真似假，似假似真，都是为了讽刺嘛！横批？

甲 “北京土产”。

乙 嗯！上海是不出相声。

甲 怎么样？

乙 不怎么样！

甲 我问你对联做的怎么样？

乙 对联做的倒是不坏，就是横批差点。

甲 嘿！就是横批值钱。

乙 就是横批值钱？那您给台下的观众来一副怎么样？

甲　给观众来一副？行呀！

乙　上联？

甲　“请各位到此处消遣解乏”，

乙　是啊！下班以后，请同志们到这儿来坐会儿 消遣 消遣，解解疲乏。

甲　“听你我说相声喜笑颜开”。

乙　对！说得大家哈哈一乐。横批？

甲　（笑）“明天再来”。

乙　呕！拉生意呀！

天 文 学

甲 您念过书吗？

乙 您问过去还是现在？

甲 当然是问解放以前啦！

乙 解放前我们哪有资格念书呀！要有钱念书就不说相声啦！

甲 看您说话倒象个有学问的样子。

乙 我上台还没张嘴哪！我说什么来啦？

甲 我一看您这外表就有学问。

乙 那是您夸奖。说相声的也就是记问之学。

甲 这就不容易。懂得天文、地理吗？

乙 啊？说相声的懂得天文、地理呀！没那么大的本事。

甲 我就懂得天文学。

乙 呕！您既懂得天文学，那我倒要向您领教领教。

甲 可以！有不明白的只管问。

乙 啊？好大的口气呀！那我请教您，（看窗外）今天为什么是晴天呀？

甲 就是这个呀！（不屑地）今天为什么是晴天你都不知道。

乙 废话！要知道我还问您吗？

甲 您问我……

乙　知道。

甲　我也不知道。

乙　啊？

甲　不，不！我要不知道还能叫天文学家吗？

乙　啃！这么会又成了天文学家啦！那我请教天文学家，今儿为什么是晴天？

甲　呕！你问今天为什么是晴天呀？记住，这是学问。记在心里，二天高的桌子、矮的板凳，说得，讲得，评得，论得。

乙　是！今天为什么晴天呢？

甲　今天晴天，不就因为（为字音拉长）……

乙　因为什么呀？

甲　不就是……

乙　是什么呀？

甲　它是……

乙　你也转腰子呀！

甲　（肯定地）今天晴天呀！

乙　啊！

甲　因为有太阳。

乙　啊？就是这个呀！

甲　今天要是下雨呀！

乙　（接口便说）那就是阴天呀！

甲　瞧瞧，学问见长不是？

乙　这就学问见长啦！您走吧！

甲　这是拿您开心。今天晴天呀，就是没云采。云采就是水蒸气。怎么说云采多了就要下雨呢？它把天能给挡住，天就怕云采。云采最利害啦！

乙　呕！云采是厉害。

甲　云采还不算最厉害，云采怕风呀！

乙　云采怎么会怕风呀？

甲　风卷残云散嘛！来阵大风一刮，把云采全刮散啦！雨也下不成啦！天也挡不住啦！

乙　这么说风最厉害啦！

甲　风也不算最厉害。

乙　怎么？

甲　风怕旮旯①呀！

乙　风怎么怕旮旯呀？

甲　刮大风，在一片平川，那它刮着多痛快呀！万一有个旮旯，它使足劲这么一刮："通！"把脖子给扭啦！再找伤科先生看，麻烦啦！

乙　啊？风还有脖子呀？

甲　当然有呀！你没听过京戏《黑风帕》吗？

乙　听过呀！

甲　您听过高旺唱的几句（唱）："抓风头，让风尾，细算分明。"抓风头，让风尾，风有头，那能没有脖子吗？没脖子那头长在什么地方呀？

---

① 旮旯（gā lá）——墙犄角。

乙 好嘛！（盲从地）照您这么一说，那旮旯最厉害啦！

甲 旮旯也不算最厉害。

乙 您不是说风怕旮旯吗？

甲 是呀，旮旯还怕耗子哪！

乙 呕！

甲 多好的墙，没耗子就甭说啦！要是耗子在旮旯那儿一盗洞，得，上重下轻，这堵墙早晚得塌了。

乙 这么说耗子最厉害啦！

甲 耗子还不算最厉害。

乙 那耗子怕什么呀？

甲 耗子怕猫呀！

乙 对啦！是猫就逼鼠，猫最厉害。

甲 猫也不算最厉害，猫怕狗呀！

乙 呕！狗最厉害啦！

甲 狗也不算最厉害。

乙 怎么？

甲 狗怕大师傅呀！

乙 狗怎么会怕大师傅呀？

甲 您看，解放前有钱的大宅门养狗，大多数都是大师傅喂。这个狗要是讨大师傅喜欢呀，它就能吃点好的。

乙 它怎么讨大师傅喜欢呀？

甲 大师傅买菜回来，它摇摇尾巴呀！大师傅不在厨房的时候，狗往门口一趴，猫不敢进来偷嘴啦！要是狗不讨大师傅喜欢，大师傅买菜去啦！它也蹓跶去啦！大师傅回

来一看：嘿！有意思，碗也翻啦！碟子也碎啦！刚炸好的丸子一个也没啦！

乙 哪去啦？

甲 猫给吃啦！大师傅这个气呀："他妈的，光吃饭不看家呀！"本来给狗买了二两猪肝，这一气呀："通！"

乙 怎么啦？

甲 扔沟里去啦！

乙 得！吃不上啦！

甲 要不怎么说，狗最怕大师傅呢！

乙 这么说，大师傅最利厉啦！

甲 大师傅也不算最厉害，大师傅怕老妈子呀！

乙 大师傅怎么会怕老妈呀？解放前不都被人家看作底下人嘛！

甲 嗨！您不知道。大师傅这饭碗都在老妈子手里哪！老妈子要跟他对劲呀，他这个差使就算干长啦！老妈子要是跟他不对劲呀，他一天也干不了！

乙 怎么？

甲 您想呀：大师傅作好了菜，往上房里端，是谁端呀？

乙 老妈子端呀！

甲 对啦！比方说这两天太太口味不大好，一吃这炒肉丝："呸！什么味呀？这大师傅越来越不象话啦！菜作的这么难吃呀！"老妈子要是跟大师傅对劲呀，一句话就没事啦！

乙 呕？

甲　“太太，要叫我看呀，咱们这大师傅可就算不错：手底下又干净，作的菜又得味，买菜还不赚钱，真难得。今儿这肉丝炒的多嫩呀！您刚才吃着不好吃呀，这是乍吃头一口，您多吃两口就有味儿啦！这炒肉丝不比老腌罗卜香吗？”太太又来了一筷子：“嗯！是比老腌罗卜好吃点。”

乙　嘿！老妈子会说话啊！

甲　大师傅这饭碗保住啦！

乙　要是老妈子跟这大师傅不对劲呢？

甲　甭多，几句话，大师傅就得卷铺盖开腿。

乙　是吗？

甲　太太夹起一筷子炒肉丝：“呸，什么味呀？怎么这么难吃呀？”“嗬，太太，别提啦！不是我多嘴，咱们这大师傅可用不的，买一块钱的菜他就得赚六毛。您看这肉丝炒的，成了锅巴啦！甭说您吃着不是味，连我们都不愿意吃。再说他那分脏呀，就甭提啦！俩月都不剪指甲，仨月都不爱推头。烧饭做菜他又净抓脑袋。上回您吃那酸辣汤，浮皮儿那一层，您以为是胡椒面呀，那就是风皮①”“哇……马上叫他走！”

乙　大师傅饭碗砸啦！

甲　要不怎么说大师傅最怕老妈子呢！

乙　那老妈子最厉害喽！

---

① 风皮——头屑。

甲　老妈子也不算最厉害，老妈子怕太太。

乙　呕！

甲　您看雇老妈子辞老妈子都是太太一句话。老爷对这事没多大争执。

乙　对！那就得说太太最厉害。

甲　太太也不算最厉害，太太怕老爷。

乙　呕！

甲　您看，解放前贪官污吏、地主、资本家要是喜欢这位太太呀，行啦，要么有么！要是不喜欢这位太太呀，不但要么没么，再娶两房姨太太，气也得把太太气死！

乙　嗯！有道理。那老爷最厉害啦！

甲　老爷也不算最厉害，老爷怕上司。

乙　对！过去官大一级压死人嘛！那上司最厉害啦！

甲　上司也不算最厉害呀，上司怕皇上呀！

乙　皇上管百官，是官都属他管。皇上最厉害啦！

甲　皇上也不算最厉害。

乙　皇上怕谁呀？

甲　皇上怕玉皇呀！

乙　呕！玉皇最厉害啦！

甲　玉皇也不算最厉害，玉皇怕天。

乙　玉皇怎么怕天呀？

甲　玉皇在天上坐着，天要不捣他的乱，他坐的稳稳当当的。天要捣他的乱呀，一裂缝，玉皇就得掉下来摔死。

乙　那天最厉害啦！

甲　天也不算最厉害，天怕云采，云采一来把天挡住啦！

乙　那云采最厉害啦！

甲　云采怕风，风卷残云散。

乙　（醒悟）呕！那风最厉害啦！

甲乙　（同讲）风怕旮旯呀旮旯怕耗子，耗子怕猫，猫怕狗。

乙　你怎么又回来啦？您这叫天文学呀！

甲　我这叫罗圈怕。

乙　你走吧！这是起哄呀！

甲　怎么起哄呀？我真懂得天文学，您不信，我懂的您就不懂。

乙　行啦！象你刚才那罗圈怕我都懂。

甲　都懂？那我问问您，这地离天有多高？

乙　它……这……这我不太清楚。

甲　不太清楚！您还说全懂哪！您问我，我就知道。

乙　呕！您知道，这地离天究竟有多高呀？

甲　五千二百五十华里。

乙　您也就是这么随便一说呀！没有考据呀！

甲　没考据还行嘛！不但有考据，还有见证人。这个见证人自己就上过天，他回来一算："嗯，不错！地离天是五千二百五十华里。"

乙　上过天？谁呀？

甲　灶王爷。

乙　啊？灶王爷会说话，他告诉你："×××，（逗哏的名字）

这地离天有五千二百五十华里。”

甲　当然他不会说话啦！你给他计算呀，这儿就用上算术啦！

乙　呕！还得用算术？

甲　当然呀！

乙　怎么算呢？

甲　我问你，灶王爷是多咱上天呀？

乙　腊月二十三呀！糖瓜祭灶嘛！灶王爷二十三上天。

甲　对啦！腊月二十三祭灶，有的人家就祭的早，有的人家就祭的晚，所以二十三就走不成啦，二十四一早儿走。

乙　嗯！

甲　灶王爷多咱回来呀？

乙　大年三十呀！

甲　对呀！您算算吧：灶王爷二十四一早就走，（用手指计算）二十四一天，二十五一天，廿六，廿七，廿八，廿九，三十回来。一来一去是七天对不对？

乙　嗯！不错。

甲　那就是说：去三天半，回来三天半。

乙　对！

甲　您记住这个碴：灶王爷上天，去三天半，回来三天半。我再问问您，从北京到沈阳是多远呀？

乙　里七外八，一千五呀！山海关里边七百，山海关外边八百呀！

甲　火车走多久呀？

乙　整整一天一夜，二十四小时。

甲　这就对啦！灶王爷上天，去是三天半。灶王爷廿四一早奔火车站上车。

乙　啊？还有火车呀？

甲　当然呀！天地线铁路嘛！

乙　唷！车站在那儿呀？

甲　嗨，您就别那么刨根问底啦！无线铁路，您看得着嘛！

乙　好嘛！

甲　灶王爷上天去三天半，回来三天半，火车一天走一千五百里，三天呢？

乙　四千五百里呀！

甲　半天走多少呀？

乙　七百五十里呀！

甲　对啦！四千五加七百五，不是五千二百五十吗？所以地离天有五千二百五十华里呀！

乙　呕！这么算的呀！

甲　对啦！

乙　（自算）火车一天走一千五，去三天半，回来三天半，这……这不对呀？他要是那年农历腊月二十九过年呢？

甲　这……不还有趟特别快哪嘛！

挂　票

甲　作个京剧演员可不容易。

乙　嗳！得下苦功夫。

甲　还得有演员的材料：象聋子、哑巴能演戏吗？

乙　那是没法演戏。

甲　七年坐科，十几年舞台实践，不是一件简单事。

乙　嗯！

甲　要想成一个名演员那就更不容易啦！

乙　得观众公认。

甲　象梅先生，马连良马先生，谭富英谭先生，×××（甲名）×先生，这都……

乙　您先等会。谁？

甲　×××，×先生。

乙　我怎么没见过这位呀？

甲　这不在台上站着哪嘛！

乙　去！就是您呀！

甲　不错。

乙　哎哟！还真没看出来，您也是票友呀！

甲　票友？坐过科！

乙　您还坐过科！那个科班？

甲　喜连成。

乙　后来叫富连成。

甲　对啦！我是那儿的学生。

乙　您是富连成的学生？这不对呀！

甲　怎么不对呀？

乙　富连成是七科：喜、连、富、盛、世、元、韵，没有叫×（甲名第一个字）字的呀？

甲　×××（甲名）是我学名，我的艺名叫×（甲姓）喜（洗）三。

乙　啊？

甲　不！喜山。

乙　呕！还是头一科的。那甭说喽，雷喜福、侯喜瑞、钟喜久、陈喜星，您都认识啦！

甲　我们是同科。

乙　是呀？

甲　我们喜字科一共四十二个科生。

乙　全都是角儿呀！

甲　也不见得，有出科的，也有没出科的。

乙　一共出科多少个呀？

甲　出壳（科）四十一个。

乙　有一位没出科。那位？

甲　我！

乙　您怎么没出科呢？

甲　因为我散了黄！出不了壳啦！

乙　呕！孵小鸡呀！

甲 不！因为我下台瞌睡多，上台净蘑菇，所以没出来。

乙 废物呀！

甲 您别看我在科班里不怎么样，出科可享了大名啦！

乙 象您这猴戴胡子——一出都没有，还能出名哪！

甲 架不住学呀！投名师访高友，谭鑫培老先生给我说过戏。

乙 是呀？

甲 陈德霖、王瑶卿、金秀山、杨小楼，都教过我。

乙 嗳嗳，您到底学哪一行的呀？

甲 生旦净末丑，文武昆乱满不挡。

乙 嚯！戏包袱。

甲 梅先生没我会的戏多。

乙 是呀！梅先生不唱花脸哪。

甲 象我这样的名演员全国难找第二位。

乙 哈哈！我怎么没有听见说过呀？

甲 因为我不经常唱。

乙 您多少年唱一回戏？

甲 四十年。

乙 啊？合着您一回没唱过呀！

甲 怎见得我一回都没唱过呀？

乙 您想呀，您四十年才唱一回，今年您还没有四十岁哪，可不一回没唱过嘛！

甲 四年唱一回。

乙 您说清楚点呀！

甲 解放前二年我在长安大戏院唱过一回。

乙　以后呢？

甲　一直没唱。

乙　为什么不唱呀？

甲　那次赚的钱还没花完哪，忙什么呀！

乙　嚯！您唱一回戏赚多少钱呀？

甲　也没多少，反正唱一回够吃个十年八年的。

乙　好家伙。您卖多少钱一张票呀？

甲　不分前后排，一律五十块。

乙　啊？

甲　国民党那会票子不值钱，没人要。要买票得用银元，还得袁大头三年闭眼儿①的，睁眼的②都不收。

乙　好家伙，比梅兰芳的票还贵十倍。

甲　呃！我那回唱就是为了梅先生。

乙　您唱戏与人家有什么关系呀？

甲　都说梅先生一唱就满，我非跟他碰碰不可。

乙　你这不是找倒楣吗？

甲　找倒楣？擎？好吧！我一打听梅先生那天在新新大戏院，贴的是全本《生死恨》。

乙　那是梅先生的拿手戏呀！

甲　我这边贴的是全本《红鬃烈马》，前边让富英唱，我只唱大登殿。

---

①② 有袁世凯像的银元，叫袁大头。像有两种，一种眼睛闭着的，据说含银较纯，另一种眼睛睁着的，含银较差。因此大家都要闭着眼的。

乙　听听这口气。

甲　前仨星期全国各大报纸就发了消息啦！

乙　怎么登的呀？

甲　当代真正京派名伶×××，×老板，经全国所有名师传授，闭门苦练达三十年之久。精通生旦净末丑各种角色。经北京全市民众，再三要求，才准予×月×日在北京长安大戏院献演一场。希各地爱好京剧观众，及时前往订座，以免向隅云云。

乙　真捧您啊！

甲　那儿啊！戏院经理花了钱啦！

乙　呕！吹啊！

甲　汉口爱听京戏的一看（湖北话）：“您家，当代京剧名角，难得的好机会。走，到北京听戏去！”

乙　真有这样的戏迷！

甲　坐火车上北京。每天京汉路对开一班，挂二十四辆车皮。因为我唱戏，不够坐的，大家要求站长多挂二十四辆，前边一个火车头拉，后边一个火车头推。过了一个星期，汉口成了真空啦！

乙　人呢？

甲　都跑北京听戏来啦！

乙　好嘛！

甲　上海的戏迷也不落于人后（上海话）：“侬阿看见报浪厢登格消息，×××，×老板第一趟登台献艺，机会难得，‘豪燥’乘快车到北京定位子。”赶着上北京。坐火车的坐

火车，津浦路到天津，转车到北京。买不到车票的坐轮船，买不到船票的坐木船。实在连木船都坐不到的，弄个洗澡盆，往海里一放，稀里呼噜的都冲到天津去啦！

乙 啊？象话吗！

甲 这下北京可热闹啦！家家旅馆都客满，饭馆预备的东西都不够卖的。能说这不是沾我的光吗！这叫"龙行一步，百草沾恩"。

乙 （旁白）好嘛，他又成了皇上啦！

甲 后来的没地儿住啦！

乙 旅馆都满了嘛！

甲 住小店。

乙 噢！

甲 小店也住满啦！有些人在街上过夜，往马路边上一坐，一排排跟难民似的。

乙 瞧瞧这份瘾头。

甲 前半夜还好过，后半夜受不了啦！

乙 是呀！后半夜冷呀！

甲 大伙儿坐在一块儿商量："大哥！您贵姓？""姓×。""台甫？""草字××。""您那来的呀？""广州。""嚯！""比我远。""您呢？""我近，长沙。"

乙 嘿嘿！差不多。

甲 "大哥！您北京有熟人吗？""有熟人我还住露天！""跟我一样，就为听戏，听完了就回去。""咱们得想个办法呀，这离着开戏还有一个多星期哪！天天在露天睡，这受不了

呀，等开戏那天咱们也就冻成冰棍啦！”

乙　没事找罪受！

甲　“您买了票啦吗？”“买啦！”“对号入座！咱们先到戏园子里坐哪儿等着，不比在街上暖和的多嘛！”“对！还是您聪明。走！”他们这一走呀，后边跟着一群。

乙　怎么跟着一群呀？

甲　全是听戏的呀！大家异口同声的说：“走走！戏院子里去！”嚯！一传十，十传百，都跑戏院子里来啦！

乙　热闹。

甲　离着开戏还有一个多星期哪！坐上半堂座啦！

乙　这新鲜事我真是头回听说。

甲　到了开戏那天甭买另售票啦！满啦！

乙　那还用说嘛！

甲　铁门一拉，前台经理通知后台管事的，准备打通①。

乙　对！

甲　就在这么个时候，门口来了五百多位，往铁门那儿一挤：“买票，买票！”售票员在里边一听：“又有人买票？前仨星期就满啦！出去跟他们说说吧！”

乙　嗳！

甲　“对不起诸位！前仨星期这票就卖完啦，您多包涵吧！”“多包涵，我们车票钱，旅馆钱，你给呀？”“我凭什么给呀？”“你不给不让我们听戏？”“不是我不让您们听呀，没票

① 打通——打闹场锣鼓。

啦!”“没票?给我们想法儿。要不然我们在门口嚷嚷,叫你们也唱不安生。”

乙　急啦!

甲　售票员一听:“堵着门口嚷嚷,受不了呀!”赶紧找经理:“您快出去看看吧,门口又来五百多位,非要买票不行!”“财神爷呀!卖呀!”“卖?前仨星期就满啦!拿什么卖呀?”“哎唷,哎唷!平常不上座的时候,叫你们到处兜售,一张也卖不出去,今天来了座啦又没法卖啦!”

乙　满啦!还怎么卖呀?

甲　经理有主意呀!“坐票不是满了嘛,卖站票。”

乙　什么?站票!

甲　“啊!走道上可以站呀!五排过道,一排站一百多人正好!”

乙　人家愿意吗?

甲　不愿意听不到呀!

乙　好嘛!站票卖多少钱呀?

甲　五十块。

乙　跟坐票一样。

甲　一会儿,五百多位都放进来,往过道上一站。

乙　热闹!

甲　这回好,连人都过不了啦!

乙　都站满了嘛!

甲　上厕所到散戏再说吧!

乙　好嘛!

甲　经理一看差不多啦，打通。场面上早准备好啦！打鼓佬刚拿鼓槌子，这么个时候门口又来五百多位。

乙　又来啦？

甲　“买票，买票！”售票员赶紧说好话：“诸位，实在对不起，早就满啦！不但坐票，连站票都没地方加啦！”“那不行啊！我们那么远来，光盘费花了一百多块，不叫我们听戏那完的了吗？”“您们怎么不早来呀？”“不是刚下火车吗！”

乙　刚赶到。

甲　“实在没地啦！”“没地？給我们想法儿！”售票员赶紧找经理：“快出去看看吧，又来了五百多位。”“好啊！卖呀！”

乙　还卖哪！

甲　“哪那儿卖呀？坐没地儿坐，站没地儿站，怎么卖呀！”“那没关系呀，卖蹲票。”

乙　什么？

甲　“蹲票，俩站票中间蹲一个。”

乙　那看不见呀？

甲　为听不为看。

乙　真有这么大瘾头？

甲　什么话呢！

乙　蹲票卖多少钱一张呀？

甲　一样，五十块。

乙　呕！都是五十块！

甲　一会儿，五百多位都进来！找地儿一蹲。

乙　瞧瞧！

甲　场面上打通：嘣都噌，吭采，吭采……这么个时候又来了一千多位。

乙　越来越多呀！

甲　“买票，买票！”“先生！实在没办法啦，一点主意没有啦！坐票、站票，连蹲票都卖啦！不信您们看看。”大家扒着铁门一看：“不错，是没地儿啦！”

乙　本来没地了嘛！

甲　其中有人知道经理脾气的：“你没法儿呀，找你们经理去呀！只要给钱，什么办法他都想的起来。”“我们为听×老板唱戏，怎么办都行。”

乙　真有这种人？

甲　“经理！外边又来了一千多位，非买票不可。您看这事怎么办呀？”“怎么办？卖呀！”“往哪儿卖呀？坐票、站票，连蹲票都卖啦！”“不动脑子，椅子底下不都还空着哪吗？”

乙　啊？

甲　卖爬票！

乙　这……那行吗？

甲　行吗呀？抢都抢不到手。

乙　瞧瞧！爬票多少钱一张呀？

甲　五十块。

乙　爬票也卖五十块！

甲　又卖了一千多张爬票。

乙　经理发了财啦！

甲　先得把坐票、站票、蹲票请出去。

乙　干吗还要先把他们请出去呀？

甲　要不然爬票进不来呀！

乙　是呀！

甲　这一千多位都爬在椅子底下啦！

乙　嘿嘿！

甲　坐票不答应啦！

乙　怎么？

甲　我脚没地儿搁呀！

乙　是呀！底下爬着一个哪嘛！

甲　甭经理解释，自己就了啦！

乙　呕？

甲　“退票，退票！你们怎么一个位子卖俩人呀？”“大哥，你喊什么呀！你来的早坐哪儿，又得听又得看。我来得晚爬在这儿，看也看不见，听也听不清楚！一样是五十块，不都为的是过瘾嘛！我还没喊哪您倒先喊上啦！”“那不行呀，我脚没地儿搁呀！”“您别着急！搁我脖子上。”

乙　啊？

甲　坐票把脚都搁在爬票脖子上啦！

乙　好嘛！

甲　爬着的把烟摸出来啦：“大哥！您来根烟。”

乙　还真客气。

甲　“等会×老板出来的时候，您告诉我一声。”

乙　干吗呀？

甲　好让我喊个碰头好儿！

乙　还喊碰头好哪！

甲　刚打完通儿，又来了一百三十二位。

乙　还来哪！

甲　“买票，买票！听×老板唱戏。”急的售票员直出汗：“各位！实在没法儿，坐票、站票、蹲票，连爬票都卖啦！”“没法儿也得想。我们想听×老板的戏不止一天啦！一直没听到过，这回为了听×老板的戏没盘缠，把生意都倒给别人啦！”

乙　嚯！真舍得呀！

甲　“我这戏瘾可发狂啦！你要不让我们听，引起神经错乱可得你负责。”

乙　好嘛！成了相思病啦！

甲　“我负不了这个责！”“你既然负不了这个责，就赶快给我们想法。”售票员一看，不卖不行呀！找经理吧！

乙　这回我看他也没咒念。

甲　“经理！外边又来了一百三十二位非买票不可！您看怎么办？”（沉思）“嗯！”

乙　他也没法了不是。

甲　“经理！我看这一百三十二位就别卖啦！”“别卖，娶媳妇、买房子、置地都在×老板这出戏上哪！”

乙　想钱想疯啦！

甲　“没地儿怎么卖呀？”

乙　是呀！

甲　“卖挂票！”

乙　什么？

甲　挂票！挂在墙上听。

乙　象话吗！

甲　那比蹲票、爬票强多啦，又得听，又得看，外带谁也不挤谁。

乙　挂票也卖五十块一张呀？

甲　五十一块二毛五。

乙　怎么挂票倒多卖一块二毛五呀？

甲　钉子钱，绳子钱都得算在里头。

乙　合着一点亏都不能吃。

甲　“对！卖挂票。”对听戏的说：“诸位！您们先请出来吧！”

乙　怎么也叫人出来呀？

甲　不出来挂票进不去呀！

乙　呃！我把这个碴儿给忘啦！

甲　搬梯子，钉钉子，安滑车儿，串好了绳子，一头往腰上一拴，这头一拉：“吃吃吃吃吃”上去啦！

乙　瞧瞧！

甲　“吆吆吆！不行！”

乙　怎么不行呀？

甲　在上头打转儿呀！

乙　那怎么办呀？

甲　“在我脚上再给我加道绳子吧！”

乙　您说这叫受什么罪呀？

甲　“再加道绳子呀！您得再加一毛二。”“行！我给两毛四都行。”

乙　合着钱都这么花啦！

甲　挂好啦，坐票、站票、蹲票才进来。

乙　这份折腾呀！

甲　开锣戏也唱上啦！

乙　嗯！

甲　我们经理一看这份高兴呀！

乙　那他还不高兴！肥啦！

甲　“去，派个人到隔壁新新大戏院，看看梅先生那儿卖了多少张票。”过去一个人一看，也甭说！卖的还真不少！大概卖了有二十来人。

乙　啊？梅先生的《生死恨》才卖二十来人？

甲　跟我打对台他哪行呀！

乙　对！您随便说吧，反正不贴印花税。

甲　这二十来个人都是白大褂红边。

乙　呕！茶房呀！

甲　梅先生那边一张票没卖。

乙　玄啦！

甲　我这边挤不下呀！高兴，早早儿的我就下了后台啦！“辛苦辛苦！”

乙　倒是挺客气。

甲　“场上到哪儿啦！”“早着哪您哪！才《武家坡》。”

乙　呕！谭富英的薛平贵呀？

甲 啊！张君秋的王宝钏。《大登殿》换程艳秋，荀慧生的代战公主。

乙 听听。

甲 我赶紧扮戏，戴王帽，穿红蟒。我一边扮戏一边听，富英、君秋的《武家坡》一个叫好的都没有。

乙 这两位唱《武家坡》是珠联璧合，连一个叫好的都没有？

甲 都是听我来的，能给他们二位叫好吗？

乙 瞧瞧！

甲 戏也扮好啦！“算粮”也下来啦！场上闭幕换“守旧”、换桌披、椅披。

乙 换私房的。

甲 一律是白缎子湖南湘绣三蓝富贵牡丹花。

乙 还是真讲究。

甲 场面换苏锣，“吭采，吭采……”

乙 瞧这份派头！

甲 冲头打完喽，起倒板。

乙 对！您有句闷帘倒板嘛！

甲 (吊嗓)咦咦……啊啊啊……

乙 这份毛病。

甲 我试了试那天嗓子还真给使，足够正宫调。

乙 不容易！

甲 您听我这句倒板，随便他们那位也没我这味儿！

乙 您唱唱我们听听。

甲 (唱倒板调)龙凤阁内！(唱铁片大鼓调)把衣换哪个哪呀，

唉唉唉唉，唉唉唉唉！

乙　啊？就这个呀！

甲　就我这一句，台底下“啊”的一声……

乙　这个叫好呀！

甲　这个骂呀！

乙　没法不骂！

甲　忽拉，忽拉的全气走啦！

乙　那还不走！

甲　走呀？那是他们不懂，楞有一百三十二位连动都不动。

乙　爱听？

甲　挂着哪！

乙　呕！走不了啦！

大 相 面

乙　(念)鸟怕枪，兔怕鹰，行船就怕顶头风。

穿着棉衣怕天热，换上单衣怕天冷。

蛤蟆青蛙怕天旱，苍蝇蚊子怕干净。

臭虫就怕开水烫，战争贩子怕和平。

眼怕瞎，耳怕聋，鼻子就怕气不通。

你们听相声的就怕我说不好，

我说相声的就怕你们不喜欢听。

甲　嘿！有意思。

乙　嗯！

甲　听您说这段词还真有点学问。

乙　您客气。

甲　念书人？

乙　说相声的。

甲　您看我这穿着打扮，模样戳个，五官眉眼，言谈话语象个干什么的？

乙　这？(旁白)还有这么说话的？(向甲)我看您，语言无味，面目可憎，车站上俩字儿……

甲　站长？

乙　野力！

甲　野力啊？

乙　啊！

甲　你胡说八道呀！野力有穿我这样大褂的吗？

乙　您这件大褂也不怎么样呀！

甲　有正当职业！

乙　呕！那您是干什么的呀？

甲　相士！

乙　看相的？

甲　对啦！

乙　嗯。对对，这回才把您认出来啦！

甲　认识了吧？

乙　认识！前几年您可比现在穿的好。

甲　那用说嘛！

乙　到了三九天，还穿一件……

甲　狐腿皮袄？

乙　夏布大褂！

甲　这……

乙　连条长裤子都没穿。

甲　那穿什么呀？

乙　穿条裤叉，一刮风大褂刮起来啦，露着两条腿，那多难看呀！您有主意，找四个老钱往四个犄角上一缝，刮不起来啦！

甲　嘿！

乙　左脚穿只老头乐①，右脚穿只毡他拉②。小头发三寸多长，一脸的脂泥。手伸出来跟炭条似的。专门赶庙会骗那些老太太、小媳妇们。

甲　呕！

乙　什么隆福寺呀，护国寺呀，天桥你也常去。找个地儿往地下一坐，铺张废报纸，上边写仨字，“诚则灵”。找块瓦片当砚台，弄只筷子绑两根鸡毛就是笔。你还说哪：这是上品鸡狼毫。

甲　听听。

乙　买不起墨，弄半截炭凑合啦！手里拿搭破草纸，嘴里还直喊：“来俩人，来俩人。”对！相士。

甲　是我吗？

乙　当然是您啦！

甲　认准啦？

乙　没错！

甲　呸！你太瞧不起人啦！

乙　怎么太瞧不起人呀？

甲　我是那种看相的？

乙　你不是谁是呀！

甲　我多咱赶过庙会，上过天桥呀？

乙　天天去。

甲　从前我有我的命馆。

①② 老头乐、毡他拉——北京棉鞋的名称。

乙　要命呀？

甲　什么要命呀？专门给人看相的命馆。

乙　是呀？在哪儿呀？

甲　东长安街六国饭店！

乙　啊？

甲　不许是怎么着！开了两间。

乙　干吗还要两间呀？

甲　一间是看相室，一间是挂号室。

乙　还挂号？

甲　嗳！一天只看五十个，多了不看。挨着号头，依先后次序看相。医院里挂号，就是跟我学的。

乙　是呀？照您说这派头，到您那儿看相，起码也得三块两块的呀？

甲　三块两块呀，还不够挂号的哪！（用手比一）看一相是这么个大数。

乙　十块？

甲　一百！

乙　啊？

甲　咬牙干吗呀！我赚有钱主儿的钱。

乙　有人看吗？

甲　哪天也得看个三十五十的。

乙　这么说，我们这没钱的就看不起罗？

甲　没钱？没钱的当然不看罗！要看上天桥，那儿只要花仨子儿。

乙　嘿！看相还这么势利。

甲　不是势利，是怕把身价看低了，有钱的主不来啦！

乙　那现在怎么跟我们这一些人混在一块儿啦？

甲　解放后早就改行啦！

乙　那我倒要问问您，你们看相是不是骗人呀？

甲　骗人？有钱的主怎么还愿花一百块钱请我看看哪。

乙　您真有本事！

甲　当然啦！

乙　那你给我搂搂。

甲　给你搂搂？

乙　嗳！

甲　什么叫搂搂呀？

乙　就是看看。

甲　你说看看不就完了嘛！

乙　先生，你给我看看。

甲　给你看相搁会儿。先送你三卦，其中若有一卦不准，一卦不灵，你只要一摇头说：不对！你砸我的招牌。

乙　您招牌挂在哪儿呀？

甲　不！您请我吃饭。

乙　我请你吃饭？

甲　不不，我请你吃饭。

乙　嘿！有这好事。(旁白)随便他怎么说，我也说不对，让他先给我来一顿。(向甲)先生你看吧！

甲　您今年多大岁数？

乙　三十五。

甲　三十五岁，岁在甲子(可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变动)，看你这模样戳个，言谈话语，家里爱人只有一个，对不对？

乙　不对！这……对！对！

甲　要有多的您可说话。

乙　这……没有！只有一个。多了不违反婚姻法啦！

甲　这是先生的本事。

乙　这还是本事哪！

甲　三十五岁，岁在甲子，看您这模样戳个，言谈话语，你是中国人，对不对？

乙　不对！这……对，是中国人。

甲　要是日本人您可说话。

乙　不！中国人。

甲　不对我请你吃饭。

乙　对对！

甲　怎么样，先生的卦灵吧？

乙　嗯！灵。

甲　三十五岁，岁在甲子，看您这模样戳个，言谈语话，你爸爸比你大，对不对？

乙　这……对！

甲　不但大，还大的多呀！

乙　是大的多。

甲　先生有本事吧？

乙　你活动活动吧！

甲　怎么啦？

乙　就这个呀！除了算爸爸，就算我是中国人呀！

甲　这是拿您取笑。

乙　别打哈哈。

甲　这回给您看看，把手伸过来。

乙　（伸右手）

甲　看相不看手，必定没传授。

乙　嗯！

甲　（看手心）这有三道纹，这叫天地人三才纹。

乙　呕！

甲　别人看相看这三才纹，我不看这三才纹。

乙　您看什么呀？

甲　我看这道旁纹，相书上叫冲煞纹。

乙　我这冲煞纹生的好不好？

甲　不老太好的。

乙　您说说我听听。

甲　您不多心吗？

乙　君子问祸不问福。

甲　对，在麻衣神相第一本，第四十八篇，第二行有四句断语：

乙　怎么说的？

甲　掌中横生冲煞纹，少年必定受孤贫。

乙　对！

甲　若问富贵何处有，

乙　嗯！

甲　克死本夫您得再嫁人呀！

乙　我呀？我还再嫁人哪！

甲　掌法收回，看看您的气色。

乙　呕！

甲　啊呀！啧……看您这气色，青黄赤白黑，五色全不占，占一慌色。

乙　黄呀？我是黄点！

甲　不是黄，是慌，惊慌之慌。

乙　慌？好不好呀？

甲　不老太好的。

乙　您说说我听听。

甲　在麻衣神相第一本，第四十八篇，第三行，有四句断语：妇人生来面色慌，少年必定守空房，若要夫妻同到老，六十花甲做新娘。

乙　我呀？

甲　啊！

乙　啊什么呀！我是男的还是女的？

甲　（端详乙手掌）女的！

乙　嗨？我是男的。

甲　哎！女的。

乙　去你的吧！我是男的。

甲　真是男的？别让我问短罗！

乙　你问不短。

甲　男子看相伸左手，女子看相伸右手。您到底伸的哪只手呀？

乙　我不是伸的这只手吗！（不留意又把右手伸了出去）吆！毛病在这儿哪！什么左手右手，我从来没相面过，不懂得这一套呀！

甲　相面分男左女右，你伸出右手，我当然按女相来断啦！你伸错手怪谁呀！

乙　怪谁？你相面难道只看手不看人哪！

甲　麻衣神相怎么写，我就怎么看。

乙　这算什么本事呀！

甲　算什么本事？不信您伸左手给我看看。

乙　行！（不注意又把右手伸了出去！）吆！（发觉，换左手）又差点错罗！

甲　（摸乙手）这回还差不多，这才是男子的掌法。这只手是你的呀？

乙　废话！不是我的还是借来的呀！

甲　（将乙手五指分开）嗯！长的好。

乙　怎么好？

甲　五个手指头都分的开。

乙　啊？分不开不成了鸭爪子啦！

甲　好。指为龙，掌为虎。宁叫龙吞虎，不叫虎吞龙。龙吞虎必享福，虎吞龙必受穷。大指为君，小指为臣，四指为宾，二指为主。宾主相齐，君臣得配，可算个好掌法。掌中有八宫。明八宫：乾、坎、艮、震、巽、离、坤、兑；

暗八宫：休、生、伤、杜、景、死、惊、开。掌心要洼必定发家，掌心不洼必定不发家（用手挖掌）要洼……

乙　行啦！您别挖啦！再挖就漏啦！

甲　（将乙手向左翻）看完手心，翻过来看看手背。

乙　哎哎哎！有这么翻的吗？

甲　这么翻我省事。

乙　你省事我残废啦！

甲　（拉乙左手，又向右翻过去）

乙　吆吆吆！过辙啦！

甲　嘿嘿！

乙　您真大大咧咧。

甲　手背要看这三道浮筋，浮筋若露骨，终身必受苦，浮筋不露骨，终身必享福。看您这浮筋似露不露，大富大贵没有，一生食禄衣禄不缺。

乙　什么大富大贵，食禄、衣禄？你不想想现在是什么时代啦！

甲　麻衣神相怎么写，我就怎么说。

乙　好嘛！

甲　掌法收回，看看五官。

乙　何谓五官？

甲　（指前额）这是北关，（指下额）这是南关，（指左右）这是东关，这是西关（指鼻子）这是鼓楼，（指嘴）这是前门。

乙　画地图来啦！

甲　这是拿您取笑！眉为保寿官，眼为监察官，鼻为审判官，

嘴为出纳官，耳为采听官。五官若有一官好，必走十年旺运，若有一官不好，必走十年败运，（端详乙）咳呀！您有一官不好。

乙　哪一官？

甲　监察官。

乙　眼睛？

甲　对啦！

乙　呕！小点？

甲　嗯！不是。

乙　没神？

甲　（摇头）嗯！

乙　单眼皮？

甲　那没关系。

乙　那怎么不好？

甲　你长的不是人眼。

乙　你长的才不是人眼哪！人嘛不长人眼。

甲　你敢说长的是人眼？

乙　啊！

甲　我说几种眼睛你听听。龙眼人登基坐殿，凤眼人执掌朝阳，狮子眼登台拜帅，虎眼人威镇朝纲，鸡眼人好斗，狗眼人脸酸，蛇眼人曲曲弯弯，猴子眼生来伶俐，鸽子眼性软好绵，牛眼人主于大富大贵，猪羊二眼不得善终。西天如来佛，生来一对人眼，睁眼一看，能看十万八千里。你能看十万八千里？

乙　我？我连十里都看不见。

甲　那你说你是人眼？

乙　那我是什么眼呢？

甲　你是干什么的。

乙　说相声的。

甲　说相声的，为什么不开当铺呢？

乙　什么叫为什么不开当铺呀？

甲　你开当铺我才好说你是什么眼。

乙　你相不出来啦！

甲　不是我相不出来，是麻衣神相没有注明说相声的是什么眼。

乙　啊？

甲　我再看看。嗯！看出来啦！

乙　什么眼？

甲　骡马眼。

乙　什么？拉马车的骡马眼呀？

甲　啊！

乙　嗳！好不好呀？

甲　不老太好的。

乙　那您说说我听听。

甲　在麻衣神相，第一本，第四十八篇，第四行……

乙　哎哎哎！您怎么老是第一本，第四十八篇呀？

甲　我不就是这一篇背得熟嘛！

乙　好嘛！

甲　在麻衣神相第一本，第四十八篇，第四行有四句断语：

乙　您说说。

甲　骡马之眼不可夸，套上夹板自己拉，有人上前拉一把，酒换酒来茶换茶。

乙　是现在呀，是过去呀？

甲　麻衣神相没说是现在是过去，你现在看，就是现在。

乙　要是过去算您说对啦！是那么个社会，人与人是那么个关系；现在可没对，同志之间互相帮助，怎么叫酒换酒来茶换茶呢？

甲　你听着吧！这叫花木栏杆养鱼池，自己为难自己知，卖豆腐的佃了两亩薄沙地，江里来水里去；左手拿个搂钱的扒子，右手拿个没底的匣子，搂多少漏多少，临完您落四个大字。

乙　哪四个大字？

甲　瞎闹白冤。对不对？

乙　不对！照你这么说，我成了劳碌命啦？

甲　怎么不是劳碌命？

乙　我没搂过钱，也没漏过钱，合着你是蒙事呀！

甲　照这么看，您不服先生？

乙　当然不服。

甲　看手、看眼这不算先生的真本事。

乙　那怎么才算您的真本事呢？

甲　我能算准你当天作的事情，一点不差，那才是先生的真本事哪！

乙　那您给我算算。

甲　今天你早晨七点半起来的，对不对？

乙　对呀！

甲　起来洗完脸，漱完口，吃了碗老豆腐，俩果子①。

乙　嗯！对。

甲　上午在家里看了会书。

乙　嗯！不错。

甲　午饭是在×××吃的。

乙　对！

甲　吃了个木须炒饼②。

乙　嘿！

甲　还喝了二两酒，来了个小拼盘。

乙　对！

甲　一共吃了七毛六。

乙　不错呀！

甲　吃完饭，看了场电影。

乙　有这事。

甲　看的是××××。

乙　对呀！

甲　四点半就上园子来啦！

乙　嗯！

甲　坐的三轮。

---

① 果子——油条。

② 木须炒饼——用肉丝鸡蛋做的炒饼。

乙　对呀！

甲　现在您身上还有一块二毛八。对不对？

乙　对！太对啦！

甲　没错吧？

乙　一点都没错。先生。

甲　嗯！

乙　您算的怎么这么准呀？

甲　你也胡涂呀！

乙　我怎么胡涂呀？

甲　咱们俩不是伙计吗？

乙　你呀，别骗人啦！

训　徒

甲　说相声的（捧哏）

乙　甲的朋友（腻缝）

丙　甲的徒弟（逗哏）

甲　这回是我给您表演一段相声。

乙　您在这儿说哪？

甲　可不是吗，少见呀！

乙　忙呀！

甲　什么事这么忙呀？

乙　出了一趟洋。

甲　（旁白）嘿！他还出了国啦！您都到过哪洋呀！

乙　我出了一次绵阳（洋）。

甲　啊？

乙　出了一次简阳，到了一次洛阳，还去了一次衡阳。

甲　呃！我上了趟贵阳。

乙　呕！您也出过洋呀？

甲　废话！这叫出洋吗？

乙　这是取笑。我真是去过东西南北四大洋。

甲　呕！您既然去过，可以把外洋的风土人情、地理出产给我们介绍介绍吗？

乙　当然可以啦！

甲　那您说说，西洋出产什么呀？

乙　洋片呀！

甲　拉的那洋片。

乙　啊！

甲　我怎么没听说过呀？

乙　那是您没注意，大家不经常说吗："西洋镜"嘛！

甲　啊？那西洋镜就是西洋出的呀？

乙　当然啦！

甲　好嘛！那北洋出什么呀？

乙　出洋钱。

甲　怎么出洋钱呀？

乙　"北洋造""北洋造"嘛！

甲　好嘛！南洋出什么呀？

乙　南洋出大联珠烟卷儿。

甲　呕？

乙　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嘛！

甲　是呀！（思索）大概东洋出产最丰富啦！每省每市都有他的产品。

乙　（笑）对啦！

甲　东洋一定出……

甲
乙　（同说）东洋车。

甲　我就知道嘛！您活动活动吧！

乙　出洋我倒没出过。

甲　我看您就等着出秧吧！

乙　什么出秧呀！反正我们中国我是走的差不多啦：东边到过东北鸭绿江，西边到过西藏的喜马拉雅山，南边到过海南岛，北边到过长白山。东岳泰山，什么南岳衡山，西岳华山，北岳恒山，中岳嵩山，咱们全都去过。

甲　您一天吃饱了饭，没事净旅行干什么呀？

乙　到处访高人呀！"通达人情即学问"，我把咱们中国书是念完啦！

甲　啊？

乙　富裕出时候来，到处访访名人，增加点知识。简单对您说吧，我这肚子里没别的，全都是学问。

甲　是呀？我看您这肚子里不是学问。

乙　那是什么呢？

甲　全是大粪。

乙　好说，你一肚屎。

甲　您让大家看！您往这一站，面目可憎，语言无味。

乙　嚯！这家伙嘴真损呀！

甲　什么出洋啦，什么到处访高人啦，真正的高人你就没访到。

乙　哪位高人呀？

甲　就是我徒弟。

乙　唷！您的徒弟呀？

甲　啊！高人嘛！

乙 怎么高法?

甲 穿一丈身长的大褂。

乙 呕！身量高呀！

甲 不，不，学问高。

乙 您那徒弟还能有什么很高深的学问呀?

甲 您怎么知道我徒弟没学问呢?

乙 冲您这样儿我就能估计的出来呀;师傅不明弟子拙嘛!

甲 话可不是这么说: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”，有状元徒弟可就没有状元师傅。再说我这徒弟是带艺投师。来的时候就一肚子的学问，到我这儿不过深造深造。

乙 呕！他都有什么学问呀?

甲 什么学问哪，你站好罗。

乙 干吗呀?

甲 免得我说出来吓你一个筋斗。

乙 我也不至于这么胆小呀!

甲 要说我这徒弟上知天文，下晓地理，诗词歌赋，诸子百家，没有人家不懂的；琴棋书画，医卜星相，三教九流，没有他不明白的。经常跟孔夫子一块看报，跟……

乙 您先等会，他赶上孔夫子了吗?

甲 小孔夫子。

乙 好嘛!

甲 跟孟夫子一块常聊天，颜回他们天天作诗，子路他们没事就一块踢足球。

乙 嚯!

甲　要不怎么说有学问呢！

乙　说了半天您这位徒弟来了没有？

甲　来啦！

乙　既然来啦，您把他请出来，我们会会。

甲　干吗呀？

乙　跟傯[①]聊聊天，长点学问呀！

甲　你跟他聊天，你连话也答不上呀！

乙　我这么大个子连话都答不上啦！

甲　他一嘴的文言呀！三句话就是句四书，五句话就来个典故，你听的懂吗？

乙　听不懂向傯学呀！

甲　好吧！看你虚心至诚。

乙　啊？我这儿求神仙哪！

甲　我把他叫出来，跟你谈谈。谈可是谈，你可别说文言话，可别拐文。

乙　怎么？

甲　你那文言话，拐文，都不通呀！你一说他都能笑掉大牙，一生气就能不理你。

乙　瞧瞧。

甲　等会我给你叫他。

乙　你那徒弟叫什么名字呀？

甲　叫别扭。

---

① 傯——北京土语，音tan。

乙　好名字。

甲　别扭，别扭，别扭！

乙　没来呀？

甲　来啦！跟我一块来的嘛！大概又弹球去啦！

乙　啊？那么大的学问还弹球哪！

甲　你懂的什么呀！弹球锻炼身体。别扭，别扭？嗳！我的小祖宗！

丙　嗳！（从后台上场）

甲　在这儿等着我哪！

乙　爷儿俩玩笑。

甲　你看见了没有（指乙），那边站着那个，脑袋跟手溜弹似的，他要找你领教领教。你随便跟他说俩句，把他打发走了就算啦！

丙　（点头）

甲　（对乙）过去谈谈吧！小心点。

乙　好吧。来啦！

丙　来啦？

乙　还真是个人。

甲　废话！不是人还能说话。

乙　跟谁来的？

丙　跟我师傅来的。

甲　（对台下）您听嗓音多宏量。

乙　谁是你师傅呀？

丙　（指甲）您。

甲 听听："您"。没有你我他它，多文明呀！

乙 行啦，您别捧场啦！我跟您徒弟说话，您在旁边多言多语的干吗呀？

甲 好！我不开腔。（甲就不听他两人的谈话）

乙 干什么来啦？

丙 说相声来啦！

乙 会几段呀？

丙 会三四段。

乙 贵庚啦？

丙 吃了饭啦！

乙 啊？我问您贵庚？

丙 吃的炸酱面。

乙 唷！就这个呀。行啦，（向甲）我问问你吧！

甲 怎么样？你没词了吧？我不告诉你了吗，你最多说五句，就没词啦！

乙 什么呀，漏啦！

甲 漏啦？漏了找房东呀！

乙 呕！房子漏呀！

甲 什么漏啦？

乙 你徒弟话漏啦！

甲 （大声）什么？

乙 你要咬我呀？

甲 我徒弟话漏啦，这不是开玩笑嘛！你问的话漏啦！

乙 我问漏啦？

甲　你怎么问的？

乙　头一句我问他："来啦？"

甲　他怎么说呀？

乙　他说："来啦！"

甲　啊！这话有错吗？可不是来了嘛！呕，你问他来啦，要让我徒弟说没来，象话吗？

乙　您别着急呀！

甲　你毁坏我们徒弟的名誉，我还不着急哪！

乙　您听下头呀！

甲　下边你怎么问的呀？

乙　我问他跟谁来的？

甲　他怎么说的呀？

乙　他说："跟我师傅来的。"

甲　当然是跟他师傅来的呀！我是他师傅嘛！呕！不是跟他师傅来的，跟他师娘来的？

乙　您别忙呀！我问他："谁是你师傅呀？"他说："您。"

甲　怎么啦，这话有错吗？他字下边一个心字念您，这是尊敬。能象你似的吗，一嘴的你我他仨。

乙　我也倒了霉啦！我问他："干什么来啦？"

甲　他说什么呀？

乙　说相声来啦！

甲　啊！说相声来啦！不是说相声还是娶媳妇来啦？

乙　你这人怎么抬杠呀？

甲　不是我抬杠，是你说的那话气人。我徒弟说漏啦，象话吗？

乙　我问他："会几段?"他说："会三四段!"

甲　这话有错吗？他这是谦虚呀！古人有云："天不言自高，地不言自厚，人不言自能，水不言自流呀!"他说会六骡车，有这么说话的吗？

乙　您别着急呀！我问他："贵庚啦?"他说："吃了饭啦!"

甲　可不吃了饭啦嘛！什么时候啦，都两点多啦，还不吃饭。

乙　啊？我问他："贵庚?"他说："吃的炸酱面。"

甲　本来吃的炸酱面嘛！我教徒弟天天炸酱面，炖肉烙饼。象你哪，净给徒弟窝窝头吃。

乙　这是哪跟哪儿呀？我没问他吃了饭没有。

甲　您问的是什么？

乙　我问他贵庚？他说吃了饭啦！

甲　什么？贵庚？贵庚是问你吃了饭啦嘛？（冲乙瞪眼）这么大个子，难为你怎么活来着！

乙　呕！我说的呀？

甲　啊！可不是你说的嘛！

乙　嗐！你徒弟说的呀！

甲　（微笑）嗯！我徒弟说的。不能。嗯！绝对不能。象我徒弟那么大学问，你问他贵庚，他说吃了饭啦！还说吃的炸酱面，这不是笑话吗？

乙　不信，您再问问呀！

甲　我问可是问，要是他没这么说，你可留神。我非跟你拚命不可。

乙　至于吗！您问吧！

甲　您听着！（转向丙）你听着呀：刚才那个他吃了饭没事干啦，找你谈了几句话，他说你说的话漏啦！我再问问你，你可注意一点，我怎么教的你就怎么说。

乙　对！

甲　您听着哪！（向乙）

乙　您问。

甲　来啦！（向丙）

丙　来啦！

甲　怎么样？没错不是。

乙　是呀！这句是没错，您往下问。

甲　头句没错，下边也错不了。

乙　那可不一定。

甲　跟谁来的呀？

丙　跟我师傅来的。

甲　谁是你师傅呀？

丙　您。

甲　（向乙）听见了没有，分的清楚。您问的时候就要说您，我问的时候就要说您。真乃孺子可教也！

乙　行啦！您就别拐啦！

甲　干什么来啦？

丙　说相声来啦！

甲　会几段呀？

丙　会三四段。

甲　（向乙）怎么样？没错吧！我说的呢，我徒弟的话还会说漏啦！

乙　嘿嘿，您问他贵庚呀？

甲　问那句干什么呀？问不问的不要紧。

乙　不要紧？毛病都在那句上哪！

甲　没错！前边满对。

乙　您就问贵庚吧！

甲　您这人怎么死心眼呢？

乙　不是我死心眼，刚才您把您徒弟说的太高啦！您非问这句不可。

甲　非问这句？

乙　对啦！

甲　好！你听着。倒楣就倒在你身上啦！

乙　嘿！

甲　（向丙）你贵庚啦？

丙　吃了饭啦！

甲　啊？

乙　（旁白）嘿嘿，怎么样？

甲　（生气）我问你贵庚啦！

乙　我吃的炸酱面。

甲　啃！

乙　得！

甲　完啦，完啦，一切全完啦！（学旧电影演员念台词）你这跟要我的命差不多呀！

乙　嘿嘿！

甲　刚才我替你吹了半天，又什么“上知天文，下晓地理”啦！“诗词歌赋，诸子百家”啦！一肚全是学问。有学问的人就象你这么说话呀！贵庚吃了饭啦！

乙　是嘛！

甲　你只顾这么随便一说呀，你师傅受的了受不了呀！大家谁不知道×××（甲名）×老夫子有学问呀！

乙　老夫子呀！我看你象老兔子。

甲　你这是怎么说话哪？您师傅这么大的学问，教出你来，就会说贵庚吃炸酱面啦！你这么一说岂不把师傅的（摇头晃脑的说）“一世英名付于流水乎！”

乙　行啦！您别拐啦！

甲　再说也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呀！跟小孩说话，什么不好问呀，非问贵庚呀？

乙　嗳，这句大概是骂我哪！

甲　照你今儿这么乱说，不给你点厉害你也记不住。

乙　对！管教管教。

甲　我不能打你，打人那叫野蛮举动。也不能骂你，骂人失了我的身份。

乙　那怎么办呢？

甲　回去叫你师娘蒸五百包子，撑死你。

乙　没听说过。

甲　记着！二天再有人问你贵庚，那不是问你吃了饭啦，也不是问你吃炸酱面，那是问你呀，洗了澡没有？

乙　啊？合着师傅也是混蛋呀！

甲　怎么，我这句也不对？

乙　本来不对嘛！

甲　好，我也没词啦！

乙　听听！就这样还张罗着教徒弟哪！你简直是误人子弟呀！

甲　是是！

乙　什么叫是是呀！刚才你把你徒弟说的不得了啦：什么又上知天文，下晓地理啦！什么又跟孔夫子一块看报啦！跟孟夫子一块聊天啦！那个孔夫子，卖烤白薯的那个孔（哄）夫子呀！

甲　得啦，您哪！

乙　我真替你们爷俩害臊。这么大个子，往台上一站连句囫囵话都不会说。

甲　嗳！

乙　叫我说你们什么好哨，（向丙）别看我教训了你们半天，我得告诉你贵庚这句话是问什么，教你顺便教教你师傅。

甲　您多指教。

乙　（向丙）贵庚是吃了饭啦！吃的炸酱面？象话吗！贵庚是问你洗了澡没有！就这么教徒弟呀！

甲　（假笑）嘿嘿！

乙　（向丙）二天再有人问你贵庚呀？不是问你吃了饭没有，也不是问你吃了炸酱面没有，（向甲）更不是问你洗了澡没有？

甲　那贵庚是问什么呢？

乙　是问你结了婚没有。

甲　走！合着今儿我们台上来仨混蛋哪！

乙　贵庚不是问结了婚没有呀？

甲　当然不是啦！

乙　那这句我也马虎。

甲　好嘛！瞧瞧我们仨人这份出息。您当我们真不知道哪。贵庚是问多大岁数！你贵庚啦？

丙　八岁啦！

甲　这不就对了嘛！二天有人问你贵庚啦，你就说八岁啦！你要是忘了八岁啦，说属什么的也行。你属什么的呀？

乙　属耗子的。

甲　这不结啦！（向乙）您再问问吧，这回准没错啦！

乙　我问问。贵庚啦？

丙　八岁啦！

乙　属什么的呀？

丙　属耗子的。

甲　（旁白）怎么样！

乙　贵庚啦？

丙　八岁啦！

乙　属什么的呀？

丙　属耗子的。

乙　贵庚啦？

丙　八岁啦！

乙　属什么的呀？

丙　属耗子的。

乙　（加快）贵庚啦？

丙　八岁啦！

乙　属什么的呀？

丙　属耗子的。

甲　行啦，行啦！你都把小孩问糊涂啦！

乙　这回还差不多。

甲　本来嘛！还是咱们哥俩说说话吧！

乙　对！小孩有意思，还真聪明，一教就会。

甲　您夸奖。

乙　您小时候就差点。

甲　那可跟不到他。

乙　再说，你们老太爷教您，也没有象您教他这么肯下工夫呀！

甲　那可倒是。

乙　提起你们老太爷来啦，昨儿我还在王府井大街碰到您啦！

甲　是呀？

乙　手里的落着个包袱！

甲　那是瞧姑奶奶去啦！

乙　满面红光的，身体还是那么硬朗！

甲　托您福。

乙　真格的，老太爷今年贵庚啦？

甲　我爸爸……

丙　八岁啦！

甲　嗐！没问你。

丙　呕！

甲　（向乙）您这人也不对，问老太爷有问贵庚的吗？

乙　那问什么呀？

甲　要问高寿。

乙　老太爷高寿啦？

甲　八岁啦！嗐！我也糊涂啦！八十六啦！

乙　八十六？属什么的呀？

甲　我爸爸……

丙　属耗子的。

甲　嗐！没问你。

丙　呕！

甲　二天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，我跟别人谈心你就在一边老实呆会儿，不准你说话。别人要问你："为什么不说话呀？"你就说："我师傅不叫我言语。"当着我呀就说我不叫你言语。听到了没有？

丙　（点头）

甲　还是咱们哥俩说话吧！

乙　我见了老太爷我不能不招呼一声呀！

甲　当然啦！

乙　我过去给他请了个安："大爷您好啊？"

甲　我爸爸说什么？

乙　您爸爸没言语。

甲　年纪大啦！耳背，您大点声。

乙　我说："大爷您好啊？"

甲　我爸爸说什么呀？

乙　您爸爸没言语。

甲　您惊动惊动。

乙　我一拉他的衣裳："大爷您好啊？"

甲　我爸爸说什么呀？

乙　你爸爸到底没说话。

甲　（自思）我爸爸为什么不言语呢？

丙　你不叫我言语嘛！

甲乙（同指丙）呕！还是你呀！

酒　迷

今天这段节目呀，是谈酒。酒是古人杜康所造，"杜康造酒刘伶饮"嘛！据说，当初的酒加了四种骨头，两味药引子。哪四种骨头呀？蚊子骨头，猴子骨头，狗熊骨头，老虎骨头。怎见得加了四种骨头呢？二天您留神，您看那天天喝酒的主，才喝没什么，只要喝的一过量，那骨性就发作啦！明明只有四两的量，要是喝五两呀，毛病就来啦："大……大哥，我这人就是爱喝几盅盅盅……酒酒酒嘛！有有……个个意思呀！"前三皇，后五帝，全想起来啦！在您耳边上嗡嗡个没完。这是蚊子骨头发作啦！继续再喝一两，得！脸也成了茄子啦，脖子也粗啦；又抓脸，又挠腮。这是猴子骨头发作啦！如果再继续喝一盅，他是又伸手，又动脚："大……大哥，我呀呀呀……就就是爱……（作抓人状）"甭说，这是狗熊骨头发作啦！这时候千万别让他再喝啦，如果他要是还喝呀，您可得赶快跑。要是跑慢啦，等他那老虎骨头发作罗，您非挨顿揍完不了。要不怎么说，这酒喝多了害人呢！

加的那两味药引子，更不是玩艺啦！一味是闹莲花①，一味是疯儿动②；要不怎么说喝多了要闹酒疯呢！

---

① 闹莲花——土语。爱打闹的意思。

② 疯儿动——土语。神经病。

其实，这个酒呀，的确是药，少喝有好处，舒筋活血嘛！不过这个酒，就是不能多喝，喝多了不但对身体有妨碍，并且还耽误事。“酒醉如小死”。喝醉了什么事也不能干啦！再说喝多啦，足这么一吐——倒酒，说不定就病几天。您说，花钱找罪受，这是图什么许的呢？天天醉生梦死，这可真不是个事儿。

酒喝多了，不但有这么些个害处，弄不好还许弄成废人——酒迷嘛！您想喝酒都成了迷症啦，那人还不报废呀！

过去，在我们北京，我的街坊有个人爱喝。他这个爱喝呀，都出了圈①啦！最爱喝的也不过每天喝三顿，一天三个醉。我们街坊可不行，天天酒不离嘴。脖子上挂个酒葫芦，口袋里装十几颗甘草瓜子。走一步得喝一口，喘口气也得喝一口。少说着，一天没十斤酒就算活不了。别看酒喝的多，可不吃菜，拿起颗瓜子来舔舔就行啦。十几颗瓜子能吃三天。要是来块豆腐干呀，起码能吃半年。到睡觉的时候该不喝啦！不喝？睡的着吗？作梦的时候都得来点酒渗着，要不然连梦都作不安生。睡着了不没法子喝吗？他有主意呀，作了个木架子，放在床上，上边挂个瓶子，医院打盐水针用的，里边装满了酒，下边安个皮管，中间一个小玻璃葫芦，皮管一头安在瓶子上，一边衔在嘴里，一滴一滴的往嘴里渗。嘿，这一夜他睡的美极啦，天亮他也醒啦，正好瓶子里的酒也完啦，再把酒葫芦往脖子上一挂——接碴喝。

要说他们家的日子就算够过的，父母早亡，就是哥儿

① 圈——范围。

俩，也没分家。哥儿俩也都娶了媳妇啦！大爷管家。家里开着两买卖：一个杂货铺，一个糟房。酒迷喝酒甭花钱，二掌柜的嘛！哥哥嫂子随常劝，他老婆可不敢劝。老婆劝他，怕老虎骨头发作了——活不了呀！

有天他哥哥对他说："兄弟，你天天这么喝，可不是个事儿呀，把人都喝废啦！什么事也不能作啦！咱们这个家当，别说你一天喝十几斤酒，就是一天喝个百儿八十斤的也供的起呀！可是你想想，照你这么喝，这一辈子不就完了嘛！"

"哥哥，您别认为我真有瘾，其实我喝不喝的倒没有关系，我这是心瘾。"——啊？他这还是心瘾哪！"要喝我一天喝个三十斤五十斤的也不算什么，要不喝我一年也不想。"

"行啦，兄弟。你还一年哪，晚上睡着了你还得三斤半哪！"

"哥哥，我不胡弄您，不信我明儿就戒酒。"

"我是不信，没法信呀！去年你说戒酒，好嘛，三天没照面，我叫人到处找你，你住在烧锅那儿啦！这倒好，喝酒甭打去啦，省得跑路啦！"

"哥哥，这回是真的。"

"你说什么我也不信。"

"哪怎么着您才能信呢？"

"怎么着才能信呀？除非依我一件事，我就相信你真戒了酒啦！"

"什么事？您说吧！"

“昨儿我出去逛马路去啦，看到咱们胡同口有一家，门口贴了张红帖，要雇个底下人，一天没有什么事，就管看门，但是不要喝酒的。如果你能在那儿干上仨月，我就信你真戒了酒啦！其实咱们家也不在乎你赚这俩钱儿，咱们家还雇得有底下人老妈子哪！不过为的是叫你戒酒。”

“行！哥哥，您放心，我这就去。”

“好吧！如果你真戒了酒，回来这家就归你管。”

酒迷到自己屋里换了身比较干净的衣裳。当底下人干吗还换衣裳呀？因为平常酒迷仨月也未必换一次衣裳，换一次衣裳不得耽误十几分钟嘛，不是得少喝几十口酒嘛。跟老婆留了个话就走啦！按着他哥哥说的地方，到那儿一看，门口真有张红帖：

“本宅征求仆人一名，月薪两元，兼供食宿，愿者请进面议。”

下面又注了一句：

“注意：会喝酒者免进。”

干吗这家雇底下人不要会喝酒的呀？因为这家主人就爱喝酒，还专门爱喝好酒。家里就他一个人，天天白天不在家。雇个底下人就为的看门，他怕他不在家的时候底下人偷他的酒喝。

酒迷一看红帖：

“嗯！是这儿，没错。”

大门开着哪，酒迷就进去啦。到堂屋一看呀，好嘛，还有仨，也是来当底下人的。

这么个时候，主人出来啦：

“你们四人都是来当底下人的吗？”

四个人异口同声的说：

“是！”

“我可不能全要，只要一个。我考考你们，谁好，我就留谁。”

怎么个考法呢？这位拿出个瓶子来，里边装了一瓶黄酒。把盖打开啦，叫头一个闻：

“闻闻，这是什么东西呀？”

头一个一闻，心想：这谁不知道呀！

“这是黄酒。”

本家一听：唔！既知道是黄酒，大概会喝两盅，这个人不能用。

“你站这边来吧！”

又问第二个：

“这是什么东西呀？”

第二个一闻：

“嘿嘿，绍兴。”

唷！这个更不能用啦，他都知道绍兴的黄酒出名呀！

“你呀，也过去吧！”

问第三个：

“这是什么东西呀？”

第三个一闻，要露一手，好把他留下：

“嘿嘿，花雕。”

啊！酒中极品呀，那还能用呀！

就剩下酒迷啦！

"你闻闻这是什么东西？"

酒迷早明白本家是什么意思啦：

"我闻着好象是茶。"

嘿！这个人真可以呀，他连酒都闻不出来，甭说，没喝过酒呀！

"你留下吧！"——他把酒迷留下啦！

当天，这位本家不放心，虽然刚才问他，他说是茶，万一他要会喝酒呢？看着他一会，有酒瘾没有酒瘾，半天就看出来啦！上半天本家没出去。好嘛，酒迷可受不了啦！脸也青啦，眼也直啦，还直流哈拉子。

本家一看：唷，这是怎么话儿说的，才来就病啦！

"你不舒坦呀？吃点药吧？"

"不用，不用，等会就好啦！"

他自己明白呀，什么药也治不了他这种病呀，非酒不可呀！酒迷咬着牙，半天真没喝。到了下午，本家还是不放心呀，要出门，怎么办呢？他搬了一个梯子，把两瓶酒：一瓶花雕，一瓶白干，往房梁上一挂，一只烧鸡往桌上一摆，用个海碗一扣。

"我出去啦，小心点门呀！"

"嗳！"

"房梁上挂的那两瓶可不是酒啊！一瓶是白砒，一瓶是红砒，可别吃呀！吃了肠子就得断，人马上就要死呀！"

“嗳！”

酒迷斜眼一看颜色，就知道一瓶是花雕，一瓶是白干。他对于酒上比本家有研究呀！

本家刚走，他就把梯子搬来啦，两瓶酒取下来，先喝黄的，后喝白的。干吗这么急呀？酒瘾都快把他憋死啦！烧鸡就酒，真美。没多大工夫，两瓶都下肚啦，烧鸡也吃完啦，脸色也变过来啦！他把鸡骨头往后院一丢，瓶子往地下一放，往门口一坐。这时候他这份舒坦呀，就甭提啦！

本家出去了半个钟头，还是不放心：“我今儿怎么啦，老不放心那酒呀，还是回去看看吧！”到家一叫门，酒迷把门开开啦，一股酒味直喷人。本家一想：糟啦！一看房梁：“唷，没啦！”再一看桌上烧鸡，也不见啦！这下可把本家气急啦！

“鸡呢？那俩瓶子呢？”

“（哭着说）您不知道，您才走，我刚想歇一下，这么个时候来了个倒楣猫，一嘴就把烧鸡叼跑啦！我后边就追，一边追，一边喊：‘你别吃，那是我主人晚上吃的。’敢情这猫不懂人话。”——多新鲜呀，猫本来就不懂人话嘛！

“它连跑带蹦，从后墙就跑出去啦，我追也追不上。我越想越难受。我想：您待我这么好，四人当中就把我留下啦！一个月两块还管吃管住，一天什么事也没有，只看门，我连这么点事都没作好，连只烧鸡都没看住，我还有什么脸见您呀！只有用死来报答您。死，怎么死呀？上吊勒得脖子疼，跳河又怕喝水。我想起来啦，您临走的时候不是说：房梁上的俩瓶子，一瓶是白砒，一瓶是红砒，人吃了肠子就得断，

马上就得死。我想：这样死倒痛快，我一口气就把两瓶砒霜都吃下去了。吃下去肠子倒没断，人也没有死（转笑），就是头有点昏呀！”

本家一听：“好嘛，一口气喝两瓶，只是头有点昏，敢情酒量比我还大呀！你走吧！”

干了半天就叫人家给哄出来啦！

酒迷出来，哪也没去，先上烧锅来了五斤，把上半天的找补上啦，溜溜达达的回家啦。

进门他哥哥一看：唷，半天就回来啦！

“怎么这会儿就回来啦？”

“他不用我啦！”

“甭说，一定又喝酒啦！”

“我没喝，只尝了两瓶。”——听听，尝尝就是两瓶。

他哥哥一听：“唉，兄弟，你怎么得了呀。我看你这条命非送在这酒上不行呀！”

他哥哥劝他，不由得口占一绝：

劝弟莫贪瓮头春——瓮头春就是酒啊！

劝弟莫贪瓮头春，

多制绫罗穿在身，

你看现在世间事，

只认衣衫不认人。

对嘛！过去那会势利眼呀，有钱的王八大三辈，没钱的爷爷三孙子嘛！你要穿的好哪，走到哪儿都吃香，人人都奉承你；要是穿的破呀，就没人理你，恐怕沾上穷气。

酒迷一听：怎么着，多制的好衣衫？那有什么用呀，酒比衣衫强多啦！酒迷一高兴，也来了四句，是这么说的：

一生只爱瓮头春，

不爱绫罗穿在身，

有朝一日人死后，

衣衫也要化灰尘。

他哥哥一听：嘿，气人哪！衣衫也要化灰尘，这么说他是非喝不可呀！

"兄弟，这么说你是非喝不可呀？"

"对啦！哥哥。"

"戒不了酒啦？"

"戒饭容易，戒酒呀？咱们是老和尚看嫁妆。"

"此话怎讲？"

"下辈子再说啦！"

"好，喝喝喝，我叫你喝，我让你喝个够！"

这下把他哥哥气急啦！他哥哥叫人买了个大水缸，粗里两人都搂不过来，一人来高，找了个缸盖，中间钻了个眼儿。到烧锅叫人送来了五百斤老白干，往缸里一倒，差一尺多点就齐缸口啦。叫酒迷：

"过来！"

"什么事呀？"

"你不是非喝不可吗？"

"是呀！这辈子可戒不了啦！"

"把衣裳全给我脱罗！"

“脱衣裳干吗呀?”

“喝酒呀!”

“嘿嘿,新鲜,喝酒还要脱衣裳。”

“你不是说衣衫也要化灰尘吗?脱呀!”

旧社会,长兄为父嘛!酒迷强也强不过,只好把衣裳脱光罗吧!

“跳缸里去!”

酒迷爬进去啦!他哥哥叫人用缸盖一盖,找了半扇磨,磨眼对缸盖眼,往上一压。亲笔写了四张封条,四周一贴——把酒迷泡在酒缸里啦!

他哥哥跟家里所有的人说:“谁也不准撕掉封条把二爷放出来。要是谁把二爷放出来,我就把谁泡酒缸里头。”

大家一听,受不了!谁要泡俩钟头,那不成了醉螃蟹啦!

大爷是一家之主呀,他的话谁敢不听呀!

大爷叫人走开,谁也别管酒迷。大家都走啦!这回酒迷站在酒缸里,可遂了心啦,酒刚刚到他下巴颏这点,一低头:吱儿一口。“叭叭,嗯,有意思,老白干,还真是二锅头。”——他还品味哪!“这回更方便啦,省得酒葫芦老挂在脖子上,多麻烦呀!这多好呀!”

酒迷在缸里足这么一过瘾,他倒遂心啦!到了后半夜,大伙儿都睡啦,酒迷老婆可急死啦!心想:“完啦,多半天啦,不醉死也得泡死呀!他在世虽不务正业,可总算夫妻一场呀!呜呜……我得去吊祭吊祭他。”——夫妻总是夫妻嘛!

酒迷老婆到了缸边,一听里边没动静:“完啦,过去啦!”

心里一难过，顺口就来了四句诗。娘家是读书的人嘛，她也念过《女儿经》、《列女传》，也会作个诗什么的。她是这么作的：

哥哥说话你不听，

故此将你泡酒中，

夫妻若得重相见，

除非三更梦魂中。

——夫妻一场呀，要想再见面也就只有在梦里啦！

他老婆在外边哭着说的话，念的诗，酒迷都听见啦！他眼泪也下来啦："唉！都为我爱喝，让我老婆跟着我受罪，我怎么对得起人家哪！"

"呜呜呜……"

还哭哪！我得告诉她我没死哪！得劝劝她呀！

酒迷当时对着缸盖上那眼儿就喊：

"喂喂！"

他老婆一听："唷，敢情还没死哪！"笑啦！把耳朵往眼儿一靠，想听听酒迷要说什么。酒迷打算在缸里安慰安慰他老婆，也作了四句诗。是这么作的：

贤妻莫要泪悲哀——劝他老婆别难过。

哥哥(的)封条谁敢开——嗯，是不敢开。

你若还念夫妻义，

给我送块咸菜来——还喝哪！

飞笔点太原

这段相声，说的是书法家的故事。什么叫书法呀？就是写字。过去读书人都写毛笔字，写得好的，就是艺术品，可以刻成碑帖，流传后代，让大家学。说起写字，有的人学问满高，字写出来可实在不怎么样；有的人书没念过几本，连封平安家信都写不通，可是他的字写出来还看的过。据说这写字一半是天才，一半是工夫。"字无百日工"，这句话不错。字写不好，架不住天天写，天才差点的也能写出好字来。

大家都说我的字写得就不错。嘿嘿，这可不是跟您吹，我写的还是真不错。近代的书法家敢说写不过我。何以见得呢？他们字写的好只能卖，我的字不但能卖，还能当。由这一点您就知道我的书法如何啦！

解放前我时常当字，没钱花就当。找张白纸，"刷刷刷"写好喽拿到当铺往柜上一放："当这个。"站柜的拿过去一看："当多少？""十块。"连价都不还就写十块。您就知道我这字写的怎么样啦！您可听清楚，是我这张字纸包着二钱重的金箍子才当十块哪！哈哈！笑话，我的字要写的好，我就卖对子去啦！

真正写好字的，称为书法家，这可不容易。得大家都公认，那才行哪！您看颜、柳、欧、赵、米、蔡、黄、苏，这

都是大书法家。各成一派，独具一格。各人的字有各人的风格。要不怎么后来学字都学这几位呢？

有的人说这几位的字写的倒都很好，可是比不过二王，就是王羲之、王献之父子。这话可不错，不但现在人说王羲之字写的好，就是当年的人，也没有说王右军字不好的。他怎么能成这么大的名呢？这里有个窍门，一来是写的真好，二来是他的字不外传。写完就烧。物以稀为贵，所以他的字越难得，就越成名。两毛钱写副春联，外送仨小福字，连纸钱都有啦，写的再好也成不了名呀！

王右军的真迹，别说现在找不到，就是当时也不容易呀！现在我们想看王羲之的字，就是那份碑帖，《大唐三藏圣教序》。这还不是王羲之写的，是唐朝一位和尚集的。据说这位和尚给了王羲之后辈不少钱，在他家里翻。什么帐本呀，对联呀，批的书呀，到处找，有一个算一个，就这么把这份碑帖凑起来的。您想，这些字能可靠吗？有些是王羲之写的，有些就不是他写的。您想：帐本上那些字，有些是大师傅写的也说不定。您看看，想看王羲之的字多难呀！

现在难呀，当初也不容易。随便给多少钱他不写呀！那些财主们，想个王羲之的单条都想疯啦！随便托谁去说，要多少钱给多少钱，王羲之就是不写。这些人一商量，怎么办呢？人多主意多，大家想出个办法来：花钱雇小偷，专门去偷王羲之的鹅。因为王羲之最爱养鹅啦。"羲之放鹅"嘛！他喂了几十头鹅，一头赛一头的那么好。天天自己喂，自己刷洗，晚上自己清数，往笼子里一关。嗜好嘛！雇小偷偷他两头好

的，王羲之一定得找。怎么找呢？就得写告白条。那时没报纸呀！没法登报呀！

嘿！这个法儿还真灵，偷了他两头鹅，果不然的第二天街上告白条就出来啦：

"本人昨晚，偶然不慎，走失白鹅两头，如有仁人君子送回者酬银五两。闻风送信找到者，酬二两，决不食言。王羲之启"

告白条这一贴出来，大家派人撕下来分；雇小偷的钱出的多的分两张，钱出的少的分一张。拿到裱糊铺用上宣贡绫一裱，拿回家过往客厅一挂。王羲之的亲笔中堂嘛。据说，当时这么个中堂值一千两银子。您想要是搁到现在，嚯，那就值远去啦！

王羲之写了找鹅告白条第二天，鹅就自己回来啦，也没人要钱。过了几天又丢了两头，王羲之又写告白条找鹅。就这样三四次，王羲之明白啦。"唔！这不是偷我的鹅哪，这是偷我的字哪！我不写啦！"他不是不写了吗，这鹅也不丢啦！您就知道王羲之这字，写的怎么样啦！

王羲之字写的好不但凡间公认，就是上界也公认。何以见得呢？有一回，上界修南天门，门楼子修好啦，玉皇大帝想写块匾，就问太白金星：

"咱们上界谁字写的好呀？"

"启奏吾皇，上界没有写好字的。"

"一个都没有吗？不是吕洞宾写的不错吗？"

"差得远！"

"曹国舅写的怎么样呀？"

"更不行啦！"

"照你这么说南天门这三个字就没人写啦！"

"上界没有，凡间倒是有一位写好字的。"

"谁呀？"

"王羲之。"

"快点派人去跟他说，要多少钱给多少钱！"

"您给多少钱他也不写。"

"那怎么办呀？"

"必须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……"——合着要王羲之的字都得用计。

太白金星当时叫过来鹤鹿二童："你们俩人变俩小孩，带一对好鹅，到王羲之那儿去卖鹅，他要问你，你们就这样说……"

鹤鹿二童奉命，当时就下凡啦！在上界别了一对好鹅，一公一母，到王羲之那儿来啦！到了门口就喊："卖鹅，卖鹅！"

王羲之正在书房喝茶哪，听到大门外边有人喊卖鹅，这倒得出去看看，他喜好这玩意嘛！

到了大门口一看是俩小孩，长的还真乖，每人穿了一身蓝布裤褂，一个人手里抱着一头鹅。

王羲之一看这对鹅："嘿！难得，真没见过这么好的种。再说怎么喂的这么好啊？冲头上这'包'，这没处找去，红的，比鹤顶还要红哪！"——当然啦，神仙喂的那还错的了吗！

“怎么卖呀？”

“不卖！”

“不卖你喊什么呀？”

“送的。”

“送？”

“对啦！谁要管我们哥俩的饭，我们就把鹅送给谁。我们父母双亡，无家无业，我爸爸就给我留下这俩头鹅。鹅就是我们的命，我们的命就是鹅。”

王羲之一听，管饭，这不算什么。

“进来吧！”

俩小孩跟着就进去啦。

从这天起，这俩小孩就算王羲之的书童啦！除了伺候王羲之以外，就是喂鹅。

自从他们俩来了以后，不但他们带来的那俩头鹅长的好，连原来的鹅都变样啦！越长越肥，毛越长越亮，包越长越大。王羲之高兴啦！由物爱人，对这俩小孩也是另眼看待。

过了半个多月，王羲之正在书房看书哪，就听前边吵起来啦：

“你写的不好！”

“废话！你写的才不好哪！”

“你不行！”

“你不行！”

“我揍你！”

王羲之一听：“怎么啦！谁跟谁呀？”

出来一看："呕！是你们俩呀！什么事呀！"

"先生！您不知道，我们俩在这儿写字，比谁写的好。我说我比他写的好，他不服气，还要揍我。"

"本来我就比他写的好嘛！先生您不信，您看看。"

"拿过来我看看。"

俩小孩把刚才写的字拿过来啦！王羲之一看，是个南北的南字。

"唷，这还能说好哪，比螃蟹爬的强不了多少。"

"先生！那这个字怎么写呀？"

"我写给你们看看。"

当时到书房找了张白纸，"刷刷刷"写了个南字。

"拿去吧！照我这样写。"——这也就是他们俩，别人别说想要，连看也看不着。那会这俩小孩真要把这南字拿出去卖呀，少说得值一万两，——告白条还值一千哪！何况一个大"南"字呢！

过了半个多月，俩小孩又吵起来啦！王羲之一问又是比字。比什么字呀？门字。王羲之又给写了一个。

没一个月又吵起来啦！不用问，还是比字，比天字。当然王羲之又写了一个喽！

天字不也写完了吗，俩小孩也找不到啦！王羲之还以为是拐物潜逃哪！一检查，什么都没丢。"怪事呀！怎么什么也没拿就走啦？"后来一琢磨："唔！他们不是送鹅来啦！是骗字来啦！'南天门'，这不用说一定是上界派下来的，想让我写南天门这三个字，怕我不写，才出了这么个主意。"

这事王羲之一直没对人说过，只有我才知道。我怎么会知道呢？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嘛！

王羲之的字就有这么好，没人不服。不过也不能一概而论。其中有个人，与王羲之同朝为官。这个人叫伯喜，字写的也不错。见人就跟人讲，碰到人就跟人夸：

“我这字比王羲之也差不了多少。”

大家都说：“差多啦！给你一百年的工夫也比不上王羲之。”

“一百年？笑话，只要三年，保险跟王羲之写的一样。说不定比他写的还好！”

“别吹啦！”

“干吗吹呀！要不然明儿请桌客！连王羲之也请上，请他写个字，我看着练！三年保险一样，写的不一样，我的姓倒着写！”

“对！就这么办。”

“写的一样我们拜你为师。”

第二天果不其然，伯喜请了一桌客，王羲之也来啦！

大伙就说：“王先生！今儿可不是求你的字！我们跟伯喜打赌，他说请您写一个字，他拿去练三年，要写的跟你不一样，他的姓倒写，要是一样，我们拜他为师。这个人情你可不能不做。”

王羲之一想：众情难却。一个字，写吧。当时拿起笔来“刷刷刷”写了个师傅的傅字。写完了就交给伯喜啦！

吃完了饭大家各自回家。嚯！伯喜可忙上啦，天天没别

的，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写这个傅字。一天到晚写，写完了就往屋里一扔，究竟写了多少张？那就没数啦！反正为写这个傅字，磨墨用的水用了十水缸。还不是小号的，是头号的。

三年期满啦，伯喜又把上次打赌的，连王羲之都请来啦。

“列位年兄，今儿是整三年，咱们该看看字啦！”

大家说：“对！您把字拿出来我们搂搂。”

伯喜顺手就在堆字的屋子里拿出一张来，自己也没看，打开喽！

“你们看吧！象不象？”

大伙一看：“卟！”都笑啦！

“怎么啦？不象也不至于笑呀！”

“您自己看看。”

伯喜一看：“嗬！”脸都红啦！——怎么啦？天天写，写溜了手啦！把这“傅”字上边那一点忘了点啦！“这……这是怎么话说的。”

王羲之一看：“当着这么些人，这多不合适呀！我来吧！”王羲之拿起笔“笃”！就给点了一点。

伯喜笑啦：“大伙看看！怎么样，象不象？”

大伙异口同声的说：“象。”

“那点象？”

“就是那‘点’象。”——废话！王羲之点的吗，那还不象！

这就叫：磨墨用尽十缸水，只有一点象羲之。

王羲之的字写的好，后来叫皇上知道啦！正赶上那会皇上重修太原府。当时下了一道圣旨叫王羲之亲自到太原府去

写这三个字。

您别看玉皇想叫王羲之写南天门得用计，皇上想叫王羲之写太原府就不用用计啦，赏个话就行啦！不写？他真砍脑袋呀！您想要把脑袋砍了去，那不跟厨房请了长假啦嘛！

王羲之不敢不去呀！带了个小书童，骑了匹马，就奔太原府来啦！

中途路上走到一个小乡村，看见一个老太太烙饼哪。烙饼有什么希奇呀？她这烙饼就希奇。一张桌子，上边放着白面，和好了的。香油、花椒盐，在旁边放着。一边擀，一边放油盐，可是炉子没在桌子旁边。在哪儿哪？离着桌子足有七八尺远，铛烧得热热的。在炉子前边尺把远，放着一个簸箩。老太太把饼擀好喽，往铛上一丢，"啪"，贴上啦！跟着擀第二张，放油盐。等第二张擀好喽，往第一张饼上一顶，"啪"。嘿！有意思，第一张饼翻了个个，又落在铛上啦！等第三张擀好喽，往第二张饼上一顶。第二张饼翻了个个，把第一张饼给顶出来啦！不歪不斜，刚刚落在前边簸箩里。跟着又擀第四张。

王羲之一看："嘿！新鲜，真有这种事呀！"当时下马就过去啦！

"老太太您好啊！"

"托您问，您有什么事呀？"

"没别的，我看您烙饼太新鲜啦！怎么这么烙呀？"

"这么烙快当呀！"

"怎么这么熟呀？"

“嗳！这不算什么！铁打房梁磨成针，工到自然成。还不是跟您们读书人写字一样，功夫到喽就成啦！”

王羲之把这事就记在心里啦！仍然上马奔太原府。到了太原府，知府当然出城相迎，接到府衙，客厅招待。

“王大人！圣旨大概您也知道啦！”

“知道啦！”

“那就写吧！”

“好吧！”

“来人呀！”

“喳！”

“预备文房四宝。”

“喳！”

时候不大，笔纸砚墨都预备好啦！

知府说：“请王大人大笔一挥吧！我们瞻仰瞻仰王大人的墨宝。”

王羲之一肚子的气。怎么呢？他不愿意写呀！拿起笔来，也没打格子，也没看高矮，“刷刷刷”就把太原府三个字写完啦！

“您拿去吧！”

“是是！”知府也没看就交给听差的啦。“叫石匠马上刻，我陪王大人饮酒，还要留王大人多住几天哪！”

听差的拿下去就吩咐石匠快刻。三个石匠早就把架子搭好啦，就等字啦。字来啦，赶紧把字在城门上一贴，拿起锄头石钻就刻上啦！还是真快，当天就刻好啦！交工请大人看

匾。

知府一听刻好啦："王大人匾刻好啦！一块去看看吧！"

"就那么办吧！"

俩人骑上马，后边跟着兵丁就出城啦。

到城门哪一看，大家都说好。好！——好是好！就是少了一个点，太原府成了大原府啦！

王羲之一看："唷！我怎么这么慌呀，大原府。给皇上改地名，这有杀头之罪呀！"

王羲之写的时候一肚子气，不愿意写呀，没留神少点了个点。知府也没看，这三个石匠又不识字，几下一耽误就刻上啦！搬下来重刻来不及啦，不重刻又得掉脑袋。怎么办呢？急中生智，王羲之把老太太烙饼那个碴想起来啦！一回身向后边跟来的兵丁："你们把弓箭拿一份来。"跟手有人把弓箭递过来啦，王羲之在马鞍子边上撕了点棉花，往箭头上一绑，叫书童把墨盒打开——那会念书人都随身带的有毛笔墨盒。王羲之把棉花团往墨盒里一点，把箭往弓上一搭，看准地方，"歘"的一箭，刚刚好（用手比大字），正射在大字的底下：太原府！

怎么射的这么准呀？那是得射的准呀，要是不准射在这儿（指左肩头上），那就成了犬原府啦！

贾 行 家

过去在我们北京有个人，姓贾，叫行家——贾行家。怎么叫贾行家呢？无不知，百行通嘛！小的时候家里有俩钱，养的娇。又不念书，又不习武。到了二十多岁呀，父母也死啦！什么也不会，产业也败完啦！怎么办呢？幸亏好，他生了两行伶俐之齿，三寸不烂之舌，到处骗吃骗喝。跟这个交交朋友，跟那个拜拜把兄弟。跟谁一交朋友，那就算靠上啦！天天跟着吃——您想嘛，哪有那么多的傻子呀！吃三天，没五日，人家就明白啦：

“哎！这是吃人的呀，远着点吧！”

所以我们这位贾先生，有的时候一天能吃十顿。有的时候呀，两天未必餐一回！反正饥一顿，饱一顿，没准谱呀！

后来，也算这位贾先生有运气，交上一位财主——小财主。家里有俩钱，可没田没地，三口人，指着什么呢？放个印子钱呀，倒倒手呀！过的还不错。这位姓什么呀？姓全，叫全不懂。怎么叫全不懂呢？他除了吃、喝、拉、撒、睡，什么事也不懂。就懂一样。懂什么呀？懂的要钱！这位全大爷有位太太，刚生了个孩子。怀抱，还吃奶哪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全大爷跟贾行家交上朋友啦！二位一见面，那真是恨今生相见之晚。越交越投缘。怎么哪？贾行家会说呀！

他说他上知天文，下晓地理，中知人和。诗词歌赋，诸子百家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晓——说的这位全大爷晕头转向。简直拿贾行家当了圣人啦！全大爷认为自己什么也不懂，没有生财之道，靠着这俩钱养家糊口，将来终久不是了局呀！现在交了个好朋友——贾行家，将来可有借重之处。

自从全大爷跟贾行家磕头拜把兄弟之后呀，贾行家可得了理啦！搬到全不懂那儿住去啦！吃全不懂，喝全不懂，穿全不懂。简直说，他真是全不动啦！可是日子一多，这位全大爷也有点奇怪啦！怎么？他这一家人将来还成问题哪，再加上一位贾行家，跟着足这么一吃，受不了呀！

有这么一天，全大爷找贾行家谈心：

“老二，按说咱们哥儿俩可过不着说这个，当初一个头磕地下啦！赌过咒，罚过誓；有福同享，有罪同当，有我吃的，就有你吃的。可是我这个日月你是知道的呀！虽然家里有俩钱，出的多进的少。死水养鱼，越来越干呀！你得想个主意。你不是什么都内行吗？我打算做个买卖，多少不是能赚俩钱吗？我富裕点，你不是也看着高兴吗？我好你也好呀！”

贾行家一听，这话也对。自己在人家这里住了快一年啦，什么也没干！正怕别人开撵哪！这么着倒好，该自己露两手的时候来啦——他露什么呀？他跟全大爷还不是一样，半斤八两。什么也不懂呀！

“大哥，这话您要不说呀，我都要说啦！本来嘛，坐吃山空，这不是事呀！您说做个买卖，这最好，咱们留个心，看

看哪儿有合适的生意倒过来。”

“对！老二，这事就交给你啦！”

第二天，贾行家到街上满处这么一转悠。您说真巧，就在他们胡同口外边有家药铺出顶。全部家具、门面，带底货，房子还是有天有地，才顶五百块钱。后边还有个小三合院，又可以住家，又可以堆货。

贾行家回来跟全大爷一商量：

“大哥，在咱们胡同口外边有家药铺出顶。前边门面，后边住家，连底货才五百块钱。房子还有天有地，这可便宜。”

全大爷一听：“嗯，是便宜。老二，可是药铺不比别的买卖呀！外行干不了呀！药铺站柜的起码得读过药性赋，懂的十八反。我……我可外行呀！”

“大哥，您放心！我祖上三辈人就是药行出身。您可不知道，药铺这生意可不容易，外行干不了！”——这倒是实话。不管什么东西，到药铺名字都不一样。比方说桔子吧！到药铺呀，就不叫桔子啦！叫什么呀？桔子的丝，叫桔络；桔子的皮呀，晒干了叫陈皮。要不怎么说，药铺这行生意外行干不了呢！

全大爷一听说贾行家说对药铺是内行，他高兴啦！马上带了五百块钱跟贾行家去接买卖。到那儿一谈就成啦！交了钱，立了字据，生意就算顶过来啦！全大爷也搬到后院住来啦！粉刷了一下门面，漆了一下家具。换了一个招牌，叫：全记蒙事堂。又找了一个小徒弟，好在底货还够卖的，也没添货。全大爷的东家，贾行家的掌柜的。这个生意就算开张

啦！

头天开张，刚下门板，从外边进来一位：穿着蓝布裤褂，白布袜子，家做的青布鞋。进门就道辛苦：

“辛苦，辛苦，掌柜的您生意兴隆通四海，财源茂盛大发财！给您道喜。”

您别看贾行家没作过买卖呀，但是对生意经满熟悉。怎么？他过去尽跟这帮人混呀！

“先生，大家同喜。您用点什么呀？”

“掌柜的，我不是买药的。我是找您有点事商量商量。”

“有什么事您只管说，只要办得到的，没有不帮忙的。”

“我姓陈，是个皮匠，补旧鞋的。就在您门口摆皮鞋摊。过去我就在这儿摆。现在换了东家啦，我进来跟您打个招呼。您要是叫我在这儿摆呀，我就在这儿摆。您要不叫我在这儿摆呀，我就搬搬家。我不讨您厌，早晚给您门口扫干净喽！”

贾行家一听：“噢，是这么回事！陈师傅，这没什么，你摆你的摊，没关系。咱们大家互相照应，要茶要水只管里面来倒。”

“谢谢您哪！您忙着吧！”

说完啦，这位陈师傅就出去啦！

这位陈师傅不出去了吗？从街上过来两位——亲哥俩。大爷对老二说：

“老二，看见了没有？这儿药铺换了东家啦！”

“您怎么知道呀？”

“改了招牌啦！新开张的买卖，东西准便宜。咱们进去照顾照顾他。”

“大哥，您这不是开心吗？这是药铺呀，咱们又没生病，到药铺买什么呀？”

“我去买银朱，”——就是朱砂。“回去碾红墨，给你大侄子描红。”

“对，您去。我等您！”

大爷进来啦！贾行家一看主顾来啦，赶紧站起来啦：

“先生您用点什么？”

“您给我包五分钱的银朱。”

“是，您哪！”

贾行家一回身，把货架上的小抽屉，挨着个的一拉：“得……”从头到尾把小抽屉拉完了，也没找到银朱。怎么回事呀？我们这位贾先生，既没有读过药书，也不懂得药理，每味药都认识他呀，可是他都不认识药。每个抽屉上不都贴的有药名吗？是呀！他连自己名字都不认识，还能认识药名吗！干脆说，他没有找到。您别看他没有找到呀，他脸上可不能带出来。转身对这位说：

“先生，您请坐，头天开张，货不齐，我叫徒弟到库房给您取去。您受等呀！”——嘿，他们还有库房，库房设在哪儿呀？

贾行家走到柜台里边找全大爷：

“大哥，您拿十块钱。”

“干什么呀？”

“您没听见那位主顾买五分钱银朱吗？咱们柜上没货，拿十块钱进货呀！”

“啊？人家买五分钱的银珠，你怎么拿十块钱进货呀？这做的叫什么生意呀？”

“大哥，您不懂呀，这叫取个吉利呀！新开张的生意，头一个主顾，这个钱要不把他卖下来，那多丧气呀！从这起，得！保险不开张呀！这十块钱呀，等于咱们放鞭爆啦！”

全大爷一听：“唔，有道理！好吧，那您就拿十块钱吧！”

贾行家拿了十块钱，叫小徒弟：

“去，到对门银楼打一对银珠来，不要太重喽，一个有二钱就成啦！”

“是！掌柜的。”

“记着，叫他开张发票呀！”——他怕小徒弟赚钱哪！

“是啦！”

小徒弟急急忙忙的跑出去啦，一会儿把银珠买来啦！连发票带找钱都交给贾行家啦！贾行家接过来，走到柜台外面：

“先生，您拿去吧，五分钱的银珠。”

这位打开纸包一看：

“嗯——”一对银珠呀！“掌柜的，大概您没听清楚，我买银朱。”

“没错，是银珠。负责纹银，一点假没搀，对门银楼打来的。您要不信，您看发票还在这儿哪！”

这位一听，外行呀！心想：“有意思！这对银珠，怎么也

值个七八块钱呀！五分钱？”

这位一笑，拿着就出去啦！把这件事就对他兄弟说啦：

“天底下楞会有这种事，外行开药铺。我不是买五分钱的银朱吗，他给我来了一对银珠。”

“大哥，这可真新鲜。”

“你也进去买点东西。”

“我买什么呀？”

“你去买五分钱的白芨。”

“什么叫白芨呀？”

“白芨呀，其形如姜，其性最粘，磨银朱必须用白芨。”

“对！您在这儿等会。”

二爷进去啦：

“掌柜的，您给我包五分钱的白芨。”

“好，您哪！”

贾行家又把那小抽屉从头到尾拉了一遍——外甥打灯笼照舅（旧）。没找着！

“先生，您坐一会，头天开张，柜上货不齐，我叫徒弟到仓库给您拿去。”——嘿！他拿全大爷那儿当了银行啦！

他又到了柜台里边啦：

“大哥，您再拿五块钱！”

“干么呀？”

“您没听到人家买白鸡吗？咱们柜上没货，拿五块钱进货呀！”

你别看这位全大爷他全不懂，赔钱他可懂呀！

“老二，既然白鸡咱们柜上没有，这笔生意就甭做啦！张也开过啦！犯不着赔这五块钱。”

“大哥，您不懂不是。”——他楞说全不懂不懂。其实贾行家呀，他又哪儿懂呀！

“这叫作广告。您看过去刚创牌子的烟卷，一车一车的拉到街上，往下丢呀！大家抢着抽。宣传嘛！给他来只白鸡，他出去一谈，‘嘿！蒙事堂的东西可真不错，又便宜，又好！’行呀，要是告诉他没有，您到别家去买吧！药舖多的是，哪儿买不到白鸡呀！他出去到处给咱们这么一嚷嚷，‘蒙事堂那家药舖，可不能去照顾他，买什么没什么呀！’得！咱们这生意就没法干啦！咱们赔这五块钱只当刷了广告啦！作了宣传啦！”

全大爷一听：“嗯，有道理。对，你就拿五块吧！”——得，全不懂又尽忠五块！

贾行家叫小徒弟：“去，到菜市上买只白母鸡，不要太重，四斤多点就成啦！要白母鸡啊！”

“是喽，掌柜的。”

小徒弟急急忙忙的上菜市啦！一会，把白母鸡买回来啦！贾行家一看，气大啦：

“哎——我叫你买白母鸡，你看这两黑翅膀？”

“掌柜的，就这一只是白的，那些全是黄毛呀！”

贾行家没办法，人家买白鸡，两黑翅膀，不好交货呀！“忖忖”两把，把黑翅膀揪下来啦！走出柜台：

“先生，您拿去吧！五分钱的白鸡。”

这位一看，愣啦：

“呃，掌柜的，我买白芨呀？”

“先生，不错，是白鸡。有两黑翅膀我都给您揪下来啦！”

这位一想：“怪不得我哥哥说他是外行呢！真是外行，五分钱买只白母鸡，半只清炖，半只红烧，一家人吃，全够啦！”一笑，拿着白母鸡就出去啦！

这位刚走，又进来一位。这位买什么呀？买附子。就是香附子，治咳嗽的，用个梨儿，中间挖个洞儿，附子、冰糖往里边一放，压咳嗽用嘛！

“掌柜的，您给我包五分钱的附子。”

这回贾行家也不拉那小抽屉啦！他知道抽一遍也是白费事——找不到。

“先生，您坐一会，头天开张，柜上货不齐，派徒弟到库房给您取去。”

这回贾行家可为难啦！这笔买卖大概要吹。银珠可以到银楼去买，白鸡可以上菜市，父子到哪儿买去呀？就说在柜上将就吧，这也有困难哪！我没结婚，小徒弟爸爸早就死啦！凑不够父子爷俩呀！“呕，有咧！我大哥不是还有个儿子吗？干脆，把他父子爷俩卖了吧！”——嘿！他要卖活人啦！

“大哥，您得辛苦一趟，到后院把侄儿抱来。”

“干么呀！”

“您没听见吗？这位买五分钱的父子。我没办法呀！我没儿子，小徒弟爸爸早就死啦！只有把您父子爷俩卖啦！”

“啊——怎么把我们爷俩给卖啦？你卖活人呀！这又是讨吉利呀？是作广告呀？”

这回全不懂，懂啦！

“大哥，您不懂不是，这是个便宜呀！哪儿找这好事去呀！您爷俩跟着他一走，管吃、管住、管穿，下半辈儿没急着啦！我跟小徒弟想去还去不了哪！”

“嗯，有道理。”——还有道理哪？“这可是个便宜事呀！”——好，全不懂还是什么也不懂！

全大爷从柜台后边到后院里来啦！他搬这儿住来了嘛！到了上房，孩子正在妈怀里吃奶哪！全大爷不容分说，抢过来往前边就跑，把全大奶奶给吓了一跳：

“吆，你疯啦！孩子正吃奶哪！你抱着上哪儿去呀？”

“哪儿去？卖啦！”

全大奶奶听这句话，差点咽了气！

“啊！我的孩子，可不能卖！”

“我可由不得你。哪儿找这好事去呀，管吃、管住、管穿，这一辈子没急着啦！”

全大爷抱着孩子往前边就跑。干么跑呀？他怕这位等的不耐烦，到别家买父子去啦！那他这机会不就错过去了吗？

全大爷抱着孩子往前边跑，全大奶奶一边扣衣服一边往前边追。大奶奶走到院中，一着急就摔了一个跟斗，鞋也掉啦，现登鞋。这么个功夫，全大爷就到前柜上啦！

“老二，来啦！”

“您跟我来。先生，您领走吧！这是五分钱的父子。”

这位一看，吓了一跳："好嘛！一对大活人！"

"掌柜的，我买附子！"

"没错，您尽管到这条街上去打听打听，保险是亲父子爷俩。"

这位不敢领呀！这是外行开药铺呀！

"好啦，我不买啦！"

"先生，那可不行！我们这个作买卖可是一言为定，概不退货。"——嘿，他卖定啦！

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巧事，又进来一位。这位是天津人。他买什么呀？买砂仁，就是豆蔻砂仁。天津人呀把砂仁说不清楚，说成撒仁。

"掌柜的，您给我包五分钱的撒仁。"

贾行家一听，这可没办法啦！这位买三人。东家爷俩是卖啦，连我带小徒弟只剩两人啦！怎么也凑不够三人啦！正在为难哪，大奶奶进来啦！

"嗨，你把孩子给我！"

贾行家一看大奶奶来啦，高兴啦！一拉大奶奶：

"大嫂，您别要孩子啦！我们这儿正差一个，您来凑个三人吧！先生，您掏钱吧！我们三人跟你去。"

"啊！你们三人跟我去，谁管饭呀？"

这二位吓的往外要跑，贾行家跟全不懂拉着不让走，非卖不可。里边这么一嚷嚷，外边这位修皮鞋的陈皮匠不知是怎么回事哪！还以为打起来了哪！进来劝架：

"二位，二位，您看着我。怎么回事？您哪！"

这位说："怎么回事：我买附子，他爷俩要跟我去！"

那位说："我买砂仁，他们仨要跟我去，我管的起饭吗？"

这二位这么一说，吓的陈皮匠一身大汗，撒腿往外就跑。弄的全不懂也莫名其妙。贾行家也楞啦！他跟着追出来啦：

"陈师傅，您等等，我们作买卖，您跑什么呀？"

陈皮匠说："我还不跑哪！等会来个买陈皮的，你还不把我也得卖了呀！"

五 人 义

要说交朋友可真不容易！朋友有互助之义。平常看不出来，一旦朋友有了困难啦，那就得尽一切力量帮朋友的忙。古话说：舍命全交。这样的朋友可不容易找。特别是在旧社会里，有些朋友，当你有困难的时候，就找不着他啦——他躲起来啦！

旧社会里还有这样一类朋友，整天哥儿几个在一块泡。今儿他请您吃饭，明儿您请他喝酒，后儿他又请您看戏，外后儿您又请他看电影。这不叫交朋友，这叫找倒楣哪！酒肉朋友哪；但这还有一说，有来有往嘛！这种朋友呀，都还不算坏！

唯独有这样几种人，那可不能跟他交朋友。哪几种人呀？什么喝酒装醉，吃饭嗽口，买电影票不排队，坐黄包车拿大票找，坐电车往里挤，洗澡后穿衣服……这些人可不能跟他交朋友。如果要跟他交上了朋友，那日子甭多，仨月就得卖裤子！——他"吃人心"呀！

就拿这种人来说吧！两人去看电影，从家里出来，雇了二辆黄包车，到地点啦，当然都抢着给车钱。人家拿小票给，他拿十块一张的找。您想，拉车的一星期也拉不了十块钱呀！哪有钱找呀！当然收那位的小票啦！他把车钱省下来啦！到

了电影院门口，该买票啦！人家刚刚给了车钱，这电影票当然就该他买啦！可他又把那张十块钱的票子给摸出来啦！电影院当然找得开啦，可他有办法。他不排队里买，一股劲往票房门口跑：

“来两张，来两张！”

甭他朋友拦着他，别人就说话啦：

“嘿嘿嘿，前边那个别插轮子，排队买！”

“咳！还得排队呀！”——那多新鲜哪！

他回来啦！人家朋友已经排在后头啦！

他又说啦：

“好吧！大哥，既然你站了轮子，我就甭站啦！等会到咱们买的时候我给钱。”

他站在旁边跟这位朋友聊天。等轮到该他们买票啦，他一伸手不就把票买了吗？他能吗！他有办法，他一回身不理这位朋友啦！找买糖的说话去啦：

“喂！水果糖多少钱一包？”

“两毛钱一包。”

“那么贵！又涨价啦？给一分行不行？”——乱还价！

“啊！不卖呀！一分五？”——哪儿找那五厘去呀！

“……”

人家卖糖的理都不理他啦！

他这么一捣乱吗，人家把票买啦！他水果糖也没买成。他买不成呀，他根本没诚心买嘛！

看完电影出来。

“嗨！这个天这末热，身上汗透啦！真受不了！”——他想洗澡啦！

他朋友说：“好吧！去洗个澡吧！”

“对！就那末办！”——又遂了他的心啦！

澡塘子路远，得坐电车。到了车站排队等车，这回他排队啦！不但排队还站在前面。站前边干么？好买车票呀！哪儿有那事！他有他的用意。等会电车来啦，他第一个往上就挤，哪儿人多往哪站。人家朋友也上来啦，人多呀，就站在车门那儿啦！

他喊：“票，票！”

那位朋友在车门口，顺便就买啦！售票员还往里挤，卖他那两张票。挤进去再挤出来呀，车到站啦，谁收票呀！——车票钱又省下了嘛！

下了电车，进了澡塘子。那阵子是先洗澡后给钱，不象现在得先买票后洗澡。他二话没说，脱了就洗，还是全套：洗澡、擦背、刮脚、捏脚、捶背……反正澡塘里有什么，他就喊什么！洗完啦，人家朋友早早把衣服穿上啦！他慢慢穿，一件汗衫穿三回，一会儿穿反啦，一会儿又是前胸穿成后背啦，老不合适——哪儿是不合适呀，故意拖时候哪！

人家朋友穿好啦，澡塘里热呀，站在那儿出了一身白毛汗，早等得不耐烦啦！

“好啦！您慢慢穿吧，我在外面等您！”

人家出去啦，顺手在柜上把钱给啦！——他又省了一回呀！

洗完澡，该吃晚饭的时候啦！就近找了家饭馆。他也不跟朋友商量，拿过菜单，什么好吃，叫什么，什么贵，喊什么。叫了一桌子菜吃不完哪？没关系，包回去给孩子吃呀！

饭都吃饱啦，该抢着给钱的时候啦！他喝汤。哪儿是喝汤呀，是看跑堂的。跑堂的不来算账他老喝。跟堂的一来算账，他不喝啦！他干么呀？漱口啦！他一边漱口，一边摆手，一边拍口袋：

"嘟嘟嘟(作漱口状)……"

光打手势水可不吐。为什么不吐？一吐钱就没啦！什么时候才吐呢？等朋友把钱都给啦，小费都付啦，他才吐。吐完水，说了这末一句话，那才真气人哪：

"嘿！——"一边剔牙一边说：

"嘿！大哥这回又您给啦！"——多新鲜！不给钱老看着你漱口那多恶心哪！

要是两人吃完饭都漱口，这钱谁给呀？伙计给！这象话嘛！

吃完晚饭出来，一看表，才八点钟，天还早。转转马路吧！东走走，西逛逛，时候不早啦！刚才吃的饭也消化得差不多啦！

"大哥！咱们找个地方喝点酒吧？钱算我的！"

那朋友量虽不大，间天也就喜欢来二两。

"好吧！"

两个人又进了酒馆啦！

他一边拼命喝，要了一壶又一壶。要了老白干，又是二

锅头。一边和他朋友瞎聊。看到朋友快醉啦，他就先醉啦：干么先醉呀？不能两人都醉呀！两人都醉，回头这酒钱谁给呀？

"伙……伙计，算……算账！"

跑堂的过来啦：

"您吃好啦吗？"

"吃……吃好啦，多……多少钱？"

"您没吃好多，一块八。"

"一……一块八，我……我给。伙计，我……我来的时候，柜……柜上放了十块钱，找……找来！"——哪儿放了十块钱啦，那张票子不还在他口袋里嘛！

跑堂的跑到柜上一问，没那么回事，回来不能说您没放钱，"大概您记错啦！"

"什么？记……记错啦！明明放啦十块钱，您……您怎么说没……没有呀！您们买卖作的不……不规矩呀！"——还骂人家不规矩哪！

他朋友知道呀，一路来的，进门就喝，哪儿记错啦！朋友说啦：

"好啦，好啦，你喝醉啦！"

"没……没有！再……再来二两也没……没关系。"——这倒是实话！

"好啦！别捣乱啦，酒钱我给啦！"——人家又给啦！

把他扶着出了酒馆，怕他路上摔倒——醉啦嘛！

还给他雇辆洋车。人家朋友知道他住哪儿呀！

“车子！拉我这位朋友到西四牌楼北边太平仓，多少钱呀？”

“您给四毛！”

“我给五毛，拉慢点。我们这位朋友可喝醉啦！”

人家把车钱都替他给啦，他坐在车上还装醉哪！

“没……没醉，没……没醉……”

一边说，一边回头。回头干么呀？看朋友呀！朋友要是没走，他还得醉，朋友要一走，他马上酒就醒啦！

他回头一看朋友走啦，马上用脚一跌车簸箕：

“站住！”

拉车的吓了一跳：

“什么？先生，您不喝醉了吗？”

“您才喝醉啦，放下！”

车放下啦，他下来啦：

“你拉我上哪儿呀？”

“西四牌楼太平仓呀！”

“我住‘东四’十二条，你拉我上‘西四’我找谁去呀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你朋友雇的太平仓呀！”

“你不知道我那朋友喝醉啦！”——他倒说人家醉啦！拉车的又不敢跟他抬杠。

“好啦，好啦！车钱给了没有？”

“给啦！”

多少钱？”

“五毛。”

"好啦！你也没拉好远，给你两毛，退我三毛，我自己走回去得啦！"——你说这叫什么品行呀！

玩了一整天，白吃了两顿，还赚了人家三毛钱。您瞧，这样的朋友能不能交？

今儿这段五人义呀，就从这交朋友说起：

解放前在我们北京有这末五位交上朋友啦！是干什么的呀？一位是专教四书的先生——小孩头；一位是说评书的，专门说《聊斋》；一位是江湖医生——大方脉，伸手指往人手腕上一摸，死活他不管啦；一位是江湖上看相的，外号"赛诸葛"；一位是土财主，家里有俩钱。这五位也不知怎么认识的，忽然交上朋友啦！还是越交越投缘，就磕头拜了把兄弟啦！数教书的岁数大，是大爷；说评书的二爷；江湖医生是三爷；看相的是四爷；就数土财主年纪小，是五爷。磕头的时候还说：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；有福同享，有祸同当……

自从他们这哥儿几个一磕头，大爷也不教书啦，二爷也不说评书啦，三爷也不瞧病啦，四爷也不看相啦，天天跟老五泡。老五吃，他们也吃；老五喝，他们也喝；老五玩，他们也玩。不是进饭馆，就是上戏院。三天两头还得借个三块两块的。初初老五不觉得，交朋友嘛，是得花钱！日子一长，就有点明白啦：

"唔！这……这不对呀！这不是交朋友呀！是吃人呀！"

要想不叫他们吃，又办不到。怎么？天一亮，他们哥儿

四就来啦！除非你不吃。只要你吃呀，他们就跟着吃。随便你说什么讽刺话，他们哥儿四个装做不懂，外带还不多心。第二天照样来，跟着吃。

过了一个多月，老五实在忍不下去啦！这天想了个办法。什么办法呀？起了个早，天没亮就起来啦，带了俩零钱，跟五奶奶说：

"我到东来顺去啦，等会他们哥儿四个来啦，您可千万别说啊！就说我上天津啦！问我什么事呀？您就说为点生意上的事。问我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您说少则十个月，多则一年。他们一听要一年，等不了啦，自己就找饭门去啦！就把他们躲开啦！"

五奶奶说："好吧，你去吧，路上可别让他们碰上啦！"

五爷说："知道！我绕着走。"

五爷刚走一会儿，这哥儿四个就来啦！

拍拍一打门：

"老五，老五！"

开门啦！四位一看不是五爷，是五奶奶。

大爷说啦：

"唷！五弟妹，老五还没起来？去把他叫起来，我们一路吃点心去。"

"大哥，老五没在家！"

"哪去啦？上哪个饭馆去啦？告诉哥哥，我们找他去。"

"大哥！老五没上饭馆。"

"哪去啦？"

"上天津啦!"

"啊？上天津去啦！昨晚上还在一块哪，没听到说呀！"

"昨晚上回来才接到电报，说什么生意呀，我一个妇道人家的也不懂。"

"几天回来呀？"

"不一定。他走的时候说：多则一年，最少也得十个月！"

大爷、二爷、三爷一听："糟啦！管饭的走啦！"十个月，等不了啊！全着急啦！他们哥仨着急啦，四爷可不着急。怎么？他看出来啦！他是看相的呀！久跑江湖，善观气色。一看五奶奶说话吞吞吐吐的，脸上的气色也不正常，就明白啦！

他走过来啦：

"大哥！你让开点！五弟妹，其实今儿我们找老五也没什么要紧的事，就是上海有位朋友给老五寄来了三千块钱，汇票寄到我那儿啦！反正大哥那儿有五爷的图章。大哥，咱们先把它取出来用喽，有什么话等老五回来再说！"

五奶奶一听："什么！三千块，要到他们手里，还想拿得回来吗！"

"四哥，三千块钱数儿不小呀，您还是跟老五商量商量再用吧！"

"我们哪儿找老五去，他上天津啦！"

"没去天津，在东来顺哪！"

"噢！东来顺呀！好，咱们东来顺去吧！"——他给诈出来啦！

到了东来顺，一问跑堂的五爷来了没有？都是熟人呀，

间天就来，跑堂的都把这四位认清楚啦！

今儿伙计一见这四位，就知道是吃秧子的来啦！他可不知道五爷是故意躲他们，还以为约好的哪！

"四位，五爷在二楼二号雅座哪！"

"对，上楼！"

到了楼上，伙计喊：

"二号雅座看坐！"

五爷在里边一听："我这屋里看坐？我到这儿来，没人知道呀！这是谁呀？"

门帘一打开，这四位进来啦！

五爷一看：

"嘿！有的，真找来啦！"

心里甭提多不高兴啦！两手一抱头，往桌上一扒，装睡着啦！这哥儿四个可不在乎！照坐。

"伙计，添上杯筷来。扇个锅子，羊肉、粉条，冻豆腐跟着来！"

大爷说："老五！怎么啦，喝醉啦？"

老五没理他。

四爷说啦："老五，这可别怨我们，是五弟妹叫我们来的哪！"

五爷还是不抬头。随他们说什么，就是不答理。

大爷沉不住气啦：

"老五，这可不对。你这是什么态度？叫人家看到多笑话。不就是吃你几顿饭吗，你就这样子。太不对啦！起来，

锅子来啦，喝酒！”

五爷实在忍不住啦，把头一抬，说：

“四位，我要说几句话！”

大爷说：“有什么话，你就说吧！”

“自从咱们哥儿五个，交朋友以来，可两个多月啦！”

“是呀！”

“这两个多月，你们四位的吃喝花销可全是我供给？”

“对呀！咱们哥儿有交情，这谁不知道呀！”

“这叫交情呀，我看这叫吃秧子！”

“老五，这是什么话？你把咱们磕头时候说的话忘啦：有福同享，有祸同当嘛！”

“有福同享你们哥儿四位倒是办得到。有祸同当呀，可就很难说啦！不要说别的，要是我出了点什么事，保险打锣都找不着你们哪！今天咱们少说废话，你们四位不是来了吗，正好！咱们今天把话说清楚：从今天起，不叫你们四位吃我的，大概你们决不能甘心；再叫你们老是白吃我的，我真不是玩意啦！这么办，我出个哑谜，说的是我心里的事，你们哥儿四个，要是有一位猜中啦，让你哥儿四个跟我吃一辈子。死啦我发丧，情愿当孝子。如果你们四位都猜不对，该怎么办？”

大爷一听：“这手可麻烦啦，他心里事我怎么猜得出来呀！猜对啦就甭提啦，要猜不着，这下半辈子交给谁啊？”——他拿不准主意呀！

他拿眼直看二爷、三爷、四爷。二爷、三爷也没把握呀！都没说话。四爷开腔啦！他是看相的呀！他想：“街上走路的

人，认不到，我都有办法猜出他们的心事。能把他口袋里的钱说到我的口袋里来。何况老五呢！天天在一块，我拿眼睛一看就知道他想什么！叫他心服口服，吃他一辈子！”

他说啦：“老五就这么办啦！咱们可是一言为定，驷马难追。你出哑谜吧！猜不着哥儿四个抖袖子一走。往后走在街上碰见了都别打招呼，算咱们不认识。要是猜对啦……”

“您哥儿四个吃我一辈子！”

“好，就这么办！”

大爷、二爷、三爷一听老四答应啦，胆子也壮起来啦！为什么呀？哥儿四个就数他机灵呀！他“断事如神”呀！

马上齐口同声说：

“对对！老五你出哑谜吧！”

五爷一看他们哥儿四个愿意猜啦，站起来啦！也没说话，把二手指姆一伸，往上指了指，往下指了指；指了指前边，指了指后边，左一指，右一指；伸了伸三个手指姆，又伸了伸四个手指头；捂了捂嘴，摸了摸心口，最后用筷子一戳酒杯，说了声：

“你们猜吧！就是这个。”

老五刚说完，大爷说啦：

“家有长子，国有大臣，我先来！”

五爷说：“对！大哥你先猜，猜对喽吃我一辈子。”

大爷说：“别后悔！听我的。”

大爷是教书的——孩子头儿呀！他一猜呀，都是四书上的句子：

“老五，你往上一指是‘天之所复’，往下一指是‘地之所载’。往前一指是‘瞻之在前’，往后一指是‘忽焉在后’。左一指是‘所勿于左’，右一指是‘勿以交于右’。伸了伸三手指拇是‘君子有三畏：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圣人之言’。伸了伸四个手指拇是‘颜回有四勿：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’。捂了捂嘴是‘不啻其口出’，摸了摸心口是‘心广体胖’。筷子一戳酒杯是‘中立而不倚’呀！怎么样，猜对了吧？老五。”

“大哥，您没猜对，您知道我没念过四书呀！”

大爷心想：“得，我算完啦！老二看你的啦！”

二爷说：“大哥，您放心，我跟老五最投缘，老五的心思非我猜不行！老五，哥哥要是猜对了呢？”

“没话说，吃我一辈子！”

“好，你听着！”

二爷是说《聊斋》的呀！他猜的全是《聊斋》的目录！

“老五，往上一指是《天宫》呀！往下一指是《冤狱》。往前一指是《丁前溪》，往后一指是《侯静山》。左一指是《浙东生》，右一指是《西湖主》。伸了伸三手指拇是《荷花三娘子》，伸了伸四个手指拇是《林四娘》。捂了捂嘴是《口技》，摸了摸心口是《新郎》。筷子一戳酒杯，你要点一段，《瞳人语》呀！”——嘿！他读了别字，把“瞳”字读成“钟”字啦！

老五说：“我虽听你说过几段《聊斋》，目录我可没记得那么全哪。没猜对！”

二爷一听：“完啦！”

三爷站起来啦，说：

“老五！别人猜不到你的心思，哥哥可不用三猜两猜。一猜就对！”

“那您猜吧！猜对啦照样哥儿四个吃我一辈子。”

三爷是干什么的呢？江湖上卖野药的先生，他一猜呀，当然离不了药名啦！

三爷说：“老五，往上一指是‘天门冬’，往下一指是‘地谷皮’。往前一指是‘前胡’，往后一指是‘后朴’。左一指是‘东阿胶’，右一指是‘西洋参’。伸了伸三个手指拇是‘三味地黄丸’，伸了伸四个手指拇是‘四小保元汤’。捂了捂嘴是‘良药苦口利于病’，摸了摸心口是‘心病还需心药医’，筷子一戳酒杯，噢！你不爱吃汤药，我给你炼蜜为丸。”——他卖起打药来啦！

五爷说：“我没病吃药干么？就是有病，也不来找你看呀！我还想多活几年哪！”

三爷一听，脸都红啦！

这时候，大爷、二爷、三爷汗可就下来啦！对四爷说：“老四，咱们有饭没饭可就都在你这一猜啦！”

四爷说：“三位哥哥，您放心，交给我喽！老五，哥哥要一猜，大概就八九不离十啦！”

“您猜对啦，还是吃我一辈子！”

四爷是看相的呀！他一猜呀，全成了看相的行话啦：

“老五，往上一指（作看相状），唔，是你生的‘天庭饱满’呀！往下一指你长的‘地角方圆’。前一指你的‘前辈根基

深'，后一指你的'后辈倒比前辈强'。左右一指是你的'左右边深入额'。伸了伸三手指拇，你'三山得配'，伸了伸四个手指拇，你是生的'四方海口'。捂了捂嘴，你这人'嘴快'，摸了摸心口，你这人'心直'。筷子一戳酒杯，抽根签，算个卦'上上课，大吉大利'。"——嘿！他给老五看开相啦！

老五说："你这点骗人本领，我还没全学会哪！没猜对。"

老五说没猜对，这四位急啦，说：

"老五，这可太难啦！哥儿四个都猜不到你的心思，这是诚心呀！这么办吧，你说说，你心里到底想的是什么，说出来大家评评。如果合情合理，哥儿四个马上就走，连凉水都不喝你一杯；要不是合道理呀，哼！老五呀，可得加倍吃你！"

五爷说："既然你们非要我说出我的心思呀，那我就说说。"

"你说吧！"

五爷未曾开口眼泪就掉下来啦！

"你哭什么呀！又不是三岁孩子，没人欺侮你。"

五爷哭哭啼啼的说："往上一指呀，我是让你们逼得我上天无路呀！往下一指呀，是叫你们赶的我入地无门。往前一指，我前怕狼，往后一指，我是后怕虎。左一指，右一指，我是左右为难哪！伸了伸三手指拇，我再三不叫你们吃，伸了伸四个手指拇，你们是再四非吃不可。捂了捂嘴，你们吃是吃呀，摸了摸心口，你们于心何忍，良心何在呀！筷子一戳酒杯，咱们是沙锅捣蒜，就这一回的买卖呀！"

庸　医

当医生可不容易，那得有真才实学。一方面要多读医书，象什么《本草纲目》呀，《汤头歌诀》呀，《雷公药性赋》呀，《伤寒论》呀，都得有研究。还得经名师指点。二则要有实际经验，临床多次，才敢挂牌。要不怎么说成一个名医可不容易哪！

可是在过去，有些医生可有意思，仨手指头往人家手腕上一搁，用不了五分钟，拿笔写几个药名，这就向人要钱。太容易啦！多省劲呀！他可不知道，开药方的时候写一个字，都关乎人命呀！

这些医生连甘草是什么药性呀，当归治什么病呀，都不知道，楞去当医生。所以管他们这些不学无术的先生，就叫庸医嘛！"庸医杀人不用刀呀！"我二大爷就是其中的一个。

我二大爷是怎么个人呀？从小就不务正业，游手好闲，贪吃懒做。到了二十多岁呀，什么手艺也没学成！幸亏结交了几个跑江湖的朋友，学了点江湖上骗人的手段，居然也摆起药摊子来啦！卖臭虫药！他那臭虫药用什么炮制的呀？容易呀！一味药——红砖面。找两块红砖在家里磨，每次磨它个半斤多，包个几百小包。每包卖两毛钱——值钱啦！那会儿一毛钱换四十六枚铜子呀！这几百包臭虫药，也就够卖个

半个来月的啦！卖光啦，也就够半个来月的花销啦！

您说，红砖面卖两毛钱一包楞会有人买？是那么个社会嘛！如果就那么摆着卖呀，大概一年也未必卖出一包去。他有主意呀！找个铁盒，抽盖的。要铁盒干么呀？放臭虫药？不！他有他的用处呀！找个小玻璃瓶，里边装着几十个活宝贝。什么呀？臭虫！满是活的。哪来的呀？他住在小旅馆晚上不睡觉，尽捉臭虫。买张白纸，写张广告，上写“最灵科学臭虫药”。下面写上用法。一切都准备好啦，上街啦！找个热闹的棚户区，或是街头上。为什么尽找这些地方呀？这些地方穷人多呀！好欺骗嘛！把广告往地下一铺，四个角找四块瓦片一压。把铁盒往中间一放。臭虫药往后边一摆，摆了长长一排。手里拿着小玻璃瓶，他说上啦：

“嘿嘿！活的，活的。嘿，真会爬呀！”

他自己咕嘀，就有那好看热闹的呀，爱管闲事的呀，把他就围上啦！其实哪有什么好看呀！臭虫，谁家没有呀！

他一看人围得差不多啦！他开讲啦：

“你看着可新鲜，这大个子干么在马路上玩臭虫呀？各位！我可不是玩臭虫，我是专门消灭臭虫，为民除害，使民安乐……”——他扯上啦！

“我们祖宗三代，专门行医，传下来一个秘方。治什么呀？别的病可不治，专治臭虫。我这药是古方，可是又经过科学的研究，证明确实有效。内中用二十四味中药，一十二种西药……”——什么药哪？不就是红砖面嘛！“放在八卦炉、蒸气炉、电气炉中，炼了七七四十九天零一晚上。不管大臭

虫、小臭虫、公臭虫、母臭虫、闻见我的药味，立刻就死。比滴滴涕，胜强百倍；比猴牌臭药灵验得多。那位说啦……”——谁说啦？就他一个人在那儿白嚼呀！“你再说的好，我们不信，您不信不要紧，咱们可以当场试验。”

他说着就打开一包红砖面，往小铁盒上一倒，又从玻璃瓶子里倒俩臭虫出来，真是活的，满手乱爬。

“诸位！您上眼。您看这俩臭虫在我手上爬得满欢，要是放在臭虫药上，保险立刻就死。啊！上眼吧！您哪！”

说着，他把臭虫往铁盒上一放，就看这俩臭虫打个滚，就不动啦！怎么？全死啦！

大伙一看，“嘿！真灵呀！”

“各位，耳听是虚，眼见是实。怎么样？滴滴涕没有这么快，猴牌臭虫药没有那么灵。那位说，你这药太灵啦！卖多少钱一包呀？要说钱可说不好，我不是卖的。”——不卖？那他干什么来啦！

“我是拿出来作宣传的，您拿回去试验试验。要买的话，请到我们公司去买。我们公司可不在此地，在哪儿呀？上海四马路，洋房最高的那一家就是！”——是呀，说远点没对证呀！

“卖多少钱一包呀？您到我们公司去买一包是五毛钱。今儿我带这几十包呀，不是卖的，是送的。谁想要请伸手呀！”——您看吧，围着的人都伸手。不要钱嘛！

“诸位，全伸手可不行。我那药少，人多，送不过来呀！送这位不送那位可不合适。这样吧，我也不说要钱，只收点

工本费，每包收两毛，要的您就取钱吧！”

有人就想："两毛不贵呀！到上海他们公司去买，不还要五毛哪！那车钱船钱还得几十块呀，两毛太便宜啦！再说，亲眼看到臭虫真死啦！”

“对！我来两包。”

那人就真的摸出四毛钱，恭恭敬敬递给他啦！

只要有人开个张，不愁没有人跟着买。这个三包那个五包。一会儿，一百多包红砖面就卖光啦！半拉月也花不完哪！

买了臭虫药的呀！回去往床犄角一撒。对！今晚上总可以睡个舒痃觉了吧！睡到半夜，唷！屁股上怎么这末痒，脖子上好象有什么在爬。用手一摸，粘糊糊的；放鼻子上一闻，嘿！真臭呀！点起洋蜡一照，满床在爬。什么呀？不是臭虫出来活动了嘛！——是时候了嘛，那还不出来活动哪！臭虫不怕红砖面呀！

其中有一位买臭虫药的，他想着奇怪：为什么在他那儿臭虫一挨就死，到我这儿就没用呢？我倒要看看怎么回事。第二天去找他，可他早就溜啦！

您要问毛病出在哪儿呀？告诉您，一点也不奇怪，这毛病都在那红色小铁盒上哪！他那小铁盒是空的，里边放几块烧红了的炭，象个小火炉一样，还看不出来。臭虫放铁盒上一搁，那与红砖面没关系呀！那是烫死的。还甭说臭虫，您搁上个耗子它也活不了。

您要打算家里没臭虫呀，倒不必买他的臭虫药。把您家

铁床烧红了，臭虫就死啦，爬不上来啦！那人可怎么睡呀！——纯粹骗人。

我二大爷卖了一年多的臭虫药，手里也富裕啦！除去四季衣服，还剩下俩钱。他不干啦！怎么？太累啦！天天得磨砖，到街上一说就得半个多钟头。再说，又要担惊受怕，得天天换地方。干么呀？怕上当的人看出来要挨打呀！还是找个轻松的活干吧！又要省劲，又要能多赚钱。干什么呢？自己又没有学问，又没有力气。这个活可真不好找啊！

我二大爷灵机一动，有咧！干什么呀？挂牌当医生，可强得多呀！人家喊起来也好听，"×医生"、"×先生"，比起人家叫"卖药的"那可文雅得多啦！自己虽没投过师，拜过门。可是既然能搓点药丸子，磨点药面，当个医生，一定也不成问题呀！

他说干就干，在比较偏僻一点的街上找了间房。怎么要找偏僻的地方呀？初挂牌嘛，自己到底没学过医，怕碰上熟人或者是真正的医生，给盘问了出来，露了马脚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他在门口挂了块招牌，上写"祖传三代专治内妇儿科、注册医生×××寓此"——他注册啦？哪儿呀！请江湖上的朋友向那时反动派的卫生局打了个招呼，请了一回客，不就完啦！自己又定了应诊价目：门诊一块，出诊两块，路远的加倍。说句良心话，价钱倒定的可真不贵。贵罗谁还愿意请他呀！他高高兴兴的就当起医生来啦！

自从他挂牌那天起呀，少说着也有半年啦，楞会没开张。他心想："怪呀！别的先生都有生意，怎么到我这儿就

不开张呢？”——其实一点也不怪，医生要得占名、儒二字，就是儒医、名医。什么叫儒医呀？有真才实学，读书人出身，治好的病人不少，当然病人就给他宣传啦！那不用说，一天忙不过来。什么叫名医呢？有名望，虽然有点学问哪，可并不怎么高。可是看起病来治一个好一个，巧劲。象这类医生生意不会太坏。象我二大爷这种庸医，那纯粹是骗人。难得有人上当，那生意当然不会好啦！

我二大爷这半年不开张呀，可受不了啦！坐吃山空呀！衣服也变卖光啦，房钱也欠三月没给。到处借得是债，还弄了一身病。不是发烧呀，就是头痛。怎么？日子过得不顺心吗！最近更倒楣，腿肚子上又长了个疮，正化脓哪！足有核桃那么大。疼哪！走起路来更不好受，裤腿磨着更疼啦！自己又不会治，又没钱请先生。只能整天坐在屋里闷着。这会儿想卖臭虫药都不行啦！怎么？连铁盒都卖掉吃啦！

这天正坐在屋里发愁哪！该着来了一个倒楣的，请先生来啦！怎么个人呀！六十多岁，老太太。刚从乡下上来，在大宅门里给人家当老妈子。他们家的小姐病啦！什么病呀？受了点凉，没有什么很要紧的。老爷不在家，家里只有一位太太，要不怎么叫她出来请先生呢！这位老太太呀，她不知道哪儿有医生，挨着门的问，一下就闯到我二大爷这儿来啦！

一走进门就问：“先生住哪屋呀，在家啦吗？”

我二爷一听有人请先生，心想：“有门，真开了张啦！”

“在这屋里，请进来吧！”说着走到屋门口，“老太太您找先生呀？”

"是呀！"

"您家谁病啦？"

"我们小姐病啦，您费心给看看去吧！要多少钱呀？"

"出诊两块，路远加倍。您住在哪儿呀？"

"我们就住在前边街上呀！"

"呕！那可路远。唔，得加倍！四块。"

老太太说："行！"

其实她也不懂的路远路近从哪儿算。四块就四块吧！只要能早点给小姐把病看好就行啦！

"走吧，先生。您不带什么药箱皮包啦？"

"不带啦！"

带什么哪，早就给他吃到肚子里去啦！

出来转了一个弯就到啦！我二大爷跟着进去啦！

"先生您先在园子息一下。我请我们太太去。"

"行行，你去吧！"

一会儿太太出来啦！一看我二大爷这穿装打扮，就不象有才学的先生。请都请啦，就叫他看看吧！反正小姐也不是什么重病，大不了伤风感冒，开一副发汗药，吃一煎也就行啦！这点小病，哪位先生看都一样。再看我二大爷也没摆什么架子，一请就到，也算难得。就说：

"先生，您请吧！"

跟着到了小姐房门口，我二大爷不走啦！干么呀？要钱啦！这时候我二大爷开了腔啦：

"太……太太，脉礼钱您还是先惠吧！这是我们出诊的

规矩。”

太太心想：“好吧，反正早晚也得给你。”就叫老妈子取了四块钱，交给我二大爷啦！

他干么先要钱呀？嘿！这是门道呀！等会看完病，开个方子对劲不对劲，他就全不管啦！四块钱到手里啦嘛！

也搭着我二大爷没皮没臊不要脸，人家真正有名望的医生，不能没看病就说钱呀，那多失身分呀！看完病也不说钱哪！本家往外送，把钱交给拉车的。要是先生没坐包车来呢？等先生走啦，派人送到他家里去。为的尊重先生嘛！

我二大爷不但要钱这点，跟人家有名望的先生不一样，就是看病也跟人家也不一样。人家有才学的先生，看病要讲究：观、闻、问、切。第一步先用观。什么叫观？就是看。先看看病人脸上的气色怎么样呀，眼睛有没有神哪，舌苔重不重呀？由这个字呀，对病人的病轻病重，大致就有个把握啦！跟着就用闻。闻什么呀？闻病人身上的气味呀！如有恶味呀，那病可能利害点。怎么？出虚汗嘛？要是没有恶味呀，那大概不要紧。然后再用问。问什么呀？问病人怎样得的病呀，哪点不舒服呀，大小便怎么样呀，晚上睡觉做不做怪梦呀？最后才用切哪。所谓切，就是号脉。按着寸关尺，看脉搏怎样。是浮还是沉呀，是滞还是速呀？再结合前面三个字，就能判断出来是什么病啦！该怎么下药啦！要不怎么说，凡是医生都得用观、闻、问、切这四个字哪！

我二大爷看病他也用这四个字，不过他用法不同。他用观呀，不是看病人的气色、眼神；也不叫病人张嘴看看舌苔，

他专看床底下有鞋没有。干么看鞋呀？如果床底下有鞋，那病大概不重。怎么？还能下床解大小便呀！要是没鞋，那大概这病可轻不了，床上拉啦！说到闻呀，他也不是闻病人身上有恶气没有。他是闻里有药味没有。要是没药味呀，这病大概是初得，还没请先生瞧过哪。也许巧劲能给他治好喽！要是有药味呀，那一定是请过医生啦！别位没治好，到我这儿更甭提，决定也治不好。说到问呀，他不问有什么现象，哪儿不舒服呀，他问病人一顿能吃多少，要是一顿只吃半碗稀饭呀，或是一两天没吃东西啦，这个病轻不了。要是一顿能吃六个馒头，两碗炸酱面呀，那病大概没关系——那还说哪，除非是得了馋痨病！最后这切呀，也就是比划比划，作个样子。您想，就冲我二大爷这两手，能治好病吗？

太太陪着我二大爷进去啦！我二大爷先用观、闻、问。一看呀，小姐这病是初起；床底下有鞋，身上又没恶味，每顿还能吃两碗热汤面。心里头真高兴。心想："万一这回叫我蒙对喽，二天太太给老爷一说，老爷再给我这么一宣传，说不定我就能成名。"

这么个时候，老妈子搬了个凳子放在床边那儿啦！干么呀？给先生坐呀！我二大爷一看，正好！站了半天啦，腿肚子上那个疮垂得疼呀！往下就坐。只听"吃——"的一声，糟糕，裤子后边破啦！怎么回事呀？这条裤子少说也穿了半年啦！又没换过，早就不结实啦！他这么一坐，转身要给小姐号脉，腿上又这么一蹦劲，那还不破。

我二大爷心想："这多糟糕呀！就这一条裤子，回去使

什么换呀？再说看完病，我怎么出去呀？”他心里这么一着急呀，脸上可带出来啦！直皱眉。他皱眉不要紧呀，把本家太太可吓了一跳呀！怎么？大凡先生看病都是这样：要是病轻呀，先生号脉的时候脸上都有笑容，“唔唔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！”要是先生号脉的时候直皱眉呀，嘬牙花子呀，那大概这病有点棘手。甭问他，一看先生脸上表情就知道病轻病重啦！再说你问他，病轻他还能告诉你：“不要紧，吃副药就能好啦！”要是病重呀，他也不能说呀！他能说：“不得了，没救啦！”万一要让那病人听到啦，就得咽气呀！家里人也得吓病罗！他得绕着弯说：“嗯！病嘛倒是有几分医头。看吧，吃了这副药看医缘吧！”所以差不多家里有病人的都不深问呢！一看先生脸上表情就猜到八九成了呢！

我二大爷为了裤子撕破啦，直皱眉。要不怎么说，把本家太太给吓了一跳呢！太太心想：“哎呀，病不轻呀！先生还没号脉就皱眉嘛！”

这时候我二大爷又笑啦！怎么他会又笑了呢？他想出主意来了嘛：“裤子破了没关系，不是有四块脉礼吗，回头出去在估衣铺买条现成的换上就行啦！等会我背着手出去，他们不也看不出来嘛！”他笑啦！太太跟着也笑啦！太太怎么也笑了哪？她想：“我说呢，姑娘昨天受了点凉，这病不至于那么重呀！”

我二大爷把主意想好啦，给小姐号脉啦！一边摸着一边笑，外带还晃着脑袋：“唔唔……”其实他什么也没摸出来。那干么笑呀？他给那四块钱作计划哪！

我二大爷晃着脑袋，摇着二郎腿，假装着把脉号完啦！站起来准备去开药方。倒楣！可巧凳腿上冒着根钉子。我二大爷没看见哪，这钉子正挂在他疮上。“卜——”的一声，疮就破啦！好么，不上麻药能楞开刀呀！嘿呀！把我二大爷痛得直咧嘴。“卜通”一下又坐下啦！脸也白啦，汗也下来啦！手直打哆嗦。疼的出了声啦：“啊唷——”

他这一出声不要紧，小姐差点咽了气，吓得太太差点昏过去，赶紧就问：

“先生，我们姑娘这病怎么样呀？要紧不要紧哪？”

“哎——你们姑娘的病倒不要紧哟，我可受不了啦！”

歪 教 书

过去，在我们北京有兄弟两个，大爷叫贾斯文，二爷叫贾有理。贾斯文念过几年私塾，什么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，马马虎虎的还记得一些。贾有理就糟糕啦！幼年失学，不认识字。哥俩家底子又薄，一天到晚，坐吃山空，靠什么生活呢？贾斯文就给别人写写家信，写写买卖字据什么的。但进账有限，只能勉强糊住口，凑合着活着。贾二爷那就更困难啦！有时给人家搬搬家，抬抬东西，有一天没一天的，反正也没准进项，连口都糊不住。

在他们隔壁，住着一个土财主，姓吴，名叫亮新。把他的大号叫别了呢，就成了无良心——你听他这名字，就知道他为人怎么样啦！他家里祖上三代都是地主，有田有地，穿吃不尽。可就是三辈人都没念过书，到了他这辈，嘿！一样，还是不认识字。他有两个儿子，大的叫招财，小的叫进宝——连给儿子起名字，都忘不了发财，真是天生的财迷脑袋！招财、进宝一年二年的也都长大啦，一转眼就是七、八岁。吴亮新可为难啦！心想："我这一辈子就因为不识字，吃了不少亏。算起账来，还得脱袜子，连手指拇带脚指拇一块扒拉。有时扒拉了半夜，他也扒拉不清楚。这还是小事。往后

我要是死了，外人要争我儿子的财产，打起官司来，连状子都不会写。请人写，花钱事小，不放心呀！知道他上面写些什么呀！万一官司打输了，那多误事呀！越想越烦。想来想去，“有咧！念念书吧。我是不行啦，六十快出头，多半截入土啦！还能念出什么名堂来。还是叫招财、进宝念吧！”把孩子送到学堂去念，又不放心，怕外人欺侮他，怕和穷人家的孩子在一起学坏了；又怕先生不认真教。怎么办呢？干脆请个先生到家里来好啦！一来教孩子念书，二来也好捎带着写点算点什么的。就请村口测字先生写了张红帖，贴在他们家门口：本宅拟请家庭教师一名，薪金从优，愿者请进面议。

可巧这张红帖就叫贾斯文看到啦。贾大爷一想：“反正我现在整天就象没头苍蝇——瞎撞呀！没个准进项，不如到无良心那儿教书去吧！无良心虽然刻薄，我想一天三顿饭总混得过去。”

贾斯文想跟他兄弟商量商量，二爷没在家，他就一个人去啦！

到那一叫门，说明来意，家人把贾老大请到客厅里去啦！无良心从后边来到客厅：

“贾大爷，您有什么事呀？”无良心明明知道他是来求碗饭吃吃的，装着这么问。

“听说您府上要请一位家庭教师，我准备来教，您看怎么样？”

“那好极啦！不过话说在前头，钱可不太多，每月三吊

钱，你可别嫌少！”

贾斯文想：“写得倒漂亮：薪金从优。三吊钱还不够买四两茶叶哪！”

“饭是吃我的。可没什么好吃的，左不过吃点咸菜、窝窝头什么的。每月初一、十五给你打个牙祭。”

贾斯文心想：“谁不知道你家豆腐当肉吃，初一端到十五还是那四两臭猪头肉。”又想：“我稍有点办法，也不来求你啦！”

贾斯文咬了咬牙，就答啦！说：

“行，你家吃什么我也吃什么。”

无良心说：“不过我还有个条件，得先考你一个字。你要认识，才能赚我这俩钱；你要是不认识呀，下面我不说，大概你也猜得到。”

干么他要先考先生一个字呀？他怕先生没学问，耽误了孩子。

贾斯文一想：“他没念过书，纵然考个字，也没什么很深的，大不了也就是眼面前的马牛羊，鸡犬豕，几个日用杂字。”就说：“你写吧！可不见得准认识。”——嘿！还客气哪！

无良心拿起一块石灰，在桌子上划了个圆圈，又在中间点了一下，说：

“这个字念什么呀？”

贾斯文一看，“这……这是什么字呀？说日不象日，说曰不象曰。象形字？他还会认识象形字呀！管他呢，试试看。”当时就说啦：“您这个字，大概是象形字的日字吧？”

“什么？日。胡说八道，连这字都不认识，还出来张罗教书哪！你呀，快回家抱孩子吧！”——好么，差点把贾斯文气的放了炮！

贾斯文回到家里，越想越气。正这个功夫哪，贾有理回来啦！

“哥哥，刚才你哪去啦？”

“老二，甭提啦！”

就把到无良心那儿准备教书的事都跟二爷说啦！

贾有理一听，笑啦，说：“哥哥，你甭生气，让我去找他！”

“找人打架？”

“不！去教书呀！”

“啊！你没念过书，一个字不认识，还想教书？”

“哥哥，无良心也没念过书，他怎么会写字呀？老实跟你说，他那个字还是我发明的哪！”

“哟！真不错呀！可是他那儿天天窝窝头、咸菜，十五天来顿臭猪头肉，你受得了吗？”

“哥哥，总比闲着强的多呀！再说，我有办法管教他，用不了几天，就得叫他端出好的来。”

“好吧！既然你有这本领，就去吧！”

贾有理就真的跑到无良心家去啦！

到那儿叫开了门，说明来意。家人把贾有理请到客厅里去啦！无良心从里面一出来，说：

“贾二先生，您有什么事？”脸上还装得挺客气哪！

“我教书来啦！”

“那太好啦！不过我这里钱不太多，每月三吊钱，你可别嫌少？”

贾有理想：“三吊钱还不够我抽四两关东烟哪！”

“饭是吃我的，可没什么好吃的。左不过吃点咸菜、窝窝头什么的。每月初一、十五给你打个牙祭。”

贾有理心想：“管他呢，一天三顿咸菜、窝窝头也不错啦！”

“你愿意干吗？”

“愿意。”

“不过要先考你一个字。”

“别说一个，一百个都不怕。你写吧！”

贾有理知道他再写不出第二个来，乐得摆摆架子。

无良心拿起一块石灰，在桌子上划了个圆圈，又在中间点了一点，说：

“这个字念什么呀？”

贾有理不加思索，脱口而出，说：“这个字呀念咚（将声拉长）。”

无良心一听念咚，他笑啦：

“对！先生，是念咚。你讲解讲解，这字为什么念咚？”

“你想，这个圆圈好比一眼井，中间这个点，好比一块砖头。砖头掉在井里它不咚吗？”

“对对对，先生，你学问太高啦！你就在我这儿教书吧！”——他把贾有理留下啦！

贾有理怎么会认识这个字的呢？是这么回事：有一天贾有理正为吃饭问题，坐在门口井边上发愁哪。这时候，招财、进宝跑来啦。招财拿了个烧饼，进宝在后边追着要吃。招财不给，进宝急啦，在地上捡起块砖头来，朝着招财就扔。招财一躲，没打着，砖头掉井里啦！“咚”的一声，溅了贾有理一脸水。

贾有理说：“你这两孩子怎么这么讨厌哪！”

招财、进宝哪里瞧得起贾有理呀！就说：“贾二，你别理我，我爸爸不让我跟你们这些野孩子一道玩。”

贾有理一想：“嘿，我又成了野孩子啦！”

“我爸爸要我俩好好念书、认字，长大啦好打官司。”

贾有理一听，真生气。心想：“从小就不会说人话，长大啦还好得了啊！”说：“那你们怎么不去念书呢？”

“没有人教呀！”

“来，我教你。”

“你教我认字，我给你半个烧饼吃。”

“行，先把烧饼拿来吧！”

“给你一半，你可得教我们认字呀！”

“当然啦！”

贾有理吃了半个烧饼。心想：“我教，我教什么呀？”

招财、进宝说：“快点教呀！烧饼要吃完啦！”

贾有理一着急，心里一开窍，把刚才他俩丢砖头的事记起来啦！随手捡了根草棍，在地上划了个圆圈，又在中间点了一点，说：

"先教你们一个字，记着，这个字念咚。"

"怎么念咚呀?"

"咦，忘了刚才你丢砖头掉井里去啦！你没听见咚的一声吗?"

"噢！念咚。"

招财、进宝高高兴兴的回来啦！无良心一看两个儿子嘻嘻哈哈的跑进来。

"又出去跟野孩子玩啦?"

招财说："没有！爸爸，我们认字去啦！你不信，我写给你看。"

说着捡起一块石灰就划。无良心一看，说：

"这个字念什么呀?"

"念咚呀！"

"怎么念咚呀?"

"爸爸你看见了没有，圆圈是井，点是砖头。砖头掉井里不是咚吗?"

"噢！这么回事。"无良心把这个字记住啦！今天他又用这个字来考贾有理——你说他够多机灵呀！

第二天贾有理就来教书啦！招财、进宝到书房里一看：

"呕，是他呀！"说："给先生行礼。"

"好啦，今天头一天上学，咱们不念书，先给你们讲个故事，明天再开课。"

贾二爷给他们讲了个故事，拉拉扯扯快到吃饭的时候：

"放学啦！"

下午又给两个孩子破谜。第三天捉猫儿。反正想法换花样跟他们玩。

一晃就是六天。到了第七天头上，无良心问招财、进宝说：

“这一个星期先生教的什么书呀？背给我听听。”

“先生这几天没教我们念书，尽给我们破谜、讲故事啦！”

无良心一听，“啊！这倒好，我不是请教书先生哪，简直是请保姆哪！”又想：“先生学问是好，但不教书也没用呀！”就对招财、进宝说：

“明天去跟你们先生说：从明天起要教书，不能再玩啦！如果再玩呀，我就不用他啦，听见了没有？”

“听见啦！爸爸。”

第二天招财、进宝上学来啦！

贾二爷说：“来，咱们今天玩……”

“不行！先生，我爸爸说啦，叫你教我们念书。如果再不教书啊，明天就不用你啦！”

贾有理一听，楞了一下，马上接着说：

“不是不教你们念，怕你们才开始念呀，心不定，先玩两天，等心定下来再教。不是要教书吗？那好办，你们先坐会，我解个手就来。”

贾有理走出书房，心里想：“我教什么呀？我连一天书没念过呀！”

他正想办法哪，就只见他们家前院是四合院，正房三间

是客厅，东西两厢是书房，院中有棵大柳树。再绕到后院一看，还长着一棵大桑树。他一想："有咧！我就教房子吧！"回来啦！对招财、进宝说：

"教你们念书啦！我教一句，你们跟一句，听到没有？"

"听到啦！先生。"

"正房三间，"

"正房三间，"

"东西两厢，"

"东西两厢，"

"前院有柳，"

"前院有柳，"

"后院有桑。"

"后院有桑。"

"记住了没有？"

"记住啦！先生。"

"好吧，背给我听听。"

招财、进宝都背上啦："正房三间，东西两厢，前院有柳，后院有桑。"

"嗯，真聪明，放学啦！"——这就放学啦！

招财、进宝回到后院，无良心问啦："今天先生教的什么书呀？背给我听听。"

"正房三间，东西两厢，前院有柳，后院有桑。"

无良心一听："嗨呀，这先生真好呀！这四句书是我家的房产图呀，等于房契呀！往后我要是死啦，外人来争产业，打

官司那甭写状子啦！两个孩子上堂一背书：正房三间，东西两厢，前院有柳，后院有桑。甭说啦！房屋是我们家的呀！官司保准打赢呀！花俩钱请生先教孩子念书，不就是为这个吗？这样的先生哪找去呀！今上午孩子们说的话，也许得罪先生啦，他可别不教啦！干脆，从明儿起，每月给先生长成一两银子吧！饭食也告诉厨房，我吃什么，给先生也开什么。"——嘿！贾有理可走运啦！

贾有理就用这四句呀，教了半个月。天天叫招财、进宝背正房三间……

这天无良心又问啦："这半个月先生又教了什么新书啦？"

两个儿子说："没教什么，还是那四句。"

"先生书教的是好，可就教得太慢啦！"就对两个儿子说："明儿跟先生说，再教几句新的吧！"

"噢！"

第二天，招财、进宝上学来啦！

"先生，我爸爸说啦，先生书教得是好，就是教得太慢啦！请您再教几句新的。"

贾有理一听说教得好，心里高兴啦！有门。

"噢！是要教新的。不是我不教，怕你们贪多嚼不烂。你们坐一会。"——他又解手去啦！

一走出书房，贾有理就想："这回教什么呀？"手抓了抓脑袋，"得，厨房转转吧！"

到厨房一看呀：有茶壶、有水缸！他灵机一动，又编了两句，就回来啦！

“听着呀，我要教新书啦！”

“先生教吧，听着呐！”

“正房三间，东西两厢，前院有柳，后院有桑。两把茶壶，一口水缸。记住了没有？”

“记着啦！”

“好吧！再背两遍就放学啦！”

招财、进宝一回到后院，无良心就问：

“今天教的什么新书呀？背给我听听。”

“正房三间，东西两厢，前院有柳，后院有桑。两把茶壶，一口水缸。”

“你看，这先生教的多仔细，连厨房的家具都教给孩子啦！将来打官司，保险外人一点便宜也占不了！”

打算从明天起，每月再给先生加一两银子——贾有理又多了进账啦！

这天下午，无良心高高兴兴的到村口地里去看麦子。在我们北京，种麦子是一垅一垅的种。先挖一道脊背，再撒上种子。等麦子长好啦！看起来就是一垅一垅的长得很整齐。无良心一出村口，到他家地边一看，可把他气坏啦！正看见东村王小二在地里放牛，牛把他们家的麦子吃了一小块。这下无良心可火啦！

“嘿！王小二，你这混账王八蛋，真是找死啦，放牛不到山坡上去放，怎么放到我地里吃麦子来啦？”

牛吃麦子，也不是王小二故意的，又只叼了几口。王小二平常就恨他，王小二的爸爸就是种无良心家的地，因为租

太重，还不上，无良心把地给收回去啦！王小二一家三口吃不上，喝不上，专门靠着给人家打打短工，放放牛，凑合着吃口稀饭。他从心眼里就恨无良心。今儿听见无良心这么一骂人，王小二可冒火啦！就说：

“啊！牛吃了你们家的麦子？你的麦子怕牛吃，不会不种地里吗？”

“麦子不种在地里，种在哪儿去哪？”

“种到你家坑头上，牛就吃不到啦！”

“嘿！你这是怎么说话？”

“啊！就是这么说话。”

无良心气急啦，扬起手要打王小二的嘴巴。王小二一让。无良心扑了个空，人没打着，脚下一滑，把腰给扭啦！王小二怕他诈死讹人哪，赶紧牵着牛就跑！

无良心一面装腔作势，喊着“啊唷！啊唷！”一面骂着“狗东西，非到衙门里告你不可”。心里想：“我家请了这样一位有学问的先生，这场官司还不包打赢！”——他又想起贾有理来啦！

无良心气冲冲的回到家里，先到书房找贾有理，装着副笑脸说：

“先生，你学问太高啦！书教得真不错，从明儿起，薪水再加你一两银子。”

贾有理想：“他就吃这套吗？”

无良心又说啦：“先生，今儿得求你一件事。”

贾有理一惊：“什么事？”

"东村王小二，放牛吃了我们家的麦子啦！他不但不认错，还动手打人，把我的腰子都给打下来啦。"——腰子打下来，还能说话吗？

"你给我写张状子，让我到县衙门去告他。"

贾有理没开腔，心想："咦，这可糟糕！教书还能随口编两句，写状子可不行啊！我连名字都不会写，还写状子哪！"

无良心看他不说话，以为他想趁此机会敲俩钱，就说：

"先生，我决不亏你，等状子写好啦，谢你十两银子。"

贾有理想："当面回绝可不行啊，要露底啦！"就说："东家，这是小事，你放心吧，今晚上一定给你写好。明早晨你拿了去，官司一定打赢。"

干么他要晚上写呀？他有他的想法。到晚上东家睡啦，好到隔壁找他哥哥随便写一张，搪塞，搪塞嘛！

当天晚上，他到家一看哪，门上了锁啦！原来贾大爷到外县摆测字摊去啦！贾有理又急坏啦！"怎么办呢，找别人也来不及啦！"急得他在屋里直转磨。忽然，他发现桌子上摆了一本皇历，心想："总算找到了救命的啦，撕张皇历当状子吧！反正无良心又不认识字。"

他把正月那张给撕下来啦——这皇历大家都见过呀，一天占一行，有的行字多，有的行字少。老的皇历上，都写得有迷信玩意儿。写着什么宜祭祀、宜出行呀，宜动土、宜沐浴呀，这一类日子的字儿就多。写着诸事不宜、凡事不吉呀的字儿就少。写着月忌呀，字就更少。贾有理拿着这张皇历一看，"这不象状子呀！有咧，"外面就用张白纸这末一包，用

点浆子一粘，“将就些算啦！”往桌子上一放，就睡大觉啦！

第二天早晨，天刚亮，无良心就来啦：

“写好了没有？贾先生。”

“写好啦，在桌子上搁着哪，你自己拿吧！保险官司打赢。”

“谢谢你，官司打赢啦，回来再重谢你。”

无良心高高兴兴的拿起白纸包，慎重其事的放进贴身的口袋里，说了声“先生，你歇着吧，今天就别给孩子们上课啦！”

出门骑上驴，就奔县城来啦！好在路不远，一会功夫就到啦！县官还没退堂哪！

他在外边这一喊：“大老爷，小人有冤。”

知县就命带喊冤人，捕头就把无良心带进去啦！他往堂口一跪，知县问：

“你有何冤，当堂诉来，本县与你作主。”

“启禀父母大人，小人姓吴，叫亮新，乃本县乡绅。在我们东村有个王小二，他放牛吃了我们家麦子，非但不认错，反打我一顿，把两个腰子都打下来了。”——嗨，又加了一个腰子哪！“请大老爷与小人伸冤。”

“嗯！有状子没有呀？”

“有！”

“呈上来。”

捕头拿过状子，往公案上一放。知县带上老光眼镜，眉毛往上扬了扬，翻了翻白眼，把外边包的那张白纸撕下来，拿

在左手，右手拿着这张皇历，看了半天：

“嗯嗯嗯。”

其实呀，他一个字也不认识。他不认识怎么做官呀？原来这个知县是捐班出身，他是一字不识。不但县老爷不识字，他这个衙门里头，上上下下，捕快、禁子、衙役三班，没有一个认识字的。只有一位刑房师爷，还念过几天书，来往公文、批签画行，就靠他凑合着办。可巧这位师爷昨天发急痧，病得起不来床啦——您说糟不糟？

知县看了一会，点了点脑袋，好象看懂啦！

“去把王小二给我抓来！”

“是！大人，你下传票吧！”

“混蛋！”

县老爷压低嗓子说：“明知故问，老爷什么时候自己下过传票哪，自己找去！”——咦！把大人不认识字给忘啦！

“大人不认识字，我俩也不识字呀！”

两个班头走下堂来，心想：“哪去找传票呀！”

走到厨房一看：

“有啦！拿灶王爷当传票吧！”——你听，象这样的衙门好得了吗？

两个班头把灶王爷撕下来，往口袋里一放。带上锁链，下村里来啦！

找到王小二的家，“拍拍”一打门，

“有人吗？出来一个。”

“哪位？”

门开啦，王小二爸爸出来啦！

“唷！两位大爷，你找谁呀？”

“找王小二，他犯了法啦！大人派我俩抓他来啦！”

“唷！我那孩子老实八觉的，没得罪过人呀！犯了什么法啦？”

“犯什么法可不知道，看样子罪还不轻，连你老两口都要带去过堂。”——他俩要敲竹杠啦！

“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关我老两口什么事？”

“什么？关你两口什么事？我可管不着，反正按着县老爷写的传票抓人。”

他把灶王爷摸出来啦！

“你看，这上头写得多清楚，这不是你吗？”（用手指灶王爷）——他拿灶王爷当了王老头啦！

“再看这边，不是你老太太吗？”——对！灶王奶奶嘛，还错得了！

“不但你老两口有罪，连鸡犬都不能留呀！”

“哪有这样王法呀？”

“你没看见下边写的鸡子、鸭子吗？全得带着走。”——是呀！灶王码下头，可不是画的有鸡子、鸭子嘛！

王老头一看不行：

“二位大爷，我家只有二百钱啦，你带着喝茶吧！”

二位捕头一手接钱，一面说：“好吧！只带王小二一个人走吧！”

两人进屋把王小二锁好，带回衙门来啦！知县还没有退

堂哪！

王小二到堂上往下边一跪。知县左手拿着白纸，右手拿着皇历。看了看王小二，看了看皇历——干么呀？他对相哪！

"你就是王小二吗？"

"是！大人。"

"你放牛为什么让牛吃吴亮新的麦子呀？"

"大人，没有呀！"

"没有！你看人家状子上写的多清楚呀！这不是一个小孩拉着一头牛正吃麦子哪！"——得！他把春牛图当作王小二啦！

"大人，牛是吃了他几口麦子，不过没吃多少呀！"

"嗯，这一垅麦子吃的倒不多！"——那天日子不错，宜祭祀、宜沐浴，字多嘛！"这一垅吃了一半啦！"——日子不好，诸事不宜。"这一垅快吃完啦！"——月忌呀！"还强嘴，太岂有此理啦！来人呀！"

"喳！"

"把王小二拉下去打四十板子。"

"是！"

衙役三班正拉下王小二来要打。知县打人得抽签呀，他用左手去抽签，看到那张包皇历的白纸啦，这可把他气坏啦！

"不用打啦！拉出去砍了吧！"

"老爷饶命，我没有那么大的罪呀！"

"还说没那么大的罪，这一亩地给你的牛吃了一半这一亩地全吃光啦！"

上 饭 馆

今天这段相声说的是吃。吃是天性。什么事都要学，唯独吃不用学。您看，小孩刚生下来三天，他就知道吃。把奶头往他嘴里一放，他一吮一吮的。他决不会吹——照这样：呼、呼。活不了，抽风呀！

过去有钱的主就讲究吃喝。家里雇了几个大司务，专门给他做菜，还要按着食谱作，每天换花样。真是食不厌精，烩不厌细，变着法儿的吃。什么好，吃什么；什么上市，吃什么。为什么这么舍得吃呀？钱来得容易呀！家里吃的不爱吃啦，就往饭馆跑。饭馆掌柜也真会研究，专门做几样别家儿做不了的菜——专利嘛！象月盛斋的酱羊肉呀，天福家的酱猪肉呀，门框胡同的酱牛肉呀，穆家寨的炒疙瘩呀，馅饼周的馅饼呀，一条龙的饺子呀！这还是小吃。要说大点馆子，那就有东来顺的爆、烤、涮，沙锅居的一百零八样，同和居的大豆腐，厚德福的糖醋瓦块鱼……各有所专，各有所长，谁都比不了。无怪有钱的主间天就往饭馆跑。为什么呀？吃着舒坦呀！享口福嘛！

再说过去饭馆掌柜都是势利眼，就爱奉承有钱的主！

有钱的主一进饭馆，门口掌柜的、先生，全站起来啦，

冲您一鞠躬：

“先生，您才来？里边请吧！——后边看座。”

后边跑堂的接着就喊上啦：

“看座——先生，您几位？”

“俩人。”

“您这边坐吧！”

您坐下啦。先给您把桌子擦几遍——其实是刚擦过的，故意擦几遍，为的使您心里痛快哪！

跟着给您把茶沏上来啦：

“先生！您先喝着。”

喝一碗给您倒一碗。您喝了两三碗之后，看您喝的差不多啦，心也舒坦啦！这才问您：

“先生，您今天大概家里没赶上饭口吧？出来点心点心，您二位吃点什么？”

其实这位才吃了饭一会，不过借饭馆谈点生意：

“给我们来盘酱肉，来个干炸丸子。吃面，要个氽丸子白菜汤。”

“是，您哪！”

他跟着冲楼下厨房一喊。这四样菜到您嘴里说着都不顺口，到他嘴里喊着就好听啦！满有辄：

“嘿！下边听着：来碟酱肉要五花，干炸丸子撒椒盐，四个面皮锅里挑，氽丸子加白菜。”——您听，比唱戏还有味哪！

等会菜端上来啦，您吃的差不多啦，他额外给您端上一

个来。什么菜呀？粉条拌白菜。

这二位一看，心想："这个我们没要呀！"

还没容您问他哪，他就先说啦：

"二位！这个菜是我敬的，您尝尝吧！凉丝丝的，有个意思。"

这二位一尝，不好吃也得说好吃呀！怎么？人家敬的，不能辜负人家一片好心呀！

"嗯！真不错。"

吃了两口就不吃啦！怎么？除了咸就是酸呀！那有什么吃头。

"好啦，算账吧！"

"二位，您吃好啦？"

"嗯！"

"好，您哪！"

他不算帐，先把那盘敬菜端下去。干吗呀？等会再来了有钱的主，他再加点粉条不又可以敬一回吗！

"二位，您没吃多少，我候您啦！"

"别价，算了吧！"

"好，您哪！那我就不让啦！一盘酱肉四毛八，四两白干二毛四，二毛四的四毛八是七毛二；干炸丸子五毛六，五毛六的七毛二是一块二毛八；一块二毛八，四两面皮一毛二，一块二毛八的一毛二是一块九毛五……"——您不留神他就给你多算好几毛。"……氽丸子四毛五，您一共吃两块四，小费加一，一共两块六毛四。"

这二位也没听清楚：

“二块四，不贵，给三块。甭找啦！”

“已经小费加一啦，您干吗还外赏呀！”

“算啦！您敬了一个菜，这六毛钱给您喝酒吧！”

其实这二位吃那几根粉条连六分钱也不值，他楞外赏六毛。要不怎么有钱的主进饭馆受欢迎呢！

“谢谢，您哪！——外边听着，下来二块四，外赏六毛喝酒！”——嘿！这一声呀，外边掌柜的、先生、小徒弟，连灶上大司务异口同声的喊：

“谢谢——”

这二位出去高高兴兴的，一面走，一面剔着牙，一面说：

“二哥！明儿咱们还是这儿。”——他顺气呀！

这是两人去吃饭，他这么招待；要是一个人去吃呀，他的招待方法又换啦！

比方说您一个人进了饭馆啦，跑堂的跟着过来啦：

“先生，您这边坐吧，这边清静。您吃点什么？”

“给我来三十饺子。”

“好，您哪！您吃什么馅子：牛肉葱花，羊肉白菜，猪肉西葫芦？”

“你给我来羊肉白菜吧！”

“好，您哪！——下边听着，来三十饺子，羊肉白菜，薄皮大馅，多搁点香油！”

等会饺子端上来啦，高醋、蒜瓣往您面前一放。给您倒点醋：

“您吃忌讳① 吧？”

“吃点。”

您这吃饺子，他可不走，在旁边站着。干吗呀？怕您闷的慌跟您聊天呀！您吃了几个饺子，一回头看他还没走哪！不好意思不理他啦！

“伙计，你这人可真和气！”

“哪儿，您哪！”

“你贵姓呀？”

“先生，我不敢担您贵字，您看着办吧！”

这位一听，新鲜！他姓什么叫我看着办。

“嗯！你不姓张就姓王？”

“对啦！我又姓张又姓王。”

“你要姓张就姓张，要姓王就姓王，怎么又姓张又姓王呀？”

“先生！我原本姓张，后来过继给姓王的啦！所以我又姓张又姓王。”

“嘿！真会说话。你今年贵庚啦？”

“先生，您看着办吧！”

“啊！多大岁数也叫我看着办。我看你不是三十五，就是三十六？”

“先生，对啦！我又是三十五，又是三十六。”

“三十五就三十五，三十六就三十六，怎么又是三十五又

---

① 北京人忌讳说醋，所以管醋叫忌讳。

是三十六呀？”

“先生，我今年三十五，开年就三十六啦！”——废话！后年还三十七哪！

“你几月生日呀？”

“先生，您看着办吧！”

这位一想：“有门，这次看你怎么说！”

“我看你不是六月生日就是八月生日？”

“先生，对啦！我又是六月生日，又是八月生日。”

“你六月里生日就六月里生日，八月里生日就八月里生日。怎么又是六月生日又是八月生日呀？”

“先生，用阴历算我是六月生日，用阳历算我是八月生日。”

“这还是不对呀？阴历阳历只差一个月呀！”

“先生，您不知道，那年是闰年，多了一个闰七月哪！”——嘿！真亏他想得到！

您说饭馆跑堂的对待客人够多客气，招待够多周到。可也分什么人，有钱的主不管三人两人，他老是那末客气。要是没钱的主呀，那最好别进饭馆，还是家里吃点吧！实在家里赶不上饭啦，买两烧饼吃都认啦！千万别进饭馆！怎么？您花钱找气生呀！

就象我这样的，一年四季就这件大褂，晚上还得当被窝盖着。要是过年三十晚上赚不到钱，还得拿它当五毛钱买二斤面过年。干脆别进饭馆，进去也得把你气喽！

你这一进门呀，什么掌柜的、先生呀，也不站起来啦！

他问你："找谁呀？要找挑水的老刘，走后门。"——您瞧，他这分看不起人这劲！

"我不找人。吃饭！"

"吆！还真没走错门，找到饭馆吃饭来啦！"——那多新鲜呀！我不到饭馆吃饭，还到杂货铺吃饭去呀！

我往那一坐，半个钟头也没人理我。其实伙计不是没看见，生意也不忙，就是不愿理我。为什么呀？知道我吃不了多少钱，保险不给小费。

我叫了足足有十几次，跑堂的才过来。把白眼一翻，上下看了我几眼。说话那音不从嗓子眼里出来，从鼻孔里出来：

"吃什么呀？"

我从没来过，知道他卖什么呀！再说，我又不识字，墙上再贴满点，我也看不明白呀！

我说："您这都卖什么呀？"

"什么都卖！海参、鱼翅、熊掌、燕窝……就是不卖窝窝头啊！"

我一听这是讽刺我呀！我天天吃窝窝头呀！

"有饺子吗？"

"有啊！要多少？"

"您给我来五个吧！"

"五个，吃得了吗？"

我说："够了！"

"对！吃多了可撑着！"

您听，这叫什么话呀！

又等了半个来钟头，饺子端上来啦！醋也没有，蒜也没有，饺子汤也没端来。

我说："劳您驾，给我来点高醋、大蒜，随手带碗饺子汤来。"

"哎！"

他把醋跟大蒜拿过来啦！又端来一海碗饺子汤。说啦："喝吧！多喝点，五个饺子吃不饱，来一碗饺子汤，来一个水饱吧！"

我饿急啦，不管他说什么，一口气把五个饺子吃啦！一海碗汤也喝干啦，又喝了一碟醋，吃了几瓣大蒜。

"算算！"

"算什么劲呀！五个饺子一毛钱，大蒜、高醋不要钱。饱了没有？要没饱，我再给你来碗饺子汤！"

我还敢跟他强嘴呀，放下一毛钱往外就走。嘿！他还真送出来啦！我还直冲他客气，说：

"您别送啦！"

"我送送您吧！告诉您一句话：出门往东别往西，往西呛风，招呼别醋了心。"——吆，骂上啦！您看气人不气人！

不过他们这样势利呀，也有倒楣的时候。什么时候呀？要是遇到什么侦缉队呀，东霸天、坐地虎一类流氓头子到饭馆吃饭呀，那他们算倒了楣啦！怎么？尽挑毛病呀！掌柜的、先生，虽然尽量陪小心，那挨骂、挨打，都是保不齐的事。

象他们那种人进饭馆，掌柜的一看他，戴着副黑眼镜，腰眼上鼓鼓囊囊的，这么一看，象别着手枪似的，先打个哆

嗦。找麻烦的来啦！

“先生，您后边请吧！后边清静。”

“清静？没人我吃不下饭去，我愿意坐前边，你管的着吗！”

“是，您哪！您随便坐吧！”

这位东找西找，找了个有女座的桌子，就坐下啦！跑堂的赶紧抹桌子，还特别用劲。杯筷也特别用开水烫了又烫。

“先生，您吃点什么？”

“随便！”——随便！饭馆也没有卖随便的呀！

“先生，您还是赏个话吧！我好叫他们给您预备。”

“你不说我怎么知道呀！你们这都卖什么呀？”

“先生，我们这有炒肉丝、炒肉片、炸肉丁、爆银鱼、溜鲤鱼、清蒸中段、红烧头尾、熏鸡、酱鸡、白砍鸡、宫保鸡丁、辣子鸡丁、三鲜丸子、干炸丸子、酱豆腐丸……”

“行啦，行啦！那么多的菜要我撑死呀！”

“不是，您哪！您随便挑两样可口的吃。”

“给我来个干炸丸子吧！四两酒。”

“好您哪！回头您吃什么呀？”

“合着你比我还急哪！酒还没有下去，又问上饭啦！”——他哪儿是吃饭来啦，简直是找呕气来啦！

工夫不大，炸丸子摆上来啦！这位拿筷子夹了一个。轻轻的咬了一口，稍微的咸了一点。其实吃口重点的正合适。您看他那副凶神恶煞的样子，眉毛一皱，眼一瞪，嘴一瘪，“哇”的向外一吐——冲他这相，就值一手榴弹，

“啊呀！你们吃盐不要钱呀！”

"怎么啦？您哪！"

"怎么啦？咸啦！您打算叫我吃盘炸丸子咳嗽仨月，是怎么着？不信你尝尝。"——您想，跑堂的他敢尝吗！

"先生，既然您吃着咸啦，我给您回回锅？"

"回回锅？那不更咸了吗！"

"那我给您放点汤？"

"什么！干炸丸子放汤，那不成了油炸小皮球了吗！"

"先生，那怎么办呢？"

"怎么办！换一个。"——随便怎么说，这个菜也得换。

等会换的丸子来啦！他一边喝酒，跑堂的在一边侍候着他。看他喝的差不离啦，才敢过来！

"先生，再给您添点酒？"

"我喝那么多干吗！"

"那给您预备点什么吃的？"

"来个炒肉丝，酸辣汤，四张家常饼。快点啊！"

"是，您哪！"

时候不大，饼、菜都来啦！他吃饭，跑堂的还是不敢走呀！怎么？怕他挑毛病呀！看着他吃的差不多啦，这才离开。干吗呀？给他拿漱口水去呀！

这跑堂的不给他拿漱口水去了吗，他一看旁边没人，饼跟肉丝也吃完啦；饱啦！还剩点酸辣汤。他伸手在桌上一抄，"得"抄了俩苍蝇——也是饭馆该倒楣，偏偏俩苍蝇飞到他桌上去啦！他把一个往酸辣汤里这么一甩，用筷子这么一搅，苍蝇沉底啦！一个往炒肉丝那个盘子里这么一甩。他准备工

作作完啦！该喊啦：

"伙计，伙计！"

跑堂的正给他端漱口水哪！一听他喊，赶紧跑过来啦：

"先生，什么事？"

"什么事！"用手一指苍蝇，"你看这是什么？"

跑堂的一看，嘿！苍蝇呀，这麻烦啦！不但这顿饭钱算不下来，说不定还得挨打。要一报卫生局呀，没准，兴许小则罚款，大则抽掉执照，停止营业三天呀！——其实他真报告卫生局呀，那会的卫生局也不管这些事。

这地方就得说跑堂的有两手，拿筷子把苍蝇夹起来了，放在手心上，看了一下，微微一笑，往嘴里一丢："得！唔——哈哈，先生，香料呀！"——啊！他楞给吃啦！你说这位说什么呀！苍蝇，苍蝇他能吃吗？香料，香料那就给钱吧！

这位一笑，心想："嘿！真有你的，啊！楞给吃啦！我就知道有这一手。嗨！还有一个在酸辣汤里哪，我早给你准备好啦！"

这位说："是什么呀？"

"先生，香料。"

"呕，香料！那就算啦！"

他拿起调羹来舀了两下，这意思好象再喝两口汤。其实他哪是要喝汤呀，他是找那个苍蝇哪！搅了两下，他刚要喝，故意这么一楞：

"嗯！伙计，这个又是什么呀？"

跑堂的一看："吆，双的呀！"

“先生，您交给我看看。”

“甭交给你啦！回头你再往肚子里一咽，又变成香料啦！就这么看吧，这是什么呀？”——那怎么说呀，摆在面前的呀！

“先生！他们没留神，落里头个苍蝇。”

“什么！没留神。”

“拍！”一边说一边给跑堂的一嘴巴。

“呃！先生，您别打人呀！”

“打人！打你还是好的。”

外边掌柜的跟先生一听后边打起来啦，不知道怎么回事呀！赶紧过来啦：

“先生，您瞧着我，歇歇气。怎么回事？您哪！”

“怎么回事呀！菜里有俩苍蝇，你们要要我的命呀！上回我在你们这儿吃了一回饭，回去我趴啦三月，怪不得呢，尽给我苍蝇吃呀！”——他赖上啦！

掌柜一看这位，知道是专门找麻烦、吃饭不给钱的来啦！一进门就认出来啦！随便你怎么小心还是出了麻烦啦！

“先生，您别生气啦！您这顿饭我候啦！”

“你给啦！我不是吃饭不给钱的人！”——合着他还想给钱哪！

“您哪！可别那么说。这顿饭钱还是我候了吧！”

“没这么便宜！不给你们点利害，二天你还给我吃屎克郎哪！非给你报告卫生局不可，起码封你们三天门！”

掌柜的直说：“您关照，您关照！”

这位一边走一边骂，饭钱也没给就出来啦！

“非给你们报告卫生局不可。”——他上卫生局报告去啦？哪儿啊！其实他回家啦！

您说，他白吃了一顿饭，还打了别人一个嘴巴，这叫什么人头呀！

过去有些开饭馆的，尽管势利，说起来也是怪可怜的——黑吃黑哪！可是要他换换脑筋，改改作风呀，那可不容易。怎么？生就这种社会嘛！

那年过年，我出了一次堂会，回家晚啦！又没赶上饭口，好在身上有俩钱。好吧，上饭馆来个犒劳①吧！我又到那个饭馆去啦！

一进门，嗨！真热闹，堂座、雅座挤得满满的。我没等跑堂的招呼，就在旯旮里找了个位置坐下来啦！等了足足半个钟头，一位跑堂的过来啦！我一看，嗨！你猜是谁？熟人哪！就是那次客客气气送我出门，劝我别吹了风，酯了心的那位跑堂的。他也把我认出来啦！放了副杯筷，冲着我这么一笑：

“先生，你又吃五个饺子吧！”

我正打算给他拜年哪！听他这末一说，得！又把我气啦！

“嗨！大年初一，你就这样瞧不起人！今儿不吃饺子啦！给我来个干炸丸子。”

---

① 犒劳——打牙祭。

"舍得吗？想开啦！"——你说，够多挖苦人哪！

我没理他：

"再给我来二两白干！"

"吆！还会喝酒。"——他管的着吗！

又等了半个钟头，炸丸子来啦！我没吃，一看就行啦！怎么？全黑啦！这盘炸丸子起码放了半斤酱油四两盐，那没法吃呀！我拿筷子夹起一个来咬了一点，"哇！"嘿！这个咸呀，舌头都木啦！按说，我就喊呀，可我不敢马上喊。怎么？过年吗，座儿多，忙不过来，喊了也是白搭。谁在乎你这一盘干炸丸子呀！

我一看，看什么呀？看这位跑堂的有事没有。有事别喊，没事再喊。一看他正走过来哪。我小声的叫：

"喂！劳您驾，您这边来看看！"

"等会儿，还有事哪！"

过了半个钟头他才爱理不理的过来啦！

"什么事呀？"

"这丸子太咸啦！"

"吆，咸啦！菜不咸呀，你们家里吃过炸丸子吗？"——嘿，骂上啦！

"不是，不是，实在太咸啦！"

"要嫌菜咸，尽吃窝窝头就不咸啦！"——那饭馆卖菜干么呀！

"实在不能吃！要不信，您尝尝。"

"啊！一天那么多饭座，都让我尝尝，那把我撑死啦！"

“那……那怎么办呀！实在不能吃呀！”

“怎么办！你看着办好啦！”

“要不然，请您给我回回锅。”

“什么？回回锅。卖一个菜回一次锅，我们这生意甭做啦！”

“要不然，您给我放点汤！”

“哪有那么多凉水呀！你知道水卖几个子儿一挑哪？”

“这……这真咽不下去呀！”

“你真不能吃假不能吃？”

“实在吃不下去！”

“那实在吃不下去，我也不勉强，你走吧！”

“那这盘菜钱哪？”

“您照给五毛六呀，小费加一！”——喔！不吃还小费加一哪！

当 行 论

旧社会做生意的呀！不规矩，尽是欺骗。如果您稍微一不小心，那就得上当。

有一种买卖，那太厉害啦！卖什么的呢？鲜货局①。专门卖各种水果。那派头可大啦！鲜货不放在筐子里，放在木架子上。那架子是个坡形，上面一格一格的，分成很多格子。好点的鲜货，比如广东的蜜柑呀，烟台的苹果呀，厦门的文旦呀，都用白棉纸包着。三大间的门面，里边站柜的就有七八个。平常的人，如果要买俩雅梨呀，干脆说，就不敢进去。让这个阵势给吓住啦！

这位刚一进去，就过来一位站柜的，满脸带笑：

“先生，老没见啦！今儿您怎么有空出来溜溜？”

其实头一句就是生意经。这位先生头一次到他们这儿来买鲜货，他楞说老没见啦！这不是蒙吗！

“你用点什么？吩咐吧！”

这位说：“给我来二斤蜜柑吧！怎么卖呀？”

“便宜！这……二斤够啦吗？”

“够啦！多少钱一斤哪？”

① 鲜货局：水果店。

“便宜！这……您不带点别的吗？”

“不用啦！蜜柑多少钱一斤哪？”

“便宜！这……”——反正他不跟您说价钱！

为什么他不跟您说价钱呢？毛病就在这儿哪！

“柜上的，给这位先生称二斤蜜柑，挑大个的呀！”

把蜜柑称好啦！用纸口袋一装。外边用绳儿一拴。

“先生！二斤蜜柑。”

这位接过蜜柑来，一边摸钱，一边问价：

“多少钱？”

“别给钱啦！您……小意思，算我孝敬您啦！”

“这叫什么话！人生面不熟的，哪能叫你给钱。多少钱？”

“算了吧！二斤蜜柑小意思。往后如果有大批的生意，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有啦！”

“废话！快说，多少钱一斤？我还有事哪！”

“您要实在有事，您就忙吧！往后有空过来，再说吧！您哪！”

把这位给说急啦：

“你到底要不要钱？如果不要钱我是小狗子！”——他就等您这句哪！

“吆！这是怎么说的，叫您赌咒！好吧，我再不要钱那是骂您哪！这么办吧，这回我收下啦！”

“多少钱？”

“二斤蜜柑其实也值不了多少钱，您给三块钱吧！”

“啊！一袋上等面粉才两块四毛钱，怎么二斤蜜柑要三

块呀？”

“蜜柑您不能跟面比呀！”

“这么贵？”

“您是贵人吃贵物！”

这时您说该怎么办？给钱？心里真痛的慌！不给钱？那不是自己骂自己吗？——要不，怎么说一不小心就得上当呢！

还有一种生意，那更欺骗人啦！卖什么的呀？卖点心的。点心铺嘛，卖什么大八件、小八件、光头饽饽、面包、鸡蛋糕什么的。

有一次，我走到一家点心铺门口，看见玻璃橱里摆着各种点心。正中间摆着一块鸡蛋糕，上边全是奶油，足有二斤多。边上放着一张红纸条，写着价格：奶油鸡蛋糕，每块两文①。我一看就笑啦！

“嗨！真便宜，烧饼还卖两个子儿②哪！这么大块的蛋糕才卖两个子儿。我有一块，一天的伙食就解决问题啦！”

我进去啦！

“掌柜的，请您给我来一块两个子儿一块的蛋糕。”

掌柜的冲着我看了一眼，说：“好，您哪！”

他到柜台里边货架子上拿出来一块。

“给您哪！”

我一看呀，鼻子差点气歪喽！这是什么蛋糕呀！跟小钱儿差不多大小。

---

①、② 在北京，一个铜元叫一文，又叫一个子儿。

“嘿！有意思，真会作生意呀！”我说，“掌柜的，我要两个子儿一块的那种鸡蛋糕！”

“是两个子儿一块的鸡蛋糕呀！一个子儿一块的还小一半哪！”

“你别来这套！我要玻璃橱里摆的那一块。”

“噢！你要那一块。可以！一样哪！”

说着，他从柜台里边走出来啦！推开玻璃橱，把那块鸡蛋糕给拿出来啦！

我一看哪，还是那么大——跟小钱儿差不多。

我说：“别忙！你再放进去，让我出去看看。”

“行！”

我走到外边一看：

“嚯！这块蛋糕还是有二斤多重。”

我又进来啦！

“掌柜的，这是怎么回事呀？我在外边看就有这么大（手比），到里边来买，就这么小（手比）。”

我这么一说，掌柜的笑啦！

“先生！其实一点也不奇怪，您没注意，我们那橱窗不是普通的玻璃。”

“是什么呀？”

“二百倍的放大镜！”

“啊！”——那是照细菌用的，他拿来照鸡蛋糕啦！这不是骗人嘛！

象他们这种做生意的呀，也有上当的时候！不过得看什

么人。象我这样的占不到他们的便宜！为什么呀？旧社会嘛，谁瞧得起咱们艺人。太穷呀！根本就看不上眼。如果遇上有钱的主，真能占他们的便宜。我就遇到过这末一回事，那真笑死人！怎么？可笑嘛！

有一次呀，我经过一家绸缎店门口。大铺子，五间门面，三层楼。里边连掌柜的带先生、站柜的、徒弟，足够四五十口子。胆小的真不敢进去！

就在这个时候，来辆小汽车。"嘟！"车子在门口这么一停，从车上下来一位太太，穿着海勃龙大衣，高跟鞋，后头跟着两个老妈子。"笃笃笃"，进去啦！

掌柜的一看："吓！这位主顾不小呀！看她这派头，不用说一定是大宅门的太太。家里一定办喜事，办嫁妆来啦！要不然，不能带着两老妈子来呀！"赶紧接出来啦！

"太太！您里边坐吧！"

到了里边，先请太太坐下，立刻吩咐小徒弟：

"去！拿那三熏香片先沏壶茶来。"

又叫站柜的：

"到对门买点好鲜货，好点心，顺便带一筒'三炮台'。"

一会儿，水果、点心、香烟、好茶都摆上来啦！

"太太，您随便用点吧！"

"好吧！"

这位太太也真不客气，拿起蛋糕来就吃；拿起香烟来就抽；吃完鲜货就喝茶——她也不怕闹肚子。

两老妈子在后边也跟着忙合连吃带摸。时候不大，吃的

差不多啦！

掌柜的一看，心想："行啦！该说话的时候啦！"

"太太，今天儿不错！"

"呃！"

"您家里办喜事吧？是娶少奶奶，还是嫁姑娘呀？您用什么只管吩咐吧！好叫他们给您扯。"

这位太太没说话，又来了块蛋糕。一看桌上，没什么啦！她开腔啦：

"今儿倒用不着那些东西。"

"呕呕！是！您用什么？"

"其实也没有什么可买的。天冷了，家里缝棉被，棉线没啦！你给我拿一个子儿的棉线吧！"——啊！吃喝了半天，就买一个子儿的棉线呀！

掌柜的又不敢得罪她，怕她来头大，吃不了兜着走。心里真难过，有苦说不出来。心里不好受，脸上可不能露出来：

"噢！您只用点白线呀！好！这……这没关系。"——咬着牙说的哪！

当时把线篮子拿过来啦！线架子往桌上一插，一边绕一边跟这位太太聊。聊什么呀？聊下回的生意呀！

"太太！这没有什么！别看您这回只买点白线，希望您下次有生意照顾照顾我们。我们这小字号是专门从苏杭直接办货，什么杭纺、府绸、五花绉、华丝葛、古香缎、直罗、横罗……价钱便宜，东西地道……"

他只顾说话啦，一球线都绕完啦！——您说，他们是不

是也有上当的时候！

我在外边看的满清楚呀！一个子儿买一球线，还吃一顿，这太便宜啦！我也进去啦！

我说："掌柜的，您给我一个子儿的白线。"

敢情到我这就不一样啦！点心也没有啦！也不陪我说话啦！

"你要什么？"

"来一个子儿的白棉线。"

"等等！"

他把线篮子拿过来，线架子也没插，用手一拉线，有一尺多长，用牙一咬，"得"。

"拿去！"

"啊！"半根呀！"呃，掌柜的，这就不对啦！怎么刚才这位太太买一个子儿的白线是一球，到我这儿是半根呀？"

"都是那么卖，没那末多的钱赔！"

"这……也不能差那么多呀？"

"拿你这半根抵她那一球！"——他拿我们俩当成一家啦！

在旧社会，最骗人的，最叫人讨厌的生意，还不是上面说的那几种。是什么生意呢？当铺。嘿！这种生意那太气人啦！跟别的生意作法都不一样。别的生意您一进门，他不是冲着你笑吗。哼！这个生意您一进门他冲着您瞪眼！为什么呢？别的生意是您拿钱买他的东西，为的赚你的钱呀！这个生意是您拿东西找他借钱，他还是赚你钱哪——一样哪！不但赚钱，还赚的更多！既然也赚你钱，为什么他跟你瞪眼呢？

有钱的主不进当铺呀！谁家有钱还当东西呀！进当铺的都是穷人，他知道跟穷人瞪眼没关系，你还得求他呀！还得在他这儿当呀！他还是能赚钱。实在遇到气性大点的，一賭气不当啦，别处当去！您到别家当铺门口一站，别家掌柜还是冲您瞪眼。

他们学生意就是这么学的，先学冲人瞪眼。干么冲人瞪眼呢？有好处呀！一瞪眼，您一害怕，怕他不要，就能少当俩钱。——他们这心思，都用在这儿啦！

一般当铺站柜的分头柜、二柜、三柜，管掌柜的叫朝奉。头柜年龄起码够六十多岁，吃当行饭足有三四十年。眼力好，识货，专看珍珠、玛瑙、翡翠、钻石；二柜的年龄也有四十多岁，专看各种皮货、绸缎、毛料；三柜是才出手的，吃当行饭不过三四年，也就看个破被子、破褥子、烂手表什么的。不管头二三柜您拿眼一瞧，都象六十多岁的人。保险个个都是胖子，表示他们年纪大，眼力高。一个个脑满肠肥，胖不楞顿，一百多斤。您当不当他不在乎！

难道说当铺里都是胖子吗？也有瘦的。不过瘦子都是装成胖子。那怎么装呀？把大褂作肥点，里边拿床棉被这末一围，把大褂外边这末一套。猛这么一瞧，吓！真够胖！头上戴顶瓜皮帽子，嘴里衔着根象牙烟杆，留两撇小八字胡。全得留，二十多岁的也得留。要不怎么说猛一瞧都象六十多岁的呢！每人眼上都戴一副大墨晶眼镜。每个镜片都跟烧饼差不多大。他这墨晶眼镜店可买不到，那不是眼镜店出品，那是酱油店出品。他把酱油瓶底敲下来啦！用铁丝做一副架子，

往眼睛上套。为的挡着庐山真面！干么呀！他怕人认准了他，走到街上挨打！人们都把他们恨毒啦！

如果你到他那儿去当衣服呀！一进门就能把你给气喽！首先柜台跟旁的铺子不同，特别高，足有一人多高——怕别人抢他呀！您看他如同在井里看天一样，哪瞧得清楚呀！他瞧您可就不同了，如同从天上往井里看，就把你看成这么一点儿啊！您踮着脚跟把衣服往柜台上一放，他不理您，只管坐在柜台里边抽烟。起码得十分钟，才慢慢站起来给你看哪！往那一站，眼一瞪，嘴一撇。一看你这衣服，一问当多少钱，说话拉长声。明明这件衣服值三十块，最多他也就给您写五块。您还不敢要求多写点。要要求多写，他就不要啦！您也愿意当啦！他也愿意写啦！他这么一喊当啊，后面有位先生照着他喊的写。您这件衣服没毛没病，他楞要喊出毛病。最讨厌就在这一点！

有一次我去当当去啦！家里没米下锅，把我那件皮袄拿去当吧！二毛剪叉①，西口筒子②阴丹士林吊的面。才穿了俩月。我包裹包裹，到那儿去啦！往柜台上一放，他楞不理呀！我脚都站麻啦！过了足足十五分钟，他站起来啦！给我看当来啦！把我那皮袄领子一抓，先摔了三下，大概怕里边有虱子。看了看皮袄，伸出头看了看我。幸亏是我自己的，要是偷来的，准得叫他看出来。

看了半天，说话啦：

---

① 二毛剪叉 好羊羔皮。

② 西口筒子 陕西、山西一带的羊皮筒子。

"这件皮袄是谁的?"(慢声拉长)这不是废话吗! 那就站着我一个人，不是我的你说是谁的呀! 我不敢跟他抬杠呀!我一抬杠，他不要啦! 这不要命吗?

我说:"是我的。"

"当多少?"(慢声拉长)

"少当少赎，少花利钱。我才穿了俩多月，您给写十五块钱怎么样?"

"十五块? 干脆——"

"您收下啦?"

"不要!"

"啊!不要还干脆哪!"

"别人的不要你的要，不要你的跟我泡!"

"这叫什么话!我又不是蘑菇，跟你泡什么?"

十五块他也愿意写啦!我也愿意当啦! 可是他这一贼当票，我不敢当啦! 把我这件皮袄说得不象东西啦!

"油、旧、破、补……"

"别忙! 您先等一会儿，什么油旧破补? 我才穿俩月，哪来的油? 哪来的补钉呀?"

"这是我们当行的规矩，不管多新的衣服，也要这么贼!"

"好! 您的规矩，我别破坏。您接着贼吧!"

"油旧破补，月白颜色……"

"嘿嘿嘿嘿! 你眼睛有毛病呀? 阴丹士林你怎么贼成月白颜色呀?"

"这也是我们当行的规矩，因为库房太潮。受了潮一褪

色，我们可不负责！”

“呕！你们什么才负责？”

“油旧破补，月白颜色，孩褂……”

“你等会。什么孩褂？你们家小孩都穿四尺三的褂子呀？”

“这是规矩，库房太潮，受了潮，缩啦不负责任！”

“你们这叫什么规矩呀！”

“油旧破补，月白颜色，孩褂，缺襟少扣，缺领少袖，虫吃鼠咬，光板无毛，没大襟，没下摆，没……”

“好啦！你拿过来吧！等我赎的时候成了屁股帘啦！”——您说他们这一行多气人！

他不是在当铺里说话有这个毛病吗，出了当铺还是一样。雇黄包车（人力车）都是这味！平常人雇车都 么问呀：

“车子！拉我到×××，多少钱呀？”

“您给四毛吧！”

“哪那么贵？两毛！”

“先生，路不好拉，您给三毛吧！”

要坐就坐，不坐算啦！

当行人坐车可不一样，他雇车跟看当一个味。未曾开口，先把车看三眼。看得拉车的直起鸡皮疙瘩：

“这是什么毛病呀，怎么直看车呀！”

“这辆黄包车是谁的？”

把拉车的吓了一跳，以为要入号哪！

“先生，我这车只拉座，可不当呀！”

“拉我去×××多少钱？”

"您给四毛吧!"

"四毛太贵，两毛!"

"先生，路不好拉，您给三毛吧!"

象这样您要坐就坐，不坐就走，这不完了吗!他可不饶，不坐还要褒贬几句，简直跟喊当票一样：

"洋车不好，车灯不亮，车把太短，轮胎没气，走在中途路上，一定放炮!"——你管的着吗!

有次过年，我去当当，那才可笑哪!

在旧社会里过春节，三十晚上当行一夜不关门，开到天亮。——专门杀穷人哪！第二天初一就歇啦！一直到十五才开张。那年三十晚上，我过不了年，东借西求没办法。到夜里三点多钟，我去当当去啦！当什么呢？家里稍值点儿钱的，都当尽卖光啦！我一想，暂时把吃饭家伙拿去当一当吧！我就拿了一个单皮，就是唱京戏用的皮鼓：木头胎子，中间空的，上边用猪皮一蒙，边上用钉子一钉。我把这玩意抱去啦！往柜上一放：

"看这个!"

因为时间太晚，头柜、二柜都回家团年去啦！只留下一个三柜在那儿值班。再等三钟头，天一亮就回家睡觉去啦!

他站起来把我那个皮鼓掂了掂，反过来倒过去看了三四遍，也没有看出是什么玩意来。他不认识就不敢要，因为没法喊当票呀！不知道叫什么怎么喊呀!

他一想："干脆乱杀个价把他打发走就算啦!"

"当多少?"

我说："你是知道价钱的，买新的得七八块，您给写两块吧！"

"两块不要！"

"您少写点。"

"这么个大数！"(用手比一)

"一块可少点。"

"一个子儿！"

"啊！你成心呀！买张草纸还要一个子儿哪！"

"多了不要！"

我一听他给这价奇怪，大概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。干脆当啦！看他到底怎么喊！

"当啦！"

"当……当啦！吆！这是什么玩意呀？"

他看了半天，想了又想，给乱起了个名：

"铜钉，乱凑，木头小皮洗脸盆一个。"

写当票先生一听："嗨！有意思！还有木头皮洗脸盆呀！"

"当洋一文！"

把当票跟一个子儿丢给我啦！我回家啦！

到家里，我越想越好笑。"呃！再给他找点麻烦，找点东西去当。"当什么呀？铙钹。把我唱戏打的那对铙钹给抱去啦！在柜台上一放。

"看这个！"

他一看又是我，头就痛啦！刚打发走了，怎么又来啦！他把这对铙钹看了几遍，还是不认识。心想："还是把他打发

走了吧！”

“当多少？”

“这个你该多写点了吧！碎铜烂铁也有一斤多，写三块钱吧！”

“三块不要！”

“多少钱呀？”

“一文！”

“嘿！你就知道给一个子儿呀！”我是安心来的。“行！当啦！”

他想：“又当啦！这怎么办呀？叫什么呀？铜的，还有两块红绸子。”

想了半天，想出一个名儿来：

“缺箍少袢，小铜草帽一对。”

先生一听：“还有铜草帽呀！大概外边下小刀子，顶着铜草帽来的。”

“当洋一文！”

把钱和当票又丢给我啦！

我回到家一想：“有意思，今天总算出了点气，看着他猴急了半天。”我一想，还有一样东西，干脆也当了吧！什么呀？帽镜——照着戴帽子用的，老式镜子。紫檀木的背儿，雕花座子，玻璃砖的面子。二尺多高，一尺多宽。我把它抱去啦！往柜台上一放，木头背冲着他，玻璃面冲着我。

“当这个！”

他一看我，又来啦！心想：“今晚他跟我泡上啦！”没办

法，走过来一看，还是不认识：二尺多高，一尺多宽，长方形，紫檀木的，雕花座子，是什么呀？

“当多少？”

“多了你也不要，干脆，一个子儿！”

“咳！他摸到我的毛病啦！怎么办哪？叫什么呀？”

想了半天，才想起一个名字来：

“缺砖少瓦，木头小影壁墙一座，当洋一文！”

先生一听：“还有当影壁墙的呀！他怎么抱来的呀？往后还当四合院哪！”

他喊完了当票，往里边收当。把帽镜一搬，翻了个面，玻璃冲着他啦！把当铺里的东西都照在里边啦！他又接着喊上啦：

“别忙——还有——”

先生说：“要有你就接着喊吧！”

“内有八仙桌一张，太师椅两把，天秤一座，钞票一捆；还有一人，怎么那个象我，我怎么看他，他怎么看我……”

先生说：“我——没法写呀——”

附录：垫话和小段

下　　驴

甲　待人接物一定要有礼貌！

乙　是呀！礼多人不怪嘛！

甲　就拿问路来说吧，都该带个“劳您驾”。

乙　不错！

甲　“同志，劳您驾，上天桥怎么走呀？”“您从这往东，见俩路口，往北边一拐就到啦！”“谢谢您哪！”是不是得这么问？

乙　对呀！

甲　有这么问的吗？“嘿！问你上天桥怎么走呀？”

乙　嚯，真凶呀！

甲　“上天桥呀，你从这儿往西，见仨路口，往南一拐，看见冒烟的地方就到啦！”那是天桥吗？那是火车站哪。

乙　好嘛！要给送到天津去。

甲　我就因为没礼貌碰过钉子。

乙　是呀！

甲　有一次我上我姥姥家去。我姥姥住在乡下，那儿交通不方便，没公共汽车。我骑匹毛驴出了城啦！走到三岔路

口，不知往哪边去啦！路上又没人。

乙　那怎么办呀？

甲　幸好前边地头上有个老头，正在那儿拔草哪！我心想：问问他吧，“嘿！老头，上王家庄往哪儿走呀？”

乙　有象你这么问路的吗？

甲　老头没理我。

乙　大概没听见。

甲　听见啦！

乙　你怎么知道听见啦？

甲　老头看了我一眼嘛！我又问：“喂！老头，跟你说话哪，上王家庄怎么走呀？”

乙　老头怎么说的呀？

甲　还是没理我，把我气急啦！

乙　还把你气急了哪！

甲　我打着驴就过去啦！到了老头身边大声的说：“老头，问你上王家庄怎么走，怎么不理我呀？”“对不起，没功夫。”“没功夫？什么事忙得你嘴都不能张啦！”“没见我忙着拔草嘛！”“哪说句话也耽误不了你拔草呀！”“您不知道，昨儿晚上我家毛驴下了骆驼啦！急等着我拔草去喂它哪！”

乙　驴下骆驼？这可新鲜！

甲　是呀！我先别问路啦！“老头，这可真是新鲜事，驴下驴呀，哪有驴下骆驼的呀？”“谁知道呀，这个畜牲偏不下驴嘛！”

乙　啊！那是骂你哪！

伍子胥卖宝剑

甲　唱戏可不容易。

乙　是呀，得坐过科。

甲　我就是科班出身。

乙　呕！您是科班出身，那个科班呀？

甲　富连成。

乙　好科班呀！您是那一科的？

甲　喜字科。

乙　老先生。

甲　那倒不敢当。侯喜瑞、康喜寿、雷喜福、陈喜星，我们都是同官。

乙　师兄弟，人家叫喜福、喜寿、喜星，您叫喜什么呀？

甲　我叫洗澡。

乙　洗澡呀？您上澡堂子吧！

甲　上澡堂子干什么呀？

乙　您不是洗澡吗？

甲　我叫喜藻，水藻之藻。

乙　好嘛，吓我一跳！您现在哪儿搭班呀？

甲　没地儿。

乙　怎么没地儿呀？

甲　我唱戏粗枝大叶，不负责任，没人敢用。

乙 呕！净出漏子呀！

甲 呃！您别看净出漏子，但我能找补上，前台观众听不出来呀！

乙 那后台的同行听着可别扭呢！您都出过什么漏子？

甲 一会儿也说不完。我找个典型的说给您听听。

乙 您说说。

甲 解放前，有一次我在“长安”唱《文昭关》，我的伍子胥。

乙 角儿呀！

甲 当然啦！我下了后台，前边的《打店》都快下来啦！

乙 那您就快点扮戏吧！

甲 扮戏？我还没过瘾哪！找个安静点儿的地方，翘着二郎腿先来根“三炮台”。

乙 啊！你就下了戏抽吧，来得及吗？

甲 我扮的快。我一边抽，跟包的一边催：“老板，您快点吧！还有五分钟就该您上啦！”我说：“不忙，不忙。”

乙 还不忙哪！

甲 剩下三分钟我才扮。七吃哈查，先化装，跟着穿箭衣、马褂、巾子。场上都打了“长槌”啦，我还没穿厚底哪！

乙 谁让你净抽烟啦！

甲 我穿上厚底往上场门就跑。一边跑着一边挂髯口。

乙 瞧您这分忙合劲。

甲 我挂上髯口，刚要出去，这么一摸，糟啦！还没带宝剑哪！

乙 那怎么办呀？

甲　带私房的来不及啦！好歹上场门那儿就是旗包箱。

乙　放刀枪把子的。

甲　我抓起来把家伙挎上，就出去啦！出去一亮相，摸宝剑，噫……。

乙　怎么啦？

甲　没摸到宝剑把。

乙　您出来的时候不是带上了吗？

甲　是呀，怎么会没摸到宝剑把呀？我斜眼往下一看呀，带倒是带上啦，带错啦！带的不是宝剑，是腰刀。

乙　对啦！腰刀把在后边嘛，你当然摸不到啦！没关系，凑合这一场，下场再换。

甲　别的戏要是带错啦，观众还可能不注意，也许看不出来。唯独这出戏可不行。

乙　怎么？

甲　这出戏前边有四句"流水"，唱的有宝剑的词呀！

乙　怎么唱呀？

甲　（唱）"过了一天又一天，心中好似滚油煎，腰中空挂三尺剑，不能报却父母冤"。带着腰刀唱宝剑，那还不给叫倒好。

乙　哪怎么办呀？

甲　我把词给改啦！

乙　怎么改的呀？

甲　我灵机一动，把言前辙给改成幺条辙啦！（唱）"过了一朝又一朝，心中好似滚油浇，中途盘费花没了，卖了宝剑

换口刀”。

乙　噢！进了拍卖行啦！

“善　　人”

甲　您天天吃饭吧？

乙　废话！人不吃饭不饿死了嘛！

甲　您吃饭吃菜吗？

乙　吃饭哪有不吃菜的呀！

甲　吃什么菜呀？

乙　没钱吃省点儿，青菜、罗卜、豆腐。有钱吃好点儿，鸡、鸭、鱼、肉。

甲　您还吃鸡鸭鱼肉哪！

乙　怎么啦？

甲　那是性命，你不怕造孽呀？

乙　呕！（微笑）照这么说，您不吃鸡鸭鱼肉？

甲　当然啦，我怕造孽。我一生净做好事：扫地不伤蝼蚁命，爱惜飞蛾纱罩灯。别谈吃荤腥，我连个臭虫都不忍得碾。

乙　怎么连臭虫都不忍得碾呀？

甲　那是性命！我不做缺德的事。

乙　呕！

甲　您看那蚊子嗡嗡的，多讨厌呀！

乙　打死它不就完了嘛！

甲　呃！那我可办不到。它通共才活多少天呀！我一巴掌：拍，把它打死啦！惨，这缺德事我不干。

乙　嗯！（冷笑）

甲　您看那虱子，在我身上足这么一咬，多痒呀！

乙　那你把它挤死不就完了嘛！

甲　哪哪儿行呀，它也是条性命呀！这缺德的事我不干。

乙　那它咬您，您就忍着呀？

甲　我把它从身上摸出来。

乙　丢了它。

甲　扔在别人脖子里。

乙　啊？

甲　这就够惨的啦！

两　头　忙

乙　这回该我们说啦！说什么呢？说一段……

甲　（唱老调太平歌词）高高山上两间房，

乙　得，我还没说他唱上啦！

甲　（唱）一家姓张一家姓王。

乙　怎么？

甲　（唱）张家有个大闺女，王家有个小儿郎。

乙　唱的这是什么味呀？

甲　(唱)正月里提亲二月里娶，三月得个小儿郎。
四个月会爬，五个月会跑，六个月就送到学堂念文章。七个月进京去赶考，八个月得中状元郎。九个月奉旨去上任，到了十个月年高岁迈告老还乡。十一个月得了一个治不好的病，十二月三十就见了阎王。诸位要问我唱的是那一段？

乙　那一段呀？

甲　(唱)唱的是：来的慌张去的忙。

乙　走！

四书五斤

甲　您念过书吗？

乙　念过几天。

甲　念的什么书呀？

乙　四书。大学、中庸、论语、孟子。

甲　你念过四书？

乙　啊！

甲　那我问问你，四书有多重？

乙　这……这不知道，没约(读幺)过。

甲　四书有多重您都不知道，还说念过四书。您问我。

乙　您知道？

甲　我也不知道。

乙 废话，您不知道可说个什么劲呀！

甲 我不知道能问你吗？

乙 那您说，四书究竟有多少斤？

甲 五斤哪！

乙 您怎么知道呀？

甲 您没听说吗？四书五斤(经)嘛！

乙 噢，这么个五斤呀！

刮过去啦

甲 大鼓的种类很多。

乙 嗐！

甲 有京韵大鼓、梅花大鼓、西河大鼓、唐山大鼓、奉天大鼓、乐亭大鼓、梨花大鼓、山东大鼓；还有大鼓大鼓。

乙 什么叫大鼓大鼓呀？

甲 两面鼓一齐打，就叫大鼓大鼓。

乙 没听说过。

甲 有的唱小段，有的唱万子活——长篇。京韵、梅花呀，都唱小段；西河、乐亭呀，就唱万子活的多。

乙 呕！

甲 过去天津有一位唱乐亭大鼓唱出了名啦，专唱《刘公案》。

乙 那位呀？

甲 刘文彬。从他那儿一兴呀，后来不知怎么又出来几位，

也唱《刘公案》，哪可就赶不上刘文彬啦！

乙　怎么？

甲　人家刘文彬有一定的词呀！后来这几位现编现唱，您想，哪能好的了吗？往他那儿一坐，半个钟头也听不出什么玩意儿来。

乙　怎么？

甲　他净唱废话呀！那词呀，讲不通的地方多的很。

乙　噢！还有讲不通的地方？

甲　不信，我学学您听听。

乙　对！您学学。

甲　您听着！这嘣嘣嘣嘣嘣，嘀嘀嘀嘀嘀，哐哐哐哐哐。
（唱）小弦子一弹响叮冬，
各位压言我开了正封。

乙　唱正书啦！

甲　唱正书？还差六里地哪！

乙　哪开什么正封呀？

甲　（唱）小弦子一弹响叮冬，各位压言我开了正封，
您爱听文爱听武？爱听奸的爱听忠？
爱听文的是《包公案》，爱听武的是杨家兵；
爱听忠来唱寇准，爱听奸的唱潘洪。
半文半武《双合印》，酸甜苦辣《白金甕》。

乙　唔！是噜苏。

甲　（唱）我刚才唱的本是本把半本《刘公案》，还有那多半本没有交待清。那里丢来那里找，那里截住接着唱，那里

破了那里缝，奉敬众明公。丝绦断了丝绦续，续上了麻绳万万不中。那位说，你们唱书的怎么嗓子哑。众明公，你别看俺的嗓子哑，字眼可交待的清。那位说，你们说书的爱把词忘，俺从小投师记的更清。

乙 唱这些有什么用呀？

甲 （唱）东屋里点灯东屋里亮，西屋不点灯黑古龙冬。

乙 废话！

甲 （唱）小燕子南飞尾巴冲着东。

乙 啊！您别唱啦，小燕南飞尾巴冲着北呀！怎么尾巴冲着东呀？

甲 （唱）正赶巧那天刮的西北风。

乙 呕，刮过去啦？

甲 不刮过去就不合辙啦！

乙 呕，凑辙呀！

褒贬是买主，喝采是闲人

甲 说相声，得随时注意观察事物。

乙 呕！您对这方面也有研究？

甲 比如您站在地摊跟前，看人做买卖，只要多看一会，就能看出谁是买东西的，谁是起哄的。

乙 哪怎么看得出来呀？

甲 常言说：褒贬是买主，喝采是闲人嘛！

乙 这怎么解释呀？

甲 您看他越挑这东西的毛病，他就越想买。

乙 呕！

甲 比方说，有人看见地摊上有个小古董："你这个小花瓶怎么卖呀？""同志，五块钱。"他拿在手里一边端详，一边摇头、撇嘴……

乙 不想买？

甲 他才真想买哪！"嗯！五块，哪值那么多呀！瓷儿太新呀！""同志，老瓷。真正康熙五采。""什么康熙五采呀，江西瓷！""您是识货的人，哪有这么好的新瓷呀！""那也不值五块呀！给三块吧？""同志，三块可买不了，您给四块五吧！""值不了这么多，这儿还有点伤呀！""同志，那不是伤，是道纹。"

乙 还是伤呀！

甲 "得啦！我给三块五。""同志，您多花五毛，管保您不上当。""好吧，好吧！上当事也不大，开发票吧！"

乙 买啦！怎么又说喝采是闲人呢？

甲 他只要一夸好，这档买卖准吹。"这花瓶怎么卖呀？""同志，五块。"他一边看一边笑，"五块？太便宜啦！明瓷呀！"

乙 康熙五采他楞说成明瓷啦！

甲 "好，真没看到过这样细的瓷器，多干净呀！难得一点伤都没有。五块钱，哪儿买去呀！""同志，哪给您包上吧？"

乙　他买啦？

甲　（微笑）不要！

乙　啊？不要啊！

批　别　字

甲　您贵行是？

乙　说相声。

甲　我最不愿意听相声啦！

乙　怎么？

甲　你们说相声的一嘴净是别（读白）字。

乙　哪可没有。我们说相声的最注意这个问题，决没别字。

甲　没别字？

乙　啊！

甲　要有别字呢？

乙　要有别字您给挑出来，回头咱们一块吃饭，我给（念嗌）钱。

甲　呕！你给钱，这“给”字怎么写呀？

乙　给字呀？给字不就是……啊……给吗！

甲　废话！我问你怎么写？

乙　这不……呕，一个提手，这边一个手字。

甲　这怎么讲呀？

乙　这只手给那只手嘛！

甲　不象话。

乙　照您说没这么个字？

甲　这个字倒有，一个搅丝，这边一个人一口的合字。不过不念给（盖）。

乙　念什么？

甲　念给（急）。你看山东老乡们，爱说正字，在饭馆吃饭碰上啦："二哥，今儿您这个饭钱我给（急）啦！"念给。

乙　这可保不齐有一个俩（念ㄌㄧㄚ）的。

甲　什么叫一个俩呀？正字念一个两个呀！十六两为一斤，有说十六俩为一斤的吗？

乙　您不知道，一个俩就是仨（念煞）。

甲　什么叫仨呀？初三、十三、二十三，有说初仨、十仨、二十仨的吗？

乙　嗨！我今儿也不知道是怎么啦！

甲　什么叫今儿呀？只有今天，有说今儿天吗？是牛筋还是羊筋呀？

乙　好啦，好啦，明儿我改啦！

甲　什么叫明儿呀？正字念明呀！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有念清清楚楚，明儿明儿白白的吗？

乙　人家都（兜）这么说。

甲　什么叫都呀？正字念都（督），成都，有念成都（兜）的吗？

乙　那我回去琢（念捉）磨（念摸）、琢磨。

甲　什么叫琢磨、琢磨呀？如切如错，如琢如磨。什么叫琢

磨呀？

乙　照您这么一说，那我们就甭说话啦！

甲乙　(同说)什么叫甭呀？

乙　您走吧，你到这儿我毛病来啦！

馋　病

甲　说相声的得有个好身体。

乙　当然啦！干什么都得有健强的体格。

甲　我可不行，身体历来就不好。

乙　什么病呀？

甲　胃病。

乙　那不算什么！吃东西的时候留点儿神就行啦！不要吃得太多、太饱。

甲　我这胃病跟那些胃病不一样。

乙　什么不一样？

甲　吃什么吐什么呀！

乙　您都吃什么吐什么呀？

甲　吃瓜子吐瓜子皮。

乙　啊？

甲　吃青果吐青果核。

乙　是呀！不吐它卡嗓子嘛！

甲　我到医院里这么一检查呀，医生说："你这胃病可太利害啦！简直说叫没法治。干脆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吧！"我一想：这话也对呀，我这病反正没救啦！我回去买了仨包子，四十个锅贴，一口气全吃下去啦，这一下……

乙　全吐出来啦？

甲　一点也没吐。

乙　您这是馋病哪！

卖稀饭

甲　您贵行是？

乙　说相声。

甲　您看我呢？

乙　（端详甲）看不出来。

甲　作买卖。

乙　呕，买卖底儿。作什么生意呀？

甲　没准。

乙　啊？没准！

甲　什么赚钱，捣腾什么；什么本小利大作什么。

乙　呕，投机取巧呀！

甲　差不多。

乙　别差不多啦！亏得你还有脸说哪！

甲　这是过去的事呀！有一年，我听说××稀饭涨价。

乙　呕！

甲　××卖两个铜子一碗，××卖四个铜子一碗。

乙　差一半的价钱。

甲　我一想：稀饭这个生意可干的过。当时，我把所有的本钱，都买了米。不够呀！

乙　怎么还不够呀？

甲　还没绿豆哪！

乙　买呀！

甲　没本钱啦！

乙　哪怎么办哪？

甲　卖了小褂买绿豆。

乙　哪你穿什么哪？

甲　没关系，先穿空心大褂。赚了钱回来做纺绸的。

乙　哼，好主意！

甲　天天在家里没别的，就是熬稀饭。把街坊的炉子都借来啦，熬了三天才熬完。熬好了，事又出来啦！

乙　什么事又出来啦？

甲　没家伙装呀！把我住的那所三合院的房子给押啦！讲好了回来赎。买了二十个五十三加仑的汽油桶，装稀饭。

乙　真舍得下本呀！

甲　这算什么哪！对本利嘛！

乙　我看你简直财迷心窍。

甲　那时××铁路还没修，我雇了四十个脚伕，起早走，俩人一挑，往××抬。讲好了卖了货拿脚钱。

乙　有象你这么作生意的吗？

甲　我这是新发明呀！

乙　还新发明哪！

甲　起早摸黑，走了十八天半，才到×××。天又热，可把大家累得够呛。我想：你热吧！越热越好，绿豆稀饭才卖得起价哪！到了×××，有人检查："你们抬的什么呀？打开看看。""老总，稀饭。""什么？稀饭！"

乙　人家听着都新鲜。

甲　"要不信，打开您看。都打开，叫老总看看。"当时把盖一打开。警察一看都笑啦！立刻就说……

乙　抬进城！

甲　倒了去！

乙　啊，怎么叫你倒了呀？

甲　全都长了蛆啦！

乙　哪还不长蛆呀！

甲　是呀！不倒也没人买啦！我一边倒一边哭啊！

乙　你哭什么哪？

甲　连房子都倒了嘛！

乙　哪你怨谁呀？谁让你贪图对本利哪！赶快把汽油桶卖啦，回去赎房子吧！

甲　赎不了啦！

乙　怎么赎不了啦？

甲　汽油桶抵了脚钱啦！

猜　字

甲　您念过书吗？

乙　念书可说不上，多少认识几个字。

甲　既然您认识几个字，我考您几个字您认得到吗？

乙　那可不敢说一定。眼面前的字，大概还都认识。

甲　那我就写个字您认认（拿扇当笔，在空中写）从这儿起笔，往这边一拉，到这儿落笔，这个字念什么？

乙　嗯！（思索，但又好笑）您再写一遍，我没看清楚。

甲　（又写一遍）从这儿起笔，往这边一拉，到这儿落笔。

乙　（笑）这个字大概是念一吧？

甲　嘿！真有学问呀！

乙　啊？认识个一就算有学问啦！您说我连一都不认识，我可还活什么劲呀！

甲　那一底下再加一横呢？

乙　念二哪！

甲　啊？合着二您也认识，真不简单。

乙　这也不算什么呀！

甲　二字底下再加一横呢？

乙　念三哪！

甲　这么说您是圣人？

乙　嗬，认识个三字就算圣人呀，我成了剩饭啦！

甲　三字中间加一竖，上边不出头，下边不露尾，这个字念什么呀？

乙　（不屑地）念王呀！

甲　噢！王你也认识？这王字右边加一点呢？

乙　那念玉呀！

甲　嘿，真行呀！那玉字左边再加一点呢？

乙　（瞧不起，讽刺地）那是古写的玉字。

甲　古写的玉字你也认识。（急写）这王字周围加四十八点呢？

乙　这……这不认识。

甲　不认识呀！这念王麻子。

乙　啊？象话吗！

甲　这李字周围要加四十八个点？

乙　那念李麻子呀！

甲　你学问可见长。

乙　这就长了学问啦，有什么用呀？

甲　真要考你一个字，您可认不到。

乙　那可不见得。

甲　十字加个口字，念什么呀？

乙　十字加个口字（一边说一边用扇子写），那念古啊！

甲　嗯？不念古。

乙　那念什么呀？

甲　念田。

乙　噢，十字搬到中间去啦！那我也考您一个字。

甲　什么字？

乙　十字加个口字？

甲　那念田。

乙　嗯？不对。念由。

甲　噢，上边出头啦！

乙　行！我再考您一个字。十字加个口字？

甲　念由。

乙　不，念甲。

甲　噢，下边出头啦！我再考您一个字，十字加口字？

乙　念古，念田、由、甲。

甲　不对！念申。

乙　噢！上下都出头啦！

请　　客

甲　不会说话净得罪人。

乙　是吗？

甲　明明是好意呀，别人听着可不舒服。

乙　有这样的事。

甲　我二大爷就因为不会说话，老得罪人。

乙　怎么？

甲　有一次我二大爷请客。请了四位朋友在润明楼吃饭，讲好下午六点钟。到了五点半来了三位，有一位没来，这位还是主客。

乙 哪就再等会儿，实在不来就吃吧!

甲 吃呀! 我二大爷可是守信用的人，一直等到六点半，见那位还没来。他急啦，自言自语的说:“瞧瞧，该来的不来嘛!”

乙 啊?

甲 其中有一位就多了心啦:“怎么，该来的不来? 那甭说啦，我是不该来呀! 我走吧!”明着不好说走，“大哥,我解小手去。”

乙 这位解小手去啦?

甲 哪儿呀，走啦! 下楼跟招待员说:“我回家啦! 等会楼上问，就说我走啦!”

乙 得! 气走一位。

甲 我二大爷在楼上左等右等，那位主客还是没来。不但那位没来，解手这位也没回来。一问招待员呀，说解手这位回家啦! 我二大爷又说啦:“唉! 又走了一位，真是，该走的不走嘛!”这二位当中有一位又多了心啦:“呕! 该走的不走? 这甭说呀，没诚心请我呀! 我也走吧! 大哥，您先歇会，我到楼底下去看看。”他也走啦!

乙 有这么说话的吗?

甲 这位也没回来呀!

乙 哪还回来!

甲 就剩下一位啦! 这位跟我二大爷还是真有交情，跟我二大爷说:“兄弟，你这说话二天可要小心点，哪有象你这么说话的呀! 该来的不来，人家听着当然不舒坦，您

给气走一位。该走的不走，哪人家还不走？二天可得注意，别这么说啦！”“大哥，真是，我没说他们俩呀！”“呕！说我呀，我也走吧！”

乙 全气走啦！

马 屁 精

甲 您会唱吗？

乙 说相声的讲究说、学、逗、唱。

甲 我也爱唱，今儿没事唱一段您听听。

乙 唱什么呀？

甲 老调太平歌词。

乙 行！我还真爱听这个玩意儿，唱什么词呀？

甲 马屁精。

乙 呕！马屁还能成精，一定够瞧的。您唱吧！

甲 （唱）过去的世道颠倒颠——您听这味怎么样？

乙 （苦笑）没什么！就是味不大正。

甲 这是您才听头一句，我嗓子还没溜开哪！您再听上五句，保险您不走！

乙 听迷啦！

甲 腿肚子都气直啦！

乙 呕，走不了啦！

甲 （唱）过去的世道颠倒颠，有钱的好过没钱的难。有钱的

开了一个典当铺，三分大利钱赚钱。没钱的东拼西凑把一个小买卖做，顾得了吃来顾不了穿。有钱的到处赴席去，拍马屁的将他拉拉扯扯让在上边。没钱的有一次也赴席去，拍马屁的说：象你这样的人也就得坐在下边。有钱的吃尽了盘中菜，拍马屁的说：嘿！看人家福大量大海量宽。没钱的多夹了一筷菜，拍马屁的说：看你八辈子没得饱饭餐，跑到这儿来解馋，到这来过年。有钱的不爱吃盘中菜，拍马屁的说：贵人口高懒得餐。没钱的不爱吃盘中菜，拍马屁的说：（夹白）你别装蒜啦！你扭扭捏捏假装酸。有钱的口是心非到处吹牛说大话，拍马屁的说：贵人说话分外甜。没钱的说了一句真心实意的公道话，拍马屁的说：你这穷鬼讨人嫌，你紧着叨叨烦不烦。有钱的肚里没货不会说话，拍马屁的说：贵人语沉懒得言。没钱的看不入眼懒得说话，拍马屁的说：爸爸是傻子儿子憨。有钱的要把呵欠打，拍马屁的说：您闻闻这味够多新鲜。没钱的要把呵欠打，拍马屁的说：你们闻闻这股恶味熏死咱。有钱的放了一个屁，拍马屁的说：贵人放屁又响、又亮，味儿扛口甜……

乙　行啦！您别唱啦，听起都嚎心啦！过去有这种人，现在可没啦！

甲　说不定。马屁成了精，阴魂就不散。

乙　怎么？

甲　我昨天在茶馆里还看见他哪！

乙　马屁精？

甲　马屁精的子孙。

乙　呕！传了代啦！

难　诸　葛

甲　我对京戏可有研究。

乙　呕！你唱哪行呀？

甲　生、旦、净、末、丑，文、武、昆、乱、满不挡。

乙　嘿。好角呀！哪行是正工呀？

甲　要谈我正工呀，甭谈别的，一说我这扮相就能吓你一跳。

乙　我也不致于那么胆小呀！您说说。

甲　我这扮相是：头戴扎巾身穿帔，脚蹬朝方手拿旗。站门前头走……

乙　行啦，别说啦！龙套呀！

甲　有时候还来个相臣、大院、旗、锣、伞、报呀！

乙　好嘛！除了龙套就是另碎。

甲　啊！你瞧不起龙套、另碎，还是一脑子的旧意识。

乙　我倒不是看不起龙套、另碎，我是看不起你。刚才你吹了半天，什么生旦净末丑，文武昆乱满不挡啦！

甲　您别看我玩意儿不怎么样，我戏德好。

乙　呕！

甲　天天阴人【注】。

乙　啊？你别不害臊啦！

甲　要是我对那个名角有意见，或是那个名角不好好团结我，我就阴他。

乙　嘿！光要求别人，亏你还有脸说哪！

甲　有一次，我在北京陪谭富英唱《空城计》。

乙　那是人家谭先生的拿手好戏。你扮什么呀？

甲　旗牌。

乙　大小是个角儿，得好好唱呀！

甲　白天谭先生在院子里排戏，我没听他的话，他说了我几句。

乙　人家是为你好，批评几句也是应该的呀！

甲　我才不听他这一套。解放了，大家一律平等，谁也管不了谁。

乙　啊？

甲　让你批评吧！等会台上见。

乙　你这叫什么思想？

甲　其实，我这旗牌没几句词，阴人家诸葛亮还真不容易。我想了个办法。

乙　什么办法呀？

甲　送地图这场不是这样嘛：上诸葛亮，念两句："兵扎祁山地，要擒司马懿。"转身向里归小坐。小锣上旗牌也念对："人行千里路，马过万重山。来此已是，"下马叫门："门上哪位在？""做什么的？""烦劳通禀，就说旗牌求见。""稍站！启禀丞相，旗牌求见。""传。""丞相唤你进去。"

“遵命！”进门站小边，打恭，“参见丞相。”“罢了！”“奉何人所差？”“王平王将军所差。”“手持何物？”“地理图。”这时两个琴童把地理图接过去啦！“展开！”场面吹三腔，诸葛亮一看地图，大吃一惊。看见马谡把人马扎在山顶啦！知道街亭难守，赶紧告诉旗牌：“去到列柳城调赵老将军，快去，快去。”旗牌说：“得令！”拉马下。

乙　对呀！您怎么阴诸葛亮呀？

甲　前边唱的满好。（重说一遍）到了诸葛亮说：“去到列柳城调赵老将军，快去，快去！”我应当拉马下。

乙　是呀！

甲　我偏不下去，反问了诸葛亮一句：“啊！丞相，那赵老将军若不在列柳城呢？”谭富英一听：“啊！赵老将军不在列柳城！没这一句呀！”

乙　本来没这句嘛！

甲　我高兴啦！谁叫你白天当着大家的面批评我啦！我看你说什么？看你怎么打发我下去？你不把我打发下去，下边我看你怎么唱？

乙　瞧你这分品行！

甲　谭富英到底比我聪明，眼珠一转，计上心头。来了这么一句。

乙　哪一句？

甲　“赵老将军若不在呀，此乃军机大事，不可泄漏，俯耳上来。”——我把耳朵往他嘴边一凑，他用羽扇一遮，说：“你什么东西！”“得令哦！”

乙　骂下去啦！

〔注〕暗中捉弄别人。

十　聋

甲　您贵姓？

乙　我姓叶。

甲　噢！你姓聂呀！是不是三耳聂呀？

乙　呃！我姓叶。

甲　噢！您姓岳，岳飞那个岳呀？

乙　（大声）我姓叶。

甲　噢！姓疖呀！

乙　有这个姓吗？您聋子。

甲　什么？红子。那是鸟呀，好玩意。红子、靛壳、吱吱黑嘛〔注〕！

乙　呃！我说你耳聋。

甲　呕！二红呀？

乙　什么二红呀！

甲　结婚啦！嫁了个工人，听说还不错。

乙　你耳背。

甲　小魏？

乙　啊？

甲　小伙子满有出息，去年参加海军啦！听说在天津哪！

乙　你听不真。

甲　陈子贞？

乙　合着他谁都认识。

甲　说相声的呀！陈子贞，广阔泉嘛，早就死啦，您找他呀？

乙　我找他干什么呀！你听不见？

甲　上法院？没多大的事可别打官司，段上就能解决啦！

乙　上法院我告谁啊？

甲　噢！告贼呀！为什么事呀？最近小偷少多啦，丢了什么呀？

乙　我说，这是哪儿？

甲　为了件布衫儿呀？

乙　（大声的嚷）这是哪跟哪儿？

甲　噢！布衫里还有盒烟卷儿啊！

乙　你不是东西！

甲　你才不是东西哪。

乙　这回你怎么听见啦？

甲　你骂我还听不见！

〔注〕都是鸟名

解　　字

甲　您说我们中国字跟外国字就不一样。

乙　噢！

甲　我们中国是方块字，外国字是拚音字。您看我们中国字是撇、捺、点、勾组成的，念起来是一字一个音，一字一个讲法。

乙　这可倒是。

甲　但也不一定，有的字就是一样写法，两种念法，两个讲法。

乙　呕？这我倒没研究。你说哪个字是一样写法，两种念法。

甲　行(念形)跟行(念杭)就是一样写法，两种念法。

乙　什么地方念行(形)，什么地方念行(杭)呢？

甲　中国人民银行，这儿就念行。自行车，这儿就念行。

乙　对！

甲　您看中国话总得这么说："张同志，把您那辆自行车借给我骑骑行不行？""干什么去呀？""我到人民银行去找行长谈两句话。""行行行，您推走吧！"这叫中国话。

乙　是嘛！

甲　一调个就不象中国话啦！

乙　您试试。

甲　"张同志，把您那辆自行(杭)车，借给我骑骑，行(杭)不行(杭)呀？"

乙　什么叫做行不行呀？

甲　"您干什么去呀？""我到人民银行(形)去找行(形)长谈两句话。""行行行(杭)，您推走吧！"

乙　哎呀！我简直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！

甲　您说，有这么说话的吗？

乙　没听见过。

甲　长(念场)跟长(念掌)字也是一样写法，两种念法。

乙　什么地方念长(场)呀？

甲　说衣裳长短就念长，“×××，你这大褂做长啦！”“长啦？没关系，回头请我爱人剪掉一段，不就合身啦！”

乙　什么地方念长(掌)呀？

甲　称部队的长官就念长。“师长、团长、连长、排长。”不能换着用。

乙　要是换换呢？

甲　那就糟啦！“×××，你这大褂长(掌)啦！”

乙　啊？大褂会长，那不成了精啦！

甲　称部队长官也不能念长(场)呀！“师长(场下同)团长、连长、排长。”

乙　什么排场？现在提倡节约，不能讲究排场啦！

甲　车(chē)跟车(居)用法也不一样。

乙　什么地方念车？

甲　自行车、马车、汽车、电车。

乙　对呀！哪儿又念车(居)呢？

甲　下棋就要念车。“请吧！”“红先黑后。”“不不，占红不占先呀！”“还是您先请。”“那我就不客气啦！当头炮。”“跳马。”“支士。”“我出车。”

乙　这就得念车。

甲　换换可不好听。“当头炮。”“跳马。”“支士。”“出车(chē)。”

乙　啊，出车(chē)？棋盘成了马路啦！

白　吃

甲　世上有这么一种人，嘴上抹石灰，专门"白吃"。

乙　那可也得看遇到什么人，要是遇到我，随便他有多大的本事，也甭打算吃我一分钱。

甲　你怎么啦！你又不是三头六臂。

乙　干么三头六臂呀！我有个外号叫"铁公鸡"——一毛不拔！

甲　你别吹，还甭说碰到那真白吃，就是碰到我这假白吃，也得叫你请我看场电影，来顿饭吃。

乙　哪我可不信。

甲　你不信，咱们就试验试验。咱们俩人不过点头之交，就得要叫你请我看电影。

乙　咱们试试。

（甲乙各回台两侧。将桌子斜放在下场门，当作电影院的售票处。甲乙同时走到台中央）

甲　（自言自语上）天不错，出来溜溜。（见乙）吆，真巧，这不是老王吗？

乙　是我呀！

甲　哪去呀？

乙　没事上街溜溜。

甲　走！今天片子不错，"首都"演的《家》（可以灵活说），我请你看场电影。

乙　看电影？不行！我人不舒服，少陪啦！

甲　人不舒服才看电影哪嘛！看场电影精神一愉快，病就好啦！走吧！我请客。

乙　我不去，谢谢您吧！改天我请您。

甲　干么改天呀！今儿正好，明天换片啦！走！（拉乙）

乙　我真的不去。

甲　走吧！（拉着乙一同来到桌子跟前——售票处。甲抢着买票）同志，来两张甲票，中间的哪！什么，十八排啦！喉，老王，十八排啦，行不行？

乙　行行！（转身对台下）反正今儿是他请我。

甲　来两张。（假作摸钱状。向右方“小贩”说）水果糖怎么卖呀？什么？两毛呀！来五包。“大中华”来一盒。喉！苹果多少钱一斤呀？八毛五。来二斤，甘蔗，来两节。

乙　（拍甲肩膀）老张，人家等着你拿票哪！后边人直催。

甲　你先拿着。（又向左方“小贩”说）橘子，称三斤。快点呀！

乙　（自言自语）都说他爱白吃，今天看这人可真大方，买那么多东西请客。得啦，认识没好久，就叫人家破费，多不合适呀！电影票钱还是我给了吧！（摸出钱给“售票员”）

甲　（向右方）都约好了吧！多少钱？呕，三元二。这香烟、水果糖多少钱呀？一元四毛三。嗯，不多。一共才四块多点。（回身向乙）喉，老王，票呢？

乙　我买啦！

甲　干么你买票呀？说好了今天我买嘛！

乙　你买了那么多东西请我，电影票当然应该我买呀！

甲　十八排多少号？（伸手在乙手中取了一张票）二号，正中间呀！

乙　是嘛！位置还马虎。

甲　（又向台右方说）什么？快点给钱。当然给钱喽！不给钱你还能让我把东西拿走吗！这……老王，糟啦！

乙　怎么啦？

甲　场院内不准吃带皮的东西，不准抽烟。咱们买水果、烟卷，干么呀（向右方）算啦！算啦！不要啦！

乙　啊？

甲　走，咱们进去吧！马上就要开映啦！

乙　合着还是我请你呀！

甲　可不你请我嘛！

乙　象你这种人可真不能交。二天走在街上，遇见了也只好装不认识。

甲　不认识也能吃你。

乙　不认识还能白吃？

甲　当然啦！不信你开个面馆，我进门就吃，吃完了就走，你不敢找我要钱。

乙　哪你说的可太玄啦！

甲　不信你就试试。

乙　这回你能吃了我，那算你真有本事。（乙站桌旁扮作面铺招待员，甲从对面进来）先生，请坐。

甲　（坐在桌后）

乙　您吃什么面呀？

甲　都有些什么面呀？

乙　炸酱、打卤、炝锅肉丝、猪干、腰花……

甲　炸酱面怎么卖呀？

乙　两毛。

甲　打卤呢？

乙　一毛五。

甲　来碗炸酱面。

乙　是您哪！（从耳幕后拿一空碗和一付筷子上）面来啦！

甲　（吃了两口，当乙故意看别处时，抓一个"苍蝇"丢在碗内）喂、喂（指苍蝇），伙计，这是什么东西呀？

乙　先生，（苦笑）这……他们没小心掉在里边一个苍蝇。

甲　这怎么办呢？

乙　（苦笑）我给你换一碗。（转身向内）下边的，来一碗炸酱面。

甲　别来炸酱啦！苍蝇就是酱里的，再来一碗还不是一样。来碗打卤吧！

乙　好您哪！（将桌上碗拿至后台，又换了一个碗上）面来啦！

甲　（作吃面状）这还差不多。（吃完摸嘴）舀碗嗽口水来。

乙　（端水上）嗽口水来啦！

甲　（嗽口，吐水）拿个牙签来！

乙　啊！塞了牙啦（从口袋里摸出两根牙签）先生，牙签。

甲　（剔牙）你这味不错呀！生意怎么这末坏呀？

乙　是啊！先生，您看，正是吃夜宵的时候，就您一位。

甲　哼！（叹息，抬头看）房子太坏啦！连天花板都没有，净往下掉灰。你看门口，连块招牌都没有，谁知道你这儿是卖面的。电灯也不安，点个油灯，黑古龙冬的，这不行啊！

乙　是啊！（苦笑）

甲　我给你出主意吧！拆了重修。

乙　啊？

甲　修个三楼三底，钢骨水泥的洋房。

乙　钢骨水泥的洋房，开面馆啊？我实不瞒您说，房子是租的，连家具带锅碗，也不过值五十块钱。后头煮面的，就是我爱人……

甲　呵！夫妻商店呀！你真够困难啦！好吧！我借你五百块添个本钱吧！也不要你利钱，什么时候赚回来，什么时候还。

乙　我跟你又不认识，那怎么好意思呀！

甲　没什么！我这个人最好帮助人。二天我吃面的时候，多加点味精就是啦！

乙　那我谢谢您哪！

甲　（站起身作摸钱状）啊呀！今儿我可没带那么多钱，明儿我给你送来吧！

乙　是您哪！（甲大摇大摆的往外走）喂……先生，你先别走，五百块钱你借不借我倒没指望着，你先得把今儿这碗面钱给了吧！

甲　什么面钱呀？

乙　打卤面钱呀？

甲　打卤面我是炸酱面换的呀！

乙　这……那你得给炸酱面钱呀！

甲　炸酱面我没吃，凭什么找我要钱呀！

乙　哪你得给打卤面钱呀！

甲　打卤面我是拿炸酱面换的呀！

乙　哪你得给炸酱面钱呀！

甲　炸酱面我没吃凭什么给钱！

乙　（乙说不过甲）这……得啦！我说不过你，面钱我不要啦！又是牙签，又是嗽口水，您总得给点小费吧！

甲　这还差不多。炸酱面多少钱一碗？

乙　两毛呀！

甲　打卤面呢？

乙　一毛五呀！

甲　我吃一碗面，给了五分小费还少呀？

乙　啊？

〔注〕这是一段连说带动作的相声，已突破了相声的表演形式，有些地方很象话剧，是一种新的尝试。

抬　杠

甲　您这儿嘟嘟囔囔是干什么的呀？

乙　说相声的。

甲　相声？卖多少钱一斤呀？

乙　这……什么多少钱一斤呀？相声不论斤。

甲　噢！论块？

乙　也不论块。

甲　那论什么呀？

乙　论段。

甲　多少钱一段？

乙　×毛钱。

甲　怎么吃呀？

乙　怎么吃？没法吃。

甲　没法吃我买它干什么呀？

乙　什么叫买呀！您拿×毛钱往这儿一坐，听一段。

甲　谁说谁听呀？

乙　当然是我说您听啦！

甲　噢！您说我听。我听完您是请我吃顿饭哪，还是请我洗个澡呀？

乙　我没有那个累〔注〕。听完啦 我回我的家，您回您的府。

甲　哪凭什么要我听你的呀？

乙　有好处呀！

甲　噢！没米来米，没面来面，没结婚您给我介绍个爱人？

乙　我没法给您介绍去。哪有那么大的好处。有点小好处。

甲　噢！蚊子不叮，虼蚤不咬，有臭虫往别屋里跑？

乙　那我成了滴滴涕啦！

甲　哪有什么好处呢？

乙　比方说您操作时思想开小差，出了件废品……

甲　出什么废品？谁看见的，谁检验的？

乙　比方这么说呀！

甲　噢！我有毛病，没出废品楞要说我出废品。

乙　他不是也没人让您做检讨嘛！

甲　要我做我也不做呀！

乙　没这么回事！

甲　哪您说它干什么呀？

乙　合着您是成心跟我抬杠呀！您不是问我听相声有什么好处吗？

甲　是嘛！

乙　那您就别插嘴。

甲　噢！我犯了什么罪啦？连话都不能说。

乙　您听我说呀！比方说您操作时思想开小差，出了件废品，同志们要您检讨……

甲　谁叫我检讨呀，凭什么哪？

乙　您听着呀！您就找我来啦。到我们这儿听我说段相声，逗的您哈哈一笑，把您要受检讨这个碴就给忘啦！

甲　噢，是这么回事！比方说我操作时思想开小差，出了件废品，同志们要我检讨，叫我回家好好考虑考虑。我心里不舒坦，到茶馆喝茶来啦。正碰上您说相声，您说的我哈哈一乐，把出废品的事给忘啦！

乙　这才明白。

甲　要是我回厂，同志们要我检讨呢？

乙　那您得赶紧做检讨！

甲　您！您这儿不管检讨？

乙　连讲情都不管。

〔注〕有蠢的意思。

劝　架

甲　在过去，生活过得不舒坦，两口子吵嘴，也是常有的事。

乙　是嘛！

甲　其实两口子吵嘴，也就是三言五句。

乙　街坊一劝就开啦！

甲　可也得会劝。

乙　是呀！

甲　人家两口子吵架，男的过去劝，得向着男的，女的过去劝，得向着女的。

乙　呕！

甲　比方说，院里两口子吵起来啦！街坊二姐过去劝劝。

乙　怎么劝呀？

甲　“吆，嫂子，什么事呀？又吵起来啦！”说着到屋里啦，人家两口子正吵哪，二姐说啦：“怎么啦？大哥，又跟我嫂子嚷嚷上啦！真是的，我嫂子还要怎么着，你在外头

忙一天，我嫂子也没闲着呀！做菜做饭，洗洗刷刷，哪样不是我嫂子呀！再说这仨孩子，多干净呀！多规矩呀！不是我说你，您一月才进多少钱呀？我嫂子省吃俭用，把家弄成这样，这就叫不容易，还亏您天天回来吵吵闹闹的，什么不得了的事呀！得啦，嫂子，您也别生气啦！其实我哥哥也就是这么个脾气，吵过就算。您到我屋里坐会吧！消消气再回来。"您听怎么样？

乙 对！那男的劝架又怎么向着男的呢？

甲 我再跟您学学。街坊两口子吵起来啦！三爷过去啦："什么事呀？又吵起来啦！怎么啦大哥，跟谁呀？跟我嫂子呀！要说嫂子您也真是，象我哥哥这样的就算不错，又舍不得吃，又舍不得穿，一天到晚奔忙劳碌的，为的是谁呀？还不就是为您娘儿几个，到家里您不安慰他谁安慰他呀？得啦！大哥，我嫂子也不容易，在家里也是一天忙到晚的。您别生气啦！到我屋里去吧！回头就在我屋吃炖肉烙饼。走吧大哥。"您说对不对？

乙 对！劝架是得这么劝。

甲 但是劝架男的不能向着女的，女的不能向着男的。

乙 怎么？

甲 那不但劝不开，说不定还会打起来。

乙 呕！

甲 比方街坊两口子吵起来啦！二姐过去啦，进门就帮着男的说："吆！大哥，您跟谁吵起来啦？甭说，又是跟我嫂子，您干吗跟她一般见识呀！您在外头累了一天，回

来看着顺眼在屋里待会，看着不顺眼到别屋里坐坐。犯的上跟她呕这么大的气吗？”

乙 象话嘛！

甲 “真是的，您看她一天在家里干什么啦！八点多钟啦，还没起哪，做点饭也是指东骂西的。您看您这孩子，成什么样啦，连双囫囵鞋都没穿上，前头露着生姜，后头露着鸭蛋。嫂子，不是做妹妹的说你，遇到我大哥这样的男人，您还要怎么样？您别不知足啦！得啦！大哥，您别生气啦！走，咱们看电影去。”

乙 啊！

甲 照这么劝架，保险……

乙 劝开啦！

甲 打上啦！

乙 哪还不打上。

甲 同样，男的劝架也不能向着女的。

乙 呕！

甲 街坊两口吵起来啦！三爷过去啦：“嫂子，怎么啦，又跟谁呕气呀？(进屋，向女的)您干吗呀？您身体又不好，跟谁呀？(转身见男的)呕！你也回来啦！你多咱回来的呀？”

乙 废话！人家的家人家不回来？

甲 “您可到好！成年累月不回家，一回家就吵？”

乙 这都是哪儿的事呀？

甲 “象我嫂子这样的人，你哪儿找去呀？能洗能涮，做菜做饭，你还不知足哪！你也没找个镜子照照，哪点配上

我嫂子？还亏得你有脸回来吵。得啦！嫂子，你别生气啦！走，咱们一块……

乙　找你弟妹去！

甲　逛公园去！

乙　啊！这是劝架？

甲　这是挑拨。

寿比南山

甲　过去说相声，出堂会，得会说几句吉祥话。

乙　是呀！人家有钱有势，您不奉承几句下不了台呀！

甲　说个什么一而十，十而百，百而千呀！要不然说几句喜词呀！

乙　说什么喜词呀！

甲　家有千顷靠山河。

乙　大地主。家有千顷靠山河，不怕干涝。

甲　父作高官子登科。

乙　封建官僚。辈辈为官，他们听着高兴。

甲　堂上一呼阶下诺。

乙　使奴呼婢，剥削穷人。

甲　寿高八百不算多。

乙　日子过得舒坦，不想死啦！

甲　过去彭祖寿活八百多，现在可没有啦！

乙　彭祖寿活八百，不过是民间传说，哪儿真的有活那么大岁数的人，现在能活到一百岁的人都很少见。

甲　据说，乾隆下江南见过一位高寿的。

乙　多大岁数呀？

甲　一百四十一岁。

乙　够瞧的。

甲　乾隆还特地写了付对联送给他。

乙　怎么写的？

甲　上联是：花甲重开外加三七岁月，

乙　下联呢？

甲　古稀双庆内多一个春秋。

乙　怎么讲呀？

甲　都说这位老人活一百四十一岁。上联：花甲重开外加三七岁月，花甲是多少岁数呀？

乙　人生六十花甲子嘛！六十岁。

甲　是呀！花甲重开就是两个六十岁。

乙　二六一百二。

甲　外加三七岁月，三七二十一。

乙　对！整一百四十一岁。那下联：古稀双庆内多一个春秋？

甲　人生多少岁是古稀呀？

乙　人生七十古来稀嘛！七十岁。

甲　对嘛！古稀双庆，两个古稀。

乙　二七一百四。

甲　内多一个春秋，加一岁。

乙　一百四十一。嘿！有意思。

甲　所以说，上下联都是说这位老人，一百四十一岁。

乙　这也就是这么一个传说。谁见过啦？

甲　我就见过。岁数比这个老人还有大的。

乙　在哪儿呀？

甲　东北宽甸县，阮国长。

乙　多大岁数呀？

甲　一百五十六。

乙　这位老人家，鹤发银须，穿件蓝布大褂，头上梳了个冲天杵的小辫，拴着红头绳。

乙　啊？

甲　我一看就奇怪，这么大的岁数，还梳冲天杵的小辫呀？

乙　是呀！

甲　我得问问，我过去请了个安："老大爷，您高寿啦？""唉！还小哪，一百五十六啦！""您都一百五十六啦，怎么还梳冲天杵的小辫呀？还拴着红头绳呀？""这不是我拴的，是我妈妈给我拴的。"

乙　啊！还有老太太？

甲　"老太太还在？老太太高寿啦？""一百九十二啦！"

乙　大他三十六岁。

甲　他一定不是头生，上头一定还有哥哥姐姐。

乙　好嘛！

甲　我说："这可是稀奇事，我得去见见老太太，给她老人家请安去。我回到北京好说古去。""嗨！你来的不凑巧，我

妈没在家。”

乙 上哪儿去啦？

甲 “上我姥姥家去啦！”

乙 啊？

甲 “嘿！真有意思，你姥姥今年高寿啦？”“二百四十六岁啦！”

乙 二百四十六？

甲 还好，幸亏还差四岁。

乙 怎么？

甲 要不成了“二百五”啦！

张宗昌讲演

甲 说相声可不容易。

乙 怎么？

甲 俩人往台上一站，这么多的人听。甭说一个人瞪你两眼，瞪你一眼，就能把你瞪胡涂喽！

乙 这可倒是！

甲 还要把各位说笑啦！难哪！

乙 是不容易。

甲 甭说说相声，就是讲演，要没有经验，没有学问，也说不了囫囵话。

乙 呕！

甲　过去山东军阀张宗昌，他目不识丁，一句中国话都说不通，他也讲演，说得驴唇不对马嘴，真笑死人。

乙　哪谁还听呀？

甲　都是他的部下，不听也得听。

乙　专制呀！

甲　有一次在山东对他部下讲演。

乙　讲的什么呀？

甲　一上台，头一句就能把你气喽！

乙　呕！

甲　（学山东话）"今天是开会的天气。"

乙　什么叫开会的天气呀？

甲　"各位弟兄来的很茂盛，大概到了五分之七。"

乙　啊？

甲　"没有来的举手。"

乙　哪怎么举手呀？

甲　"没有举手的。呕，全来啦！"

乙　是没有举手的。

甲　"今天大家行列站的很不好看，前排的不要动，后排的向前三步——走！"

乙　得！全挤到一块啦！

甲　"今天来的除了弟兄之外，还有来宾。来宾们都是很细的，都是从笔杆里爬出来的，我是从炮筒里冒出来的。"

乙　嗬！

甲　"你们都是各国的留学生，会说各国的英国话。"

乙 啊！

甲 "昨天我到各学校去调查，有一件事情，使我非常生气。"

乙 什么事呀？

甲 "就是各学校的校长都在贪污。"

乙 他怎么知道呀？

甲 "我看到各学校的学生，都是十几个人抢一个篮球玩，学校有那么多的钱，为什么不多买点球，叫一个学生玩一个。"

乙 没听说过。

甲 "我前些日子，看到各国在我们中国都有大使馆，但就是没有看见中国的大使馆，这是国际上最不平行的事情。"

乙 哪没法有。

甲 "现在马路上要车辆靠左边走，这件事使我最不舒服。"

乙 怎么呀？

甲 "车辆都靠左边走，那马路右边空起来作什么用。"

乙 啊？

甲 "今天我向大家要说的最主要三件事：第一件是关于军事秘密，不能向大家公开。"

乙 哪说他干么呢！

甲 "第二件等于第一件，第三件代表第二件。"

乙 得！一件没说。

甲 "我说的话也使大家疲倦，我感觉十二万分感冒。"

乙　感冒，那赶紧吃阿司匹灵吧

甲　“我的话，完了！”

乙　这就完啦？

哭　当　票

甲　人不伤心不落泪。

乙　是呀！人不伤心就不会哭嘛！

甲　那可不一定，哭得分三种。

乙　哪三种？

甲　有声有泪谓之哭，有泪无声谓之泣，有声无泪谓之嚎。

乙　呕！

甲　前两种都是发之肺腑，出之内心，也就是真正伤心，唯独后一种是干打雷，不下雨。

乙　呕？不伤心，嘴里瞎嚷嚷。

甲　是呀！

乙　可这种人也不常见。

甲　我就看见过。

乙　谁呀？

甲　我二舅

乙　你二舅？

甲　是呀！不务正业，整天跟酒肉朋友一块吃吃喝喝玩玩乐乐。有一次，一位朋友死啦，给他捎来了一封讣文。从

接讣文这儿起就开骂。

乙 骂朋友？

甲 “嘿！早不死，晚不死，他妈的单单等我才给了房钱他死啦！”

乙 朋友死啦，挨着房钱什么事啦？

甲 家里不是没钱啦嘛，得送分子呀！

乙 没钱就甭送啦！

甲 甭送？哪二天谁还跟他交朋友呀！平时常见他跟那朋友走的挺近乎。

乙 瞧这分虚伪的应酬。

甲 没办法，把被窝当了两块钱，去送分子。心想：先把分子出喽，回头找别人借两块，再把被窝赎出来。

乙 这图什么的呢？

甲 当完了当，也没回家，拿着钱就出分子去啦！可是这张当票没处放。

乙 放在口袋里不就得了嘛！

甲 哪哪儿行呀！放在口袋里，等会一摸钱，连当票都摸出来啦！象话吗？

乙 哪怎么办呀？

甲 他有主意呀！把当票往袖口里一放，龙抬头袖口一卷，谁也看不出来。

乙 嘿！难为他这么想的。

甲 到了那儿，先到帐房，“辛苦，辛苦，劳驾您给我写两块。”出完了分子，往里就走，一边走一边摸手巾。

乙　干么呀？

甲　到棺材前比划比划呀！

乙　好嘛！

甲　走到棺材面前，头一低就嚎上啦，"哎哟嗬，大哥呀！你怎么先走喂，哥俩没好够呕！哥哥嗬！"一边哭，一边拿脑袋楞往棺材前边碰。

乙　干么往棺材上碰呀？

甲　哭死的给活人看嘛！"大哥呀！我也跟你去吧！我也跟你去吧！"可巧这口棺材是白碴，还没上漆哪，前头有点没刨平，有个倒碴。他这么一碰呀，把头发挂住啦！"哎哟！大哥，活着时候咱们哥俩可不错，我不去。"

乙　啊？

甲　他这一嚎呀，谁也劝不住，只有招待员过来一句话，他就不嚎啦！"止哀吧，前边摆席啦！请入坐吧！"（哭着说）我在哪吃呀？

乙　啊？没忘了吃呀！

甲　哪能忘的了吃吗！到了前边，一入坐，他就不客气啦！支喽！先来一杯酒，左手拿调羹，舀了一调羹松花；右手拿筷子，夹了一筷子酱肉，一块儿来。

乙　干么这么急呀？

甲　两块钱得吃够本呀！

乙　好嘛！

甲　刚刚吃了三筷子菜，伸手端酒杯一看，这回眼泪可真下来啦！

乙 这会儿怎么会哭啦？

甲 刚才他在棺材前边嚎的时候呀，一跳一蹦，没留神，把龙抬头的袖面甩下来啦！当票没啦！那眼泪还不下来？

乙 哟！

甲 他一想：这可糟啦！我那床被窝值十几块呀，才当两块钱呀！没当票怎么赎呀！得找找。刚才在棺材前边嚎的时候一抖落，甭说一定掉在那儿啦！找找去吧！端着酒杯就奔棺材那儿去啦！一边走一边说："没喽，没喽！"朋友们都伸大拇指，"瞧瞧，交朋友照这样的交，甭说过去一定跟死鬼常在一块喝酒，现在端起酒杯来，想起死鬼来啦！咱们去劝劝。"

乙 啊？

甲 "没喽，没喽！"朋友说："是没啦！可您也别太伤心。"人死啦可不是没啦嘛！

乙 这是哪跟哪儿呀？

甲 "没喽，没喽！""止哀吧！人死不能复生，您要保重身体呀！天太热呀！""不热，晚上还冷哪！"

乙 是呀！没被窝盖还不冷。

甲 "您别哭喽，已经死啦！""没死，刚当的。"

乙 呕！还是当票呀！

批 京 戏

甲　要说京戏可太普遍啦！

乙　是啊！差不多全国各大城市都有嘛！

甲　因为它唱的念的都用国语，大家都听得懂。

乙　词句也比较通俗。

甲　但是也有前后矛盾的地方。

乙　京戏的词还有前后矛盾的地方？这我倒没注意。哪出戏呀？

甲　《四郎探母》。

乙　《四郎探母》哪儿矛盾呀？

甲　您听四郎一上来，先念个“引子”。

乙　怎么念呀？

甲　这么念的(用戏腔念)：“金井锁梧桐，长叹空随一阵风。”

乙　对呀！

甲　凡是台词，唱也好，念也好，总得说明问题呀！

乙　当然啦！这是内容嘛！

甲　四郎这个引子，说明什么问题呀？如果说的是天气，照他这两句词来推断呀，是秋天。

乙　对！金井锁梧桐嘛！

甲　您单听四郎这个引子可没矛盾。

乙　对呀！

甲　如果您再听铁镜公主唱那四句“摇板”，那就砸啦！

乙　怎么？

甲　您听铁镜公主上来唱那摇板：(唱)“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，艳阳天春光好百鸟声喧。”铁镜公主过的是春天。

乙　是呀！

甲　还对哪！同一天，四郎过秋天，公主过春天？

乙　唷！

甲　您说这是不是矛盾。

乙　一点不假。

甲　还有一出戏那矛盾更大啦！

乙　哪出呀？

甲　《珠帘寨》。

乙　呕！沙陀搬兵。这出戏的矛盾在那儿哪？

甲　“流水”呀！您听李克用唱：(唱)哗啦啦，打罢了头通鼓，圣贤提刀跨雕鞍；哗啦啦，打罢了二通鼓，人有精神马又欢；哗啦啦，打罢了三通鼓，蔡阳人头落在马前。”

乙　这没矛盾呀！

甲　没矛盾？哗啦啦，这仨字是什么意思呀？

乙　这您都不明白，这是敲鼓的声音呀！

甲　你们家的鼓是这声音呀？

乙　这……不是！

甲　不论什么鼓，都是咚咚咚呀！哪有哗啦啦的呀？从楼上往下倒水才哗啦啦的哪！

乙　啊？

甲　我老纳这个闷儿，我得找个内行问问。我问到谭富英啦："《珠帘寨》敲鼓为什么要唱哗啦啦呀？""您不知道，因为这六句词呀，是一句比一句高，哗啦啦是平声字，唱起来好听，嗓子放得开。咚咚咚是仄声字，唱起来闷音，难听。""我不信，我非唱成咚咚咚。""好，您试试看。"结果我这么一唱呀，是难听。

乙　您唱我听听，

甲　（唱）咚咚咚，打罢了头通鼓，圣贤提刀跨雕鞍；咚呀咚格咚，打罢了二通鼓，人有精神马又欢；咚咚咚（懂）……

乙　怎么啦？

甲　掉沟里一个。

乙　啊！

摇　铃　的

甲　说相声的得有点文化。您念过书吗？

乙　多少念过几天，认识几个字。

甲　没正式进过学校？

乙　过去咱们民间艺人，哪儿有那分力量进学校呀！

甲　那可就是。可也不能一概而论，我就正式进过学校。

乙　噢！那可不简单。您念过几年书呀？

甲　两年。

乙　按过去咱们艺人来讲，可真不容易呀！

甲　不过在这两年当中，我病了一年另十一个月。

乙　呕，才念了一个月呀！

甲　我又逃了二十九天学。

乙　好嘛！只念了一天。

甲　可巧那个月是农历“小禁”，只有二十九天。

乙　合着一天也没念呀？

甲　然也！

乙　还然也哪！

甲　这是拿您取笑，真念过书。解放前还在教育界做过事。您看我这样子象个什么职位呀？

乙　（端详甲，讽刺地）我看你呀，最大也不过是个教员。

甲　教员是教中、小学。我在大学。

乙　噢，讲师？

甲　讲师没我威信高。

乙　教授？

甲　教授得听我的。

乙　教务长？

甲　教务长？我叫他上班，他就上班，我叫他下班，他就下班。

乙　嘿！地位还真不矮呀！（犹疑地）您是校长？

甲　校长？我叫他回家吃饭，他才敢回家吃饭；我不叫他回家吃饭，他就不敢回家吃饭。

乙　我真看不出来啦！您究竟在大学是干什么的？

甲　当郎、当郎……（作摇铃状）。

乙　噢！工友呀！

[General Information]
书名=歪教书 传统相声集
作者=叶利中
页数=300
SS号=10124433
出版日期=